

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清忠譜

清 李玉



清忠谱

(清) 李 玉 著

剧 情 简 介

明朝天启年间，礼部员外郎周顺昌，因东林党一案受株连，被削籍回苏州老家居住。一日，周顺昌去拜访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籍故里的文震孟，听文震孟说起魏忠贤在朝廷为非作歹，不禁怒火中烧，大骂魏贼。又听说被去职在家的魏大忠被逮捕入京，押解的船只途经苏州，周顺昌赶去和魏大忠见上一面，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子。

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和太监李实，为魏忠贤在苏州半塘建造了普惠祠。那日，为迎接魏忠贤塑像入祠，要官民都要去叩贺。周顺昌愤而撕毁了传帖，为了看个究竟，他也去了半塘。只见普惠祠造得巍峨辉煌，周顺昌正在打量，毛一鹭和李实要他拜塑像，周顺昌非但不拜，还当众痛斥魏忠贤诛夷妃、杀忠良、结干儿、通奸媼等种种罪恶。李实大怒，要手下人乱棍痛打，毛一鹭劝阻了，但等周顺昌一走，即派人向魏忠贤告状，准备结果周顺昌的性命。

魏忠贤听毛一鹭密告，说周顺昌不仅与魏大忠联姻，还忤骂自己，便派了缇骑，由京城直奔苏州，捉拿周顺昌。吴县知县陈文瑞，曾是周顺昌的学生，接得公文后连夜向老师报信。周顺昌闻报后毫不惊惧。伤心的妻子问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他挥笔写下“小云栖”三个字，吩咐妻儿这是前日龙树庵僧西崖嘱题的匾额。这时天色将明，周顺昌带家人去家庙拜别了祖宗英灵，大笑着去公堂候审。

苏州有位义士名叫颜佩韦，性格粗豪，在书场认识了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结为义兄弟。听说魏忠贤派人来捉拿周顺昌，他们感于义愤，决定分头在阊、胥两门，召人入城，一起到西察院去搭救周顺昌，秀才王节和刘羽仪也和他们一起去了。西察院前人山人海，校尉用皮鞭来驱散百姓，这时，苏州府寇太守到。寇太守见百姓执香号泣、哀声震地，便答应等毛巡抚来了，为周顺昌说情。一会儿，毛一鹭来了，众百姓一起喊道：“求宪天爷爷做主，出疏

保留周乡宦。”寇太守和陈知县也在旁求情，毛一鹭却说：“谁抗拒，一齐杀头。”但碍于群情汹汹，又在寇太守的劝说下，毛一鹭才同意让百姓具一公呈来，再作商议。毛一鹭请周顺昌进西察院议事，但一等周进去就把大门关上。过了会儿，有人听得里面正在开读圣旨，给周顺昌上了刑具，大家又惊又怒，一齐冲了进去。毛一鹭命手下人用刀乱砍，激怒的群众奋力还击，当场打死一个校尉，毛一鹭慌忙逃走。

事发后，毛一鹭立即上疏，请旨屠城。幸亏通政司徐如珂压下此奏，而将苏松按院徐吉的奏本奉上，这样保全了苏州全城百姓。而颜佩韦五人则被作为为首分子被捕捉，并被斩首。

周顺昌被押送上京，惨遭酷刑。一天，魏忠贤与亲信倪文焕和许显纯一起来审讯他。魏忠贤要他下跪，周顺昌指着魏破口大骂，并用枷具击打倪、许。魏忠贤气急败坏，让手下将他的门牙敲断，周顺昌昏厥过去，醒来后又将满口鲜血喷向倪、许两人。最后，他被押回天牢，他的儿子周茂兰在友人帮助下，终于在牢中见上父亲一面。不久，魏忠贤就派人将周顺昌秘密处死。

熹宗皇帝驾崩，信王继位，魏忠贤被发遣凤阳看守皇陵，结果在涿州旅店里吊自杀。东林党重新被启用，魏忠贤的那帮爪牙纷纷被治罪。苏州百姓兴冲冲地奔向半塘，放火烧了普惠祠，又拿了魏忠贤的塑像去祭奠周顺昌和颜佩韦等五人。周茂兰上京以血疏上奏，毛一鹭等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周氏一家都得到了封荫，寇太守和陈知县还送来了“清忠风世”四字的匾额，以示表彰。

白话故事

一、傲雪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阵阵狂风卷着雪花袭击着长江两岸的大地。江南苏州府城东南隅小巷深处的一所宅第里，有一个人凝视着漫天风雪，神情忧郁肃穆、庄重坚毅。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顺昌。

这周顺昌字景文，别号蓼洲，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后，授官福州理刑，后来升为吏部员外郎。他天生一副忠义心肠，冰心独抱，嫉恶如仇，为官极清廉。在福州的七年中，惩恶扬善，除旧布新，使福州风气大为改观。到京城做吏部员外郎时，也是克己奉公，杜绝一切馈赠请托。当时正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他们狼狈为奸，胡作非为，弄得天下群小横行，正人气短。就在周顺昌完成当年吏部的诠选功绩，请假回籍，阉党中的倪文焕上疏驱逐东林党，周顺昌因受牵连被削籍回苏州老家居住。

雪越下越大，天地之间一片银白，滚滚寒风如利刃一般刮在他的脸上，但他仍然岿然不动。他的心也象那风声，在狂啸，在痛哭。面对朝纲废弛，国势危殆和忠良放逐，善人尽诛的政局，他梦想着能对皇帝面陈阉党准备篡位的罪行，实现清君侧的愿望。可是，君门万里，阉竖横行，他只能暗自流泪了。

“相公，风这么大，你开着窗子干什么？”周顺昌的夫人走过来，后面跟着他们的一儿一女。

“夫人，我平生不肯趋炎附势，面对着这冰花玉树，反而觉得兴趣盎然。”周顺昌转过身，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周夫人苦笑着说：“相公，你是当了多年的官，但还是囊空如洗，而且——”她指了指女儿和儿子，“他俩的婚姻大事也还没有着落，现在，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黄连枝下弹琴何苦如此？”

周顺昌笑了笑，说：“夫人，此言差矣！古人说得好：大雪纷飞时锦帐醒醐，浅斟低唱，还不如陶渊明那样扫雪烹茶，虽然清贫，更觉得趣味无穷。”

这时，仆人来报吴县县令陈文瑞求见。夫人和公子小姐便回避了。

这陈文瑞是福建人，早年久困场屋，亏得周顺昌的奖掖援引才得成进士任吴县县令。周顺昌虽然得罪遣逐，难为他不避嫌疑，常有来往。见了面，周顺昌问：“此寒天大雪，不知是哪一阵风将您吹来了？”

陈文瑞站直身子，说道：“昨天接到公文，说有李公公要来苏州，我专程迎候，因时间尚早，故在此下船顺便拜见老师。”

周顺昌听到“李公公”三字，便警觉地问道：“是哪一个李公公？”

“就是内监李实。”

“既然是宦官，为什么还去迎接他？自古以来宦官就是危害朝廷的祸水。曹节、王甫葬送了汉朝的命运；程元振、鱼朝恩几乎覆灭唐代宗室；童贯、梁师成毁了北宋江山。就是我朝王振、汪直、刘瑾等，也都是流毒三朝，诛杀无辜。阉宦的危害古今同辙。我们读的是孔孟圣贤之书，学的是仁义礼智之行，正应该与这些人绝交，哪能跟他们来往？”说到这里，周顺昌两眼冒着怒火。

陈文瑞看到周顺昌的目光象两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觉得既委屈又羞愧：“老师，他掌管的是税务，奉旨驻扎苏州，上司公文催促学生不得不出来履行职责。”陈文瑞越说声音越低，最后难过地低下了头。

“这李实又是魏忠贤派来的了。咦！魏忠贤！魏贼！”周顺昌单薄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只觉得一股怒火往上窜。想到作恶多端的魏忠贤，他就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但一想到自己是在野孤臣，空有报国之心，却又无能为力，他不禁潸然泪下。

站在一旁尴尬不安的陈文瑞见周顺昌如此愤怒，觉得局面实在令人难堪，于是就故意把话题引开：“雪这么大，老师为何不烧火取暖？”

周顺昌低声答道：“柴价那么高，我家是经常不生火的，何况我是一介寒儒，当了十几年的清官，这几根老骨头也是冻惯了的，用不着烤火。”

“学生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见周顺昌慢慢平静下来后，陈文瑞小心地问道。

“尽管指教。”

“学生在船饱尝风雪，想请老师赐杯酒给我驱寒。”

“只怕是我家贫食粗，怠慢了贵客。”

“师生如父子，老师请别多心。”

周顺昌见陈文瑞一片真诚，忙向屋里招呼一声，老仆人顾选应声而出。

“老爷有什么吩咐？”

“你去买一壶白酒，一块生豆腐，我要请陈老爷小酌一番。”

“是。”

顾选答应着出去了，不一会就把酒、豆腐摆上了桌子。

一番礼让之后，周顺昌仰起脖子，连灌了几杯，就着盐水豆腐下肚，顿觉四肢骨骸一时舒畅起来。“唉，想不到乡村酒菜竟有如此风味。嚼时冰雪四溅，咽时芬芳满腹，几乎让我飘飘欲仙了。”

见周顺昌高兴了，陈文瑞试探着说：“学生待罪贵地，公务繁忙，对老师照应不周，老师若有为难之处，学生自当竭力相助。”

周顺昌一听此话，勃然作色，大声说道：“父母官，这就不对了，我周顺昌从任途进身到为官吏部，何曾轻易受人一钱？我虽囊空如洗，但绝不肯玷污我清白的名声。”

见周顺昌如此，陈文瑞知道说话唐突，只得站起来连声道歉：“学生得罪了，请老师海涵。老师你高风高节，盖世无双，清名高行，古今一人。老师的话学生非常佩服，当终身铭刻在心……”

正说着，陈文瑞的仆人进来了。“禀老爷，李公公的船已经快到了，知府大人和长洲县张老爷都到下津桥迎接，请老爷赶去。”

“既然如此，门生只好告辞了。”陈文瑞望着周顺昌，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好吧，改日再会。”周顺昌边说边把陈文瑞送出门外。

风更猛，雪也更大了。

这时，老仆人顾选满身白雪，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爷，大事不好了，外边议论纷纷，说文震孟文老爷在京城里奏了魏太监一本，圣旨降下，将他削职回家了。”

周顺昌一听，大惊失色：“有这等事！你快到文老爷家中问个明白，回来报我。”老仆人答应着转身去了。周顺昌这时只觉得这飞舞的雪花似乎把天地都颠倒了……

二、书闹

午后，苏州城内的李王庙前，一个年轻人正在忙碌地安设桌椅幔帐，布置书场，他就是苏州城外有名的周文元。这周文元少年无赖，独霸一方，是个打架斗殴的老手。城中玄妙观前有个说书人叫李海泉，“精忠岳传”说得极好的。这周文元便认定李海泉是棵摇钱树，千方百计把他请来。由于李海泉技艺高超，前来听书的人不计其数，因此，一天至少也有一二千钱的收入。除了李海泉的伙食和书钱，剩下的全进了他的腰包。昨天已经说到金兀朮破郾延州，今天开说童贯起兵。周文元估计今日场面热闹，所以早早就来布置书场了。

在听书的人群中，有个任侠使气，颇知忠义又很孝顺母亲的血性汉子——颜佩韦。听说李王庙前天天在说岳飞传，他便禀过老母抽空来听一回。

然而说书先生却姗姗来迟，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等得焦急的时候，风度儒雅的李海泉摇着纸扇走进了书场。他向大家行过礼后，正准备开讲，突然从外面窜进两个人，跑到李海泉面前说：“李海老，我们是淮安人，在枫桥卖豆，久慕你的大名。我们一帮朋友请你到寒山寺开讲一天，报酬从优，现在马上就去。”

周文元见两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到这里来砸自己的饭碗，气都不打一处来，吼道：“我们开讲还没几天，怎能到你们那里去？”

李海泉见那两人态度真诚，又见周文元满脸怒色，知道双方都不好得罪，只好对那两人说：“等在这里讲完岳飞传，我就过去请教。”

可是那两人却说：“等不得，等不得。”

颜佩韦见那两人太不识趣，便站起来说道：“凡事自然得有个先后，也要有个始终的。”

听了颜佩韦的话，李海泉也说：“两位且在这里听了今天的书，明日再议吧。”大家觉得李海泉这话说得在理，便纷纷附和，那两人迫于无奈，也只得坐下。

稍等片刻，李海泉猛地用醒木将桌子一拍，一板一眼地说开了。那李海泉口角伶俐，说起来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听书的个个张大眼睛，连大气也不敢出。正说到韩世忠大败金兀朮，却被童贯诬为“按兵不动，丧师辱国，失守封疆”，准备押送京城受审时，颜佩韦呼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听嚷道：“讲这样的歪书！讲这样的歪书！”

众人纷纷投来惊诧的眼光，齐声责问：“为何在书场里如此喧哗？”

“可恨！可恨！童贯这条馘狗，作恶多端，叫我哪里按捺得住？”颜佩韦满

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睁得滚圆。

李海泉见颜佩韦如此恼怒，赶忙安慰道：“说书总会说到奸贼，何必如此大动肝火。”

正在气头上的颜佩韦哪听得进这些话，怒气冲冲地说：“童贯这样的恶人，说他干什么？”

李海泉一听这话便火了：“既然你知道是恶人，不听就是了，何必在这里吵闹呢？”

这两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颜佩韦一听，一脚将李海泉的书桌踢了个底朝天。

李海泉吓了一跳，口气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这又从何说起？”

“我就是要打你这个狗弟子。”颜佩韦说着，直奔李海泉而来，大家见势不妙，纷纷起身劝架：“他是说书的先生，为何打他呢？”

脸色煞白的李海泉半天才说了句：“可笑！可笑。”座中两个前来邀请李海泉去寒山寺说书的人便乘机过来拉李海泉：“走！走！走！我们自己到寒山寺开讲。”李海泉也想乘机脱身，免得在这里受气，便不顾周文元的阻拦，跟着那两个人飞快地走了。

三、结义

眼巴巴看着摇钱树飞走，这下可把周文元气了个七窍生烟，他指着颜佩韦的鼻子尖大骂开来：“好好一个书场，被你这狗头撒野火，赶散了我的生意，我打死你这狗头。”说着抡起拳头就朝颜佩韦打来。

颜佩韦这时也是有气无处出，见周文元要打人，正好发泄他的火气。“来！来！来！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

一个是血气方刚，自恃老拳挥时神鬼愁，一个是年少气盛，平时就有使不完的力气，两人把衣服脱掉，赤膊上阵，拉开了架势。也不理会众人的劝告，他们只管挥拳踢腿，使出了各种拳法，那周文元毕竟经验力量稍逊一筹，不一会便被打倒。颜佩韦赶上去一脚踩在他胸脯上，周文元这时只有叫喊的份儿了。

众人见大事不好，怕闹出人命案来，不免上前劝阻。这时，颜佩韦的老母颤颤巍巍地赶来了。这里书场闹事，不知哪位耳报神已经飞报到了颜母那里。她顾不得年老体弱，急忙赶来，怒气冲冲指着儿子说：“还不放手，打死了人不要偿命吗？”

看到母亲来了，颜佩韦连忙放开周文元。

“跪下。”老母亲声色俱厉，颜佩韦只得跪下。

“我平时总是叮咛劝诫你不要闹事，你就是不听，再敢如此，看不打断畜生你的两腿。”

“孩儿再不敢了。”颜佩韦战战兢兢地答道。

“起来！”

颜佩韦乖乖地站了起来，但仍然怒气未消，他也斜了周文元一眼，朝众人说道：“要不是我母亲吩咐，我怎么肯饶他。”

颜母忙向周文元说：“刚才小儿冒犯了，老身特来请罪。”

人群中有个在当地颇有些影响的人叫杨念如，转身向众人说道：“各位兄弟，刚才这位兄弟听见奸贼罪行就勃然大怒，可见他是个义士。现在他尊奉母亲，可见又是个孝子。”说完就向颜佩韦拱手行礼。众人也学着杨念如的样，纷纷向颜佩韦行礼，齐声称赞他孝义两全。

“请问尊姓大号？”杨念如问颜佩韦。

“在下颜佩韦。”

“噢，原来就是颜大哥，失敬失敬。”众人对颜佩韦早有所闻，见是颜佩韦，顿生敬意。

“请问尊姓贵表？”颜佩韦问杨念如。

“小弟杨念如。”

“原来就是杨大哥！久仰，久仰。”颜佩韦很高兴。

杨念如把周文元和旁边的两人也作了介绍：“这三位就是周文元、马杰、沈扬，都是附近很有意思的朋友。”颜佩韦赶忙向三人拱手行礼。

“颜大哥在上，今日小弟们幸遇大哥这样的孝义之士，众心钦服，想委屈大哥和小弟四人共订一盟，结为兄弟，不知老伯母同不同意？”杨念如对颜佩韦钦佩已久，乘此机会，他提出了这一要求。

“小儿能得各位提挈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颜母欣然同意。

“这叫不打不相识。”颜佩韦笑着对周文元说。

“请问大哥尊庚多少？”杨念如问道。

“小弟平头三十。”颜佩韦答。

“小弟二十五岁。”杨念如说，他指着周文元等“这三个兄弟都是二十三四的人，这样就是颜大哥居长，小弟次之，周文元第三，马杰第四，沈扬第五。”

他们请颜母主盟，拜了天，拜了颜母，象桃园结义一样，立下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四、求聚

这天，风和日丽，春光迷人，周顺昌急匆匆地赶往竹坞，去看望好友文震孟，这文震孟，字文起，是吴中著名才子文徵明的曾孙，是个忠孝气节卓著，文章举世无双的人物。天启二年，殿试第一，授官翰林院修撰，见魏忠贤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便上书皇帝揭发逆贼，不料圣旨传下，将他削职回籍。今天，周顺昌来拜访他的目的，一是问问朝政，二是会会好友，三是吐吐闷气。他不坐肩舆，不带随从，一路青山掩映，绿水绕田，阳光把树叶照得闪闪发亮，碧天上的片片白云慢悠悠地飘动着，周顺昌都无心欣赏，他一径来到文文起的竹坞别墅。

两位患难知己相见时竟控制不住感情的激动，紧紧拉住对方的双手，各自悲泣不胜，垂泪相向。

“小弟削籍南归，竟自入山，没来得及拜访仁兄，今天反承大驾光临。”文文起客气地说。

“小弟听说仁兄因强谏罢职，悲愤不胜，所以急忙赶到这里，想与仁兄畅谈一番。不知近期朝中光景如何？”周顺昌回家已久，对朝廷具体情况已不甚了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文文起皱了皱眉头，忿忿地说：“自从与仁兄分别后，那魏贼的所作所为更是昧尽天理良心！……”

“愿闻其详。”周顺昌见文文起打住了话头，着急起来。

“那王安虽是个宦官，但为人谨慎，曾在青宫中保护先帝，后来又辅助当今皇上登基，魏贼对王安恨之入骨，假借圣旨将王安杀害了。魏贼杀了光宗选侍赵氏，又杀了当今皇上的贵人胡氏。那裕妃张氏被皇上宠爱，但魏贼假借圣旨，勒令她上吊自杀。皇后张氏刚刚怀了一个男孩，魏贼就密谋让张氏堕胎，致使母子两人一时俱殒。”

“有这等事！”周顺昌听了文文起的话，气愤得呼地站了起来，他万万没想到魏忠贤竟这样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把魔爪伸向了皇帝后宫，堂堂天子竟不能保护嫔妃！他意识到，正直朝士与魏忠贤之间已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的了。

“这还不算，本朝历来禁止宫中练兵，那魏贼却私自挑选宫中卫兵万人，裹甲出入，日夜操练，金鼓之声，响彻宫殿。皇子刚刚出生就被炮声震死，宫中火铳爆炸，圣上几乎受伤。魏贼跑马上前，飞矢险些射中皇帝。”

“啊呀，这还得了！”周顺昌愤怒得象头狮子。他恨魏忠贤目中无国无君，同时又为一旦祸起萧墙后，皇帝来不及召集勤王的正义之师而深感忧虑。

“周兄啊！现在国家命运真是危如垒卵了。”文文起义形于色，忧亦形于色。

“听说现在他广布心腹，声势更盛，是吗？”周顺昌问。

“崔呈秀掌握了兵权，魏良卿滥封为侯，他在要害地方都安置了重兵，军队中尽是他的爪牙。各地为他建造生祠，雕龙镂凤，劳民伤财。他家坟茔的规制，窃僭皇陵，进香时的仪仗就如皇帝亲幸一般，配享已同孔圣，庙祀将入明堂，破坏规矩，僭拟帝王。这实在是当今一大祸害，对皇上的威胁一日甚似一日了。”

听了这些，周顺昌觉得一阵胸闷，他恨不得飞身京城，将魏党一网打尽。可是，一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不觉又黯然神伤了。

“周兄如此愤懑不平，小弟若说到他极奸极恶之处，您一定会裂眦冲冠了。”

“他还有什么极奸极恶，吾兄试道其详？”周顺昌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

“那魏贼不奉圣谕，不由阁票，假传圣旨，扫荡忠良，把他们削夺官职后就加以逮捕，一经逮捕，就将人杀掉。并且用干儿子许显纯、杨寰为锦衣卫，造出铁脑箍、阎王问、红绣鞋、锡汤笼等多种残酷的刑具，将忠良正直诛戮殆尽。又捏造事实，诬告熊廷弼、杨镐因失守封疆，将银三十万两托汪文言贿赂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先将汪文言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然后株连蔓引，将有关人士一网打尽。如今缇骑四出，恐怕就连你我也不能安枕了。”文文起说到这里，一把握住周顺昌的手，“蓼洲兄啊，这样的世界，岂不是颠倒黑白，天翻地覆了！”

周顺昌直气得捶胸顿足：“噢，魏贼！魏贼！就是把你食肉寝皮，你也是死有余辜啊！把你千刀万剐也不能消除百姓心头之恨，把你五马分尸也不能赎清你的大奸巨恶！”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贫僧听说文老爷回山，特来拜访。”

文文起、周顺昌吃了一惊，仔细看时，原来是一个和尚。

“原来周老爷也在这里。”那和尚一见周顺昌，一脸欢喜。

“这和尚是谁？”周顺昌问文文起。

“是龙树庵的西崖禅师。”

“周老爷到过龙树庵的，怎么忘了？贫僧正欲去府上求周老爷题一块匾额作山门之镇。”那和尚说，态度十分谦恭。

“你老远而来，我本应该马上就题的，无奈我俩刚刚发了一通气，所以，这时候题匾恐怕不太好。”周顺昌虽然推辞了，但心中却答应着。

“既然如此，贫僧改日来领就是了。贫僧就此告辞。”那和尚向两人作个揖，转身离去。

“西崖和尚刚才突然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未能尽兴，请到屋里面喝杯酒，边喝边谈，今晚我们就喝个痛快，对床夜语，好好发泄发泄。”文文起说着就把周顺昌拉进了里屋。

五、建祠

半塘本是个人烟聚积之地，平日里就十分热闹，今天由于魏忠贤生祠破土动工，所以更是人声鼎沸，不同寻常。

当时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生祠，供养着魏忠贤的长生神像，这山塘生祠便是其中之一。这时的工地上，筑亭结彩，盖蓬耸立，猪羊祭礼早已布置好了。两个魏忠贤派来参加破土仪式的亲信也即将到来，可是请来的风水先生却迟迟未见，这可把管工的堂长陆万龄急坏了，赶忙差人去找。

正在陆万龄焦急万分的时候，风水先生慢悠悠地出现在人群中。这风水先生叫赵小峰，一生闯荡江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骗取钱财。今天陆万龄让他来给魏忠贤生祠看风水，正中他下怀。

一见赵小峰，陆万龄便埋怨开了：“赵先生，你怎么搞的，这时候才来？”

“破土自有时间，何必慌忙。”赵小峰不慌不忙地答道。

“上边的人就快到了，你我是先要在这里侍候的，误了时辰怎么办？”

“不要紧，不要紧。”赵小峰脸上带着诡秘的微笑。

正说着，只听得一阵锣响，魏忠贤派来坐镇东南的两个心腹毛一鹭、李实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来到了工地。陆万龄、赵小峰赶忙上前磕头。

“起来，方向是准了没有？”毛一鹭阴森森的眼睛紧盯着赵小峰。

“禀老爷，前后左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乾坎艮震，巽离神兑，都已定好，现在请老爷昭告后土，等我细看之后再详细禀告。”赵小峰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毛一鹭、李实面前显得十分镇定。

“这事关系着厂爷今后的许多大事，你必须仔细些。”毛一鹭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赵小峰。

“晓得。”赵小峰答应一声，就退下去忙碌起来。

“请二位老爷进厂内坐。”一直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的陆万龄说话了。听了这话，毛一鹭向李实笑了笑说：“老公公也做厂公了。”“我要真的做了厂公，毛爷您就有五爵之尊了。可惜此厂非彼厂。”李实笑着答道。

毛一鹭、李实在陆万龄的陪同下，在厂内坐了一会，赵小峰就进来了：“禀

二位老爷，八门定位，都已经细细看过，没有丝毫差错。”

“大门高多少？”李实急忙问道。

“八丈七尺。”

“仪门两廊呢？”毛一鹭问。

“都是九丈高。”

“正殿还要高些才好。”李实说。

“正殿有九丈五尺高，取位登九五之意。”

“谶语来得好！”毛一鹭很高兴，“如今工匠们从哪方动工，上梁定在什么时候？”

“从西南方向动工最好，估计半个月就可以上梁。”赵小峰的伶唇俐齿这时候发挥了作用。

“恐怕太慢了。”毛一鹭不满地说，“必须再缩短几天。”

算定了的日子是不能更改的，那一天各样祥瑞都来显灵，如果有了差错，不但没有祥瑞，说不定还有杀身之祸。”赵小峰越说胆子越大。

“呸，胡说！”毛一鹭一听到赵小峰说到“杀身之祸”，便破口大骂起来。

“这是据理而言。我还画了祠堂图纸，请二位老爷过目。”说着，赵小峰从口袋中摸出图纸，双手恭敬地递给毛一鹭、李实二人，并指着图纸说：“这是照墙、牌坊、大门、仪门、两廊、卧道，正殿九间，殿后有楼房、厢房、花园、池沼等。”

毛一鹭和李实认真地看着图纸，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看来，这祠堂比杭州的还齐整。”“就是南京的也比不上它哩。”

见毛一鹭、李实很高兴，赵小峰便乖巧地说：“我费了无数心机才画好这张图。”

“自有重赏，且到外厢等候。”毛一鹭对赵小峰说。

赵小峰见有了赏，便高兴地离开了。

“陆万龄过来，如今建造这座祠堂，不比建造一般的衙门，可以随随便便，你照着这张图纸去建造，监督有功的话，厂爷一定有顶乌纱帽赏你。”毛一鹭郑重其事地叮嘱道，“那祠堂的门楼必须高大弘敞，正殿必须雄伟壮观，左右两廊都要重檐滴水，气势非凡，四周都要挂上帘幕，更必须是画栋雕梁。”

“老爷放心，我一定把它建造得比得上王宫禁苑，帝室椒房。”陆万龄信誓旦旦。

听到陆万龄把魏忠贤的祠堂比作皇帝的宫殿，毛一鹭心中一阵暗喜。

“建殿宇的事情毛老爷已经吩咐过了，祠堂里面的神像不消说得用沉香木雕

塑，但厂爷的身材面貌我要对你说个明白。他满月脸，两眼目光炯炯，腰圆背厚，身体肥胖，一副好容貌，风度非凡。”李实对陆万龄说。

“小的明白。只是不知道厂爷身上的蟒龙是几爪？”

“厂爷曾赐五爪，就是五爪吧。”毛一鹭答。

“厂爷的像应是五爪蟒龙，围着玉带，戴着七曲缨冠。”李实补充道。

“既蒙二位老爷吩咐，小的赶快用沉香木把厂爷的像塑好，让厂爷胜过当今天子，历代君王。”陆万龄说。

听到陆万龄把魏忠贤比作帝王，李实十分高兴。

“祠工紧急，限你一月完成。”毛一鹭说。

“小的为了厂爷自然竭尽全力，日夜催促，尽快完成，只是各项钱粮，求老爷赶快拨来。”陆万龄面有难色。

“这个不消说，这不是平常工程，你只管催交银子。”

“催交的银子共多少项？”

“各官的薪俸，乡绅的捐助，各大户人家的抽税等。”毛一鹭对这一问题早已考虑好了。

“这项钱粮就叫‘祠饷’吧。”李实在一旁说道。

“小的知道了，”陈万龄说，“征集这‘祠饷’就象收皇朝赋税、国库钱粮一样。”

“对，不过，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尚未吩咐，那就是，厂爷神像前的供奉摆设一样也少不得，绣龙帷、白玉床、紫金猊、宝篆香、红蜡烛等，必须一应俱全。每天还要设宴，早晨晚上都必须是山珍海味。”李实说。

“小的一定照老爷吩咐的办，并且要让厂爷像前的供奉摆设胜过皇帝的太庙。”

李实对毛一鹭说：“各地的生祠都有题名，这里的生祠定什么名好？”

毛一鹭低头想了想，说道：“厂爷恩遍天下，这祠就题‘普惠’二字吧。”

“好，就是‘普惠祠’了。”李实非常赞成。

见一切都布置好了，毛一鹭、李实便在众人的簇拥下，在工地上巡视了一番。两个人的心中都装着裂土分封的念头，只盼着早日把祠堂修好，尽快得到魏忠贤的赏赐。直到天色很晚了，毛一鹭和李实才离开工地。

六、缔姻

自从在竹坞拜会文文起，了解到魏忠贤的滔天罪行后，周顺昌对形势的忧虑日益加深了，谁知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嘉兴魏廓园被捕的消息。魏廓园，名大中，一向与他关系密切，生性耿介，视死如归，这次被捕，定是凶多吉少。估计押解魏廓园上京一定要经过胥江，所以，周顺昌这几天天天雇船守在江边等候，想借此机会兴魏廓园诀别。

今天已是第四天了，直到中午时分，江面才出现一只小船。“喂，前面的小船，请问嘉与魏爷是不是在里面？”周顺昌的船夫扯开嗓门大声问道。

小船上有人回答：“我们正是押解魏官人上京去的，你问他干什么？”

知道魏廓园就在船上后，周顺昌朝那边大声喊道：“快把船停住，我周顺昌要上去。”

“圣旨紧急，谁敢逗留！”船上一个校尉说。

“魏贼矫诏，哪是什么圣旨！我就要上去。”周顺昌怒气冲天，说着叫船夫赶快向那只船靠拢，等两只船一靠近，他一步就跨了过去，大声叫唤：“廓园兄，廓园兄。”

船上的两个校尉被他吓住了，一个对另一个说：“听说苏州有个周顺昌，不是好惹的，既然他已上船，就让他们见见，说不定会送些银子给我们哩。”于是便叫船夫到岸边把船停住。

“廓园兄，小弟在这里，小弟周顺昌在这里。”周顺昌向船舱里喊道。

面容憔悴，髭须苍苍，戴着枷锁的魏廓园慢慢地走出来，脸上微微有些惊异，他没想到周顺昌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来见他。

“廓园兄，老朋友在苏州，你怎么就只顾走自己的，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周顺昌埋怨道。

“蓼洲兄，小弟有罪，不是不想见你，只是怕见后令人伤心。”魏廓园说。

“你们有话快说，马上就要开船的！”一个校尉吼道，接着对另一个说：“老兄，你在船头坐着，听他们说些什么，我到岸上走走。”说着跳上岸去，另一个校尉就警惕地在船头坐了下来。

“廓园兄，你今天被捕，四海知名，敬羨，敬羨！”周顺昌紧握着魏廓园的手说。

“小弟因弹劾魏忠贤，被放归田里，本来准备杜门谢客，课读子孙，没想到

受熊廷弼、杨镐二案的牵连，被人诬告。小弟这一去肯定是粉身碎骨，恐怕再也不能与仁兄相见了。”说着魏廓园低下头来，两眼润湿，“可叹的是小弟一生空有凌云壮志，竟然一事无成，更可恨的是，小弟生平不认识熊廷弼、杨镐，今天反而因他们受屈！”

“那汪文言也不该乱说。”周顺昌愤愤不平地说。

“仁兄还不知道，许显纯严刑逼供，把汪文言打得体无完肤，在这种情况下，汪文言还抬头大骂，誓死不屈，他们逼他招供小弟受赃银二万两，他又极力为我叫屈，后来经不起一顿夹棍，加上二百穿梭，一阵乱棒，哪还管乱说不乱说。小弟死了也就罢了，只是对不起仁兄，从今后茕茕子立，形影相吊，再也不能在一起畅谈国事。”说到这里，魏廓园长叹一声，那声音从心底里发出，深沉有力，在江面上回荡……

“廓园兄！”周顺昌想安慰几句，又自咽住。魏廓园接下说：“多少同年好友见小弟被捕后，无不害怕连累，惟恐躲避不及。置自己于不顾的只有仁兄您一人啊！”

“仁兄您说到哪里去了，前几天听说您被捕，大家都为您叫屈，为弟的尤其感到气愤。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实在令人伤心。仁兄，可惜小弟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赠送的。”

船头的那个校尉听了周顺昌这话，知道没什么油水可捞，便吼着要开船。

周顺昌不理睬那校尉，只管跟魏廓园说：“廓园兄，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小弟既不能做刺杀侠累的聂政，又不能做隐藏张俭的孔融，真是无比惭愧，倘若仁兄有什么未了的心事，小弟一定会尽力相助。”

“小弟也没有什么心事，就是前几天被捕时，全家惊慌失措，小弟晓以大义后，他们才含着眼泪安静下来。只有小孙子允楠，牵着我的衣襟，昼夜失声痛哭。这两天登船以来，还觉得耳边隐隐约约有他的哭喊声。我屡次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叫唤他的名字。”说到这里，魏廓园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良久，他才如梦初醒地说：“唉，我跟您说这些干什么呢？”

“令孙多大了？”周顺昌若有所思地问道。

魏廓园答道：“年方十三。”

“给他订亲了没有？”

魏廓园摇了摇头。“咳，这种情况下哪还有心思想这事？就是有意给他订亲，谁家不怕连累啊？”他两眼迷茫地望着波涛汹涌的江面，不再说话。

“小弟有一个女儿，年纪与您的孙子相当，今天就把她许配给令孙吧。小弟的主意已经打定，仁兄就不必拒绝了。”

“蓼洲兄，我接受您的好意，不过，这样恐怕就要连累您了。可惜小弟身在难中，没有定亲的礼物。”魏廓园在犹豫了一阵后，又欢喜又惭愧。

“‘道义’二字就是聘礼，哪还要什么礼物？大丈夫一言九鼎，请廓园兄放心。”

见周顺昌如此轻财重义，魏廓园心中一阵激动。他感激地说：“蓼洲兄这样说，小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亲家翁，请接受小弟一拜。”说着朝周顺昌深深一拜。周顺昌赶忙回礼。

这时，岸上的那个校尉回到船上来了：“好大的胆子，唠唠叨叨的，有没有个完？”

“好笑得很，他是个钦犯，竟敢与他联姻结党！”船头坐着的那个校尉说，“厂爷知道了，不是闹着玩的。”

“呸！你这狗头，谁要你管？回去以后就告诉那阉狗，说我周顺昌不是怕死的人。”周顺昌平时就是个血性汉子，哪里将两个校尉放在眼里。

“我们也是好心，周老爷只管去寻死吧。”从岸上回来的校尉说，“已耽搁很久了，大家各走各的吧。”

“什么各走各的？我就是送魏爷到京，你又奈我何？呸！剁碎你这狗头。”周顺昌骂得更起劲了。

见此情景，魏廓园说话了：“他们是圣上派来的人。不必与他们计较。小弟既然是奉圣旨，理应慷慨上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亲家翁，告辞了。”

“亲家去后，小弟恐怕也不能幸免。仁兄先行一步，一路保重！”周顺昌说着，朝魏廓园深深一拜，深情地望了他一眼，也不等还礼，转身跳上岸去。

“珍重，珍重。”魏廓园哽咽着说。

魏廓园的船飞快地离开了岸边，急速往前驶去。呆呆地站在船头的魏廓园很久很久还能看见伫立不去站在岸边的周顺昌，他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七、骂像

花了约莫一个月时间，用了无数的金银，半塘那座魏忠贤的生祠终于建成了。只见雕龙插汉，镂凤飞云，画栋流霞，碧甍耀日。气势简直可以压倒北京城里的皇极殿、凌霄殿。真是人间少有，世上无双。

这天是迎接魏忠贤神像入祠堂的日子，祠堂里里外外，挂红结彩，大小喽啰，川流不息，一派节日的气氛。主管陆万龄忙得如无头的苍蝇，一身大汗。正

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来报，毛一鹭、李实到了。陆万龄连忙出来，只见一队人马在毛一鹭、李实的率领下，抬着魏忠贤的神像走进了祠堂正殿。他们把神像小心地扶上座位，生怕碰出了一丝印痕。

“厂爷登殿，礼应加冠。”毛一鹭说。

“御赐的七曲纓冠在这里，进上千岁爷。”李实朝一个小太监喊道。

小太监递上帽子，李实小心地接过，与毛一鹭恭敬地在神像前跪下，对着神像高声说道：“奉旨进上千岁爷七曲纓冠。”

小太监取下神像上原来的帽子，从李实手里接过七曲纓冠小心戴上去，可是无论他怎样使劲，七曲纓冠老戴不进。“头大帽小戴不进。”

毛一鹭、李实一见，立刻站起身来。“把陆万龄叫来，怎么把厂爷的头塑大了？”两人怒形于色，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陆万龄见势不妙，赶忙跪下。“按老爷的指示，头塑的是九寸九，这是宫中赐来的冠小了，与小的无干。”

“怎么办？”毛一鹭急了。

“这帽子是圣上赐的，又不好动它。”李实也面有难色。

这时，陆万龄灵机一动，说：“这不难，只消把厂爷的头收小一点就行了。”

毛一鹭、李实互相看了一眼，觉得实在别无他法，便点头同意了。陆万龄赶快去叫木匠。

见魏忠贤神像头上动了斧凿，毛一鹭、李实一齐跪下，大哭起来：“我的爷爷啊，头疼得不得了啊！”仿佛这时的魏忠贤真的受着皮肉之苦。

神像终于戴进了帽子，毛一鹭、李实觉得那俨然是太庙中的神像，笑得两眼都挤成了一条线。

毛一鹭说：“现在我们都行五拜三叩头。”“不必，不必。”李实接过话来，“如今我们两个都象是厂爷的亲生骨肉一样，就不须行这样的大礼了，也不要繁文缛礼，多磕几个头就行了。”

毛一鹭觉得有理，便命令奏乐、进香、进酒，在音乐声中，毛一鹭、李实慢慢地跪下，朝神像虔诚地磕了无数个响头，口中念念有词：“今天金樽玉液、山珍海味为厂爷求福，祝厂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为儿的一片孝心，也望厂爷体察。”

磕完头，毛一鹭、李实吩咐随从：“用心看守着外边栅门，不许闲人闯进来，千岁爷见了是要生气的。”然后，在陆万龄的陪同下，享受魏忠贤的赐宴去了。

再说周顺昌在胥江诀别魏廓园后，天天只想忠君为国，奋身杀贼。听说半塘也建了魏忠贤生祠，更是怒不可遏。昨天传帖到各家，要求人们前往叩贺。当

时他就将帖子撕得粉碎，把魏忠贤狠狠地骂了一通。今天，他特地来半塘想看那生祠到底是什么模样。

当高耸的正殿、数不清的栅门和辉煌的灯火扑入眼帘时，周顺昌恨不得把这座生祠烧个精光。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去，直到有人吆喝他才止步。

恰在这时，毛一鹭、李实酒足饭饱之后，在众人的簇拥下，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见周顺昌在打量生祠，顿时起了疑心，大声喊道：“什么人？小的们，快给我打啊！”

随从们正要动手，旁边一个打杂的忙低声说：“这是吏部周老爷。”

“什么周老爷？”李实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一定是周顺昌了。”毛一鹭早听说过周顺昌，所以一听到“周老爷”三字，马上便想到了周顺昌。

周顺昌也不顾家丁的阻挡，越过栅门，径直朝毛一鹭、李实走去，向他们作了一个揖。

“先拜了厂爷，然后才向我们作揖。”李实冷冰冰地对周顺昌说。

“要我拜魏贼？”周顺昌冷笑着说，“我周顺昌生平劲节清操，怎能向宦官下拜？”

“凡人都要叩拜，怎么就你一个人例外？”李实一脸怒气。

“别人只管去趋炎附势，我乃一片忠心，只有圣上才能让我跪拜！”周顺昌答道。

“厂爷功德巍巍，也是应当钦敬的！”毛一鹭说。

听到说魏忠贤“功德巍巍”，周顺昌不由得怒火中烧，“哼，那魏忠贤，他比赵高更凶残，比徐璜、具瑗更贪婪，学着王守澄、韩全海的样，为非作歹，图谋不轨，哪一件不犯王法？”

李实、毛一鹭大怒。“呸，这样放肆！厂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说到他的罪恶，那简直是罄竹难书。他诛夷后妃，杀害太子，铲除忠良，擅置官操，认干儿子，冒封公侯，还准备篡位。”周顺昌口若悬河，把毛一鹭、李实惊得目瞪口呆。

“呸，一派胡言！”李实唾沫四溅。

“多喝了几杯酒，怕是醉了吧？”毛一鹭阴阳怪气地说。

“我怎么醉了？我只知道该像阳球、张钩那样请皇上诛杀阉党，把魏忠贤千刀万剐，食肉寝皮。”

李实听了，大喊一声：“孩子们，快用乱棍打啊。”

众人山崩地裂地应了一声，纷纷举起棍子。

周顺昌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眼睛紧盯着那些人，大声说道：“谁敢打？谁敢打？”

这时，诡计多端的毛一鹭却在一旁劝开了“不要动手，且慢，且慢。”他又和颜悦色地向周顺昌说：“老先生请回去吧，不要在这里招灾惹祸了。”

周顺昌一听，哈哈大笑。“你们为了修生祠，不知糟蹋了多少民脂民膏。一旦你们失败，一把火就能把它烧得干干净净。到头来只能贻笑千古。”说完，拂袖而去。

那李实气得脸都涨成了猪肝色，心想：今天是神像进祠的好日子，没料到天下还有周顺昌这样不怕死的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好好治他一下，怎咽得下这口气。

周顺昌走后，毛一鹭对李实说：“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刚才就是揍他一顿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咱们连夜上疏厂爷，让厂爷派人把他抓起来干掉不就成了？咱们也不必以他辱骂神像为罪。他不久前与魏大中联姻，我已写好一封密书，准备报告厂爷。咱们现在就把周顺昌与别案联系起来，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然后将东林党和周顺昌一网打尽，这岂不是一举多得了吗？”

李实听了，连声称妙。他咬牙切齿地说：“周顺昌，周顺昌，我这奏本一上，你就是浑身是口，遍体是牙也说不清了。

.....

八、梦驾

周顺昌骂像后，总在考虑如何上疏毁祠杀贼的事，因此饮食无绪，坐卧不安。一天晚上，觉得实在太困，便坐在那里打盹。

恍恍惚惚中，皇帝已令他官复原职了。他大喜过望，连忙穿上朝服，带上象笏去哭奏皇帝，可是急急忙忙中却忘记了奏本。“算了，魏贼恶贯满盈，哪里写得完！杨大洪奏他二十四大罪状也没说完，我口疏就行了。”

午门说到就到，但什么也不见，只有一片寂静。殿廷也到了，也是空无一人。正不知所措时，一个太监突然走出来问道：“什么人在这里窥探？”

“下官有重要事情面奏皇上。”

“万岁爷不在宫中，驾幸海子去了，你快出去！”

他一溜烟赶到海子，只见黄盖之下皇帝身穿黄龙袍，头戴冲天冠，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太监、宫女、武士，周顺昌急忙跪到皇帝面前。“臣吏部员外郎周顺

昌有要事面奏陛下。”

“你有什么事？”

“臣有要事需要细细面奏皇上。”

“请讲。”

“臣弹劾逆贼魏忠贤。”

“你怎么弹劾他？”皇帝一惊。

“那魏忠贤用心狠毒，凶恶如豹，罪恶滔天，普天同恨。”

“他历事两朝，功留社稷，有什么罪啊？”皇帝又是微微一惊。

“那魏忠贤的罪恶实在太多，他杀害忠良，诛夷嫔妃，擅开内操，弄权军中，动摇国家根本，妄图篡位。他权势冲天，残酷暴虐，恐怕连西汉的弘恭、石显都自愧弗如；他对国家的危害恐怕连唐代的刘季述和韩全海也相形见绌。臣如说了一句假话，甘愿斩首。”

皇帝大惊：“魏忠贤既然这样穷凶极恶，寡人马上就将他拿来正法。卿忠直敢言，指日将破格提拔。”

周顺昌无限欣慰，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说一声“回朝”，那大队人马便如一条长龙般慢慢地消逝了。周顺昌乐滋滋地想：圣上说要把魏贼正法，真是圣祖神宗的万幸，也是天下臣民的万幸。我就回寓所静候佳音吧。刚一迈动脚步，魏忠贤就象幽灵一样不知从那个角落窜了出来。

“原来是你把我诋奏皇帝！”魏忠贤恨得咬牙切齿。

“魏贼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妙。我找不着你，你倒自己送上来了。”周顺昌见是魏忠贤，恨不得抓来剁成肉酱。

“畜生！畜生！竟敢这样无礼！”魏忠贤大怒，破口大骂。

“我哭陈帝座，就是要将你正法。”周顺昌声如洪钟，话中带着极大的轻蔑。

“你要砍我？哼，只怕我先砍了你。”魏忠贤愤怒而又自信。

“咱们看到底谁先死。”说着，周顺昌拿起朝笏便向魏忠贤打去。魏忠贤重重地挨了一下，吓得边喊边跑，“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救命呀！”周顺昌也不顾他喊叫，只顾追着劈头盖脑地打。

正在这时，两个太监听到了魏忠贤的叫喊，飞跑过来。魏忠贤见有人来救，好比抓了救命的稻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命令那两个太监：“快，快，快把他抓住。”两个太监飞快地将周顺昌拦住，一个抱脚，一个拉手，把他的衣服扯得稀烂。

正在紧急关头，一队士兵和几个刽子手拿着刀和绳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人

说：“奉圣旨，魏忠贤罪恶多端，立即押往法场斩首。”说完，几个人一齐动手，将魏忠贤捆了个结结实实，连拖带拉地押走了。

周顺昌仰天大笑：“哈哈，魏贼，你也有今天！好圣上，好圣上，杀得好！杀得好！哈哈。”高兴得往上一跳，却叭的一声跌倒在地，只觉得屁股上一阵疼痛，睁眼一看，原来是跌坐在地上。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南柯一梦。站起身来，只觉得凉风入怀，令人万分惆怅。眼望窗外，月色朦胧，一片寂静。周顺昌摇了摇头，发出了几声深沉的感叹。直到三更以后，他才解衣就寝。

九、闺训

刚阖上眼，周家大门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显得十分刺耳，敲得人胆战心惊。敲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周顺昌的学生陈文瑞。

“有人吗？”陈文瑞敲了好久不见有人出来开门，索性大声喊叫起来。

“什么人三更半夜了还来敲门？”是周家老仆人顾选的声音。

“我，吴县陈文瑞有要事见老爷。”

“哦，是陈老爷，请稍等，就来。”顾选说着爬起来点亮灯，把门打开。

“快请老爷出来。”陈文瑞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说。

顾选大惑不解，只好进里屋叫醒周顺昌。

“父母官，三更半夜有什么事情啊？”陈文瑞以为周顺昌会大吃一惊的，没料到他很平静的说，“哦，我知道了。今天早上传说校尉已经到了苏州，想必轮到我了把？”

“老师，因为您骂了魏忠贤，又与魏廓园联姻，斥辱校尉，校尉报告了毛一鹭。毛一鹭怀恨在心，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就把老师的名字与别案联系在一起，诬蔑老师接受赃银三千两，命令捉拿老师。刚才，学生接到文书，知道大事不好，所以连夜出城来通报老师，好让老师有个准备。”

“我早已料到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周顺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宪檄森严，老师您赶快处理家事，学生怕事情泄漏出去，只好告辞了。明天早上再来看您。”陈文瑞神情紧张，快速地说。

“请便吧。”

陈文瑞看了看周顺昌：“老师请多保重。”说完，飞身上马，急驰而去。

“把门虚掩着。”周顺昌对仆人顾选说。刚要去睡，周夫人和两个儿女奔了出来。“相公，这是怎么啦？”

“你们出来干什么？”

“相公，你一生刚直不阿，惹是招非，知道阉党惹不起，但还故意独撩虎须。今天祸到临头，我们母子死无葬身之地了。”周夫人说着就嚤嚤地哭了起来，“你只顾你痛痛快快地骂，把全家人都连累了，我们怎么办呀？”

“呸，妇人家说出这样没志气的话来！男子汉大丈夫许身报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有什么害怕的？你难道不见阉党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就是敢于撩虎须的人太少了。我今天纵是身死囹圄，也是敢为天下先。前仆后继，魏党总有灭亡的时候。”说着，缓缓走到女儿和儿子面前，深情地望着女儿，“女儿，如今你已是魏家的人了，今后的生活就跟过去不一样啦。”

女儿噙着泪水，抬头看了看父亲，点点头。

“爹爹，这回去身投虎口，凶多吉少，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该怎么办？不如让儿子代受惩罚。”儿子说。

“朝廷要拿我，你怎能代替得了？”

“都是孩儿不孝，连累了爹爹。”女儿低声说。

“为什么？”周顺昌问。

“爹爹的祸是孩儿的婚姻造成的。”

“哈哈，你们也太可笑了。大丈夫的心事你们哪里知道。只是你们既然做了周顺昌的妻子儿女就应深明大义，现在你们非但不鼓励我，反而哭哭啼啼，把人扰得心烦意乱的。”

三人听了周顺昌这话，个个不敢做声，哭声也停止了。好一会，周顺昌妻子方慢慢地说：“老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有什么没有做完的事还是告诉我们一声吧，全家在一起，恐怕就这一回了。”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夫人，你说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让我想想。”周顺昌说到这里，慢慢地踱着步子，“噢，我想起来了，是有一件未做完的事。桌上恰好有张白纸，孩子，快去帮我磨好墨。”

儿子以为周顺昌要写遗嘱，赶快去磨墨，一会便磨好了，“爹爹，有什么没做完的事，尽管写吧。”

“好，我就写，就写。”说着打开白纸，饱蘸浓墨，用颜体写下“小云楼”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三人一见，大惑不解，一齐发问：“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前不久，龙树庵的西崖和尚让我给他题一块匾额，这段时间一直没写，今天晚上就了结这桩心事吧。”周顺昌解释道。

“我们以为有什么嘱咐，原来是这样。”三人更加不理解。

“我只有这桩心事了，除此别无牵挂，这三个字可以抵得上长歌正气。”周顺昌望了望墨迹未干的三个字和满脸疑惑的妻子儿女说道。

正说着，老仆人顾选前来禀告文文起步行来求见。周顺昌让妻子儿女退下，叫顾选把文文起请进来。

“唉呀呀，蓼洲兄，没料到 you 也会遭逢不测。”文文起一进门便嚷道，向周顺昌扑来。

“这也是必然的。”周顺昌握着文文起的手说。

“小弟听到这个消息时，连夜赶来告诉仁兄，不想在路上碰到父母官陈文瑞，才知道他已告诉您了。天一亮就要带您去城里审判，事情紧急，仁兄怎么办？”

“小弟又能做什么？君命难违，去就得了。”

“蓼洲兄您说的什么话！小弟为了您的事，心急如焚，只怕是素称尚义的吴县老百姓仗义闹事，为兄喊冤。”

“仁兄怎么说吴县百姓仗义闹事，这从何说起？”周顺昌两眼紧盯着文文起。

“魏贼弄权，杀害忠良，正义之士深感痛心，下民百姓无不切齿。何况仁兄您美名远扬，众望所归，如今遭受奇冤，百姓哪有不气愤之理？而且这里豪杰之士很多，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百姓肯定会上书朝廷，皇帝虽远，怎么知道不被民心感动？”

“咳，果真如此，反而使小弟担待不忠之罪了。就为我这一微躯有什么值得闹的？”周顺昌手摸着下巴，低着头，感叹道。

“仁兄虽然刚直，别人一定不会坐视不管，小弟刚才说到的，也只是可能发生的事，到时如真的激起公愤，也不枉您平时精忠朝廷，孝友父老的一片苦心了。”

“仁兄说哪里话？我八尺男儿，于国于家无功无补，追悔莫及，何言忠孝？”

“不说那么多了，”文文起望了望周顺昌，又看了一眼已经微微发亮了的东方，“天快亮了，快把家事料理一下吧。”

“没什么料理的。”周顺昌低声说。

“小弟得告辞了，等仁兄进城后再作计议。”说完，向周顺昌深行一礼，慢慢走出周家大门。

周顺昌把文文起送到大门口，直到文文起的身影已完全融进浓暗的熹微之中，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望着文文起消逝的方向。

见文文起走了，周夫人和两个儿女一齐跑出，“老爷，天色亮起来了，马上就有人来抓您，难道您我二十年夫妻，竟无一句嘱咐吗？”

“只管乱讲，我有什么嘱咐的？从今以后，我自做我的事，你们自做你们的

事。大丈夫视死如归，此即嘱咐。”周顺昌大声吼道。

听了这话，母子三人嚎啕大哭起来。周顺昌看到他们那副哭哭啼啼的样子，忍不住发起怒来，“哭什么！”

话音刚落，老仆人顾选便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老爷，不好了，吴县陈老爷正在等候老爷受审，说天色已亮，延缓不便，现在他已在外厢堂中等候老爷起身。”

“既然如此，你们快跟我到家庙中向祖宗英灵拜别。”周顺昌说完，带着妻子儿女朝家庙走去。

一到家庙，周顺昌低头就拜：“列祖列宗，您只愿子孙忠孝，我这一去，轰轰烈烈，也不枉您的家教了。”他站起来笑了笑：“地下相逢，我也毫无愧色了。县公等候已久，夫人请回房里，我就出堂去了。”说完，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子儿女，大踏步走出门去。他的身后是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

十、义愤

自从闹了书场，与杨念如等四人结为兄弟后，颜佩韦便一直在家中侍奉老母。这天，外边纷纷传说上边已派校尉到苏州来拿乡宦。他想：这校尉一定是魏太监派来的人，必然是来抓跟魏党作对的乡宦。但跟魏党作对的没几个，而且都是好人。如果真的是拿他们，岂不伤了天理？想到这些，便急急忙忙地往街上赶，想打听一下抓的到底是谁。

不一会，半塘街就到了，只见一个汉子飞奔而来，近前一看，原来是杨念如。

“杨家兄弟，去哪里啊？”

“颜大哥，不好了。”杨念如见是颜佩韦，忙停下脚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怎么啦？”颜佩韦吃了一惊。

“街上都在传说北京来的校尉到了苏州。”

“我问你校尉来拿哪一个？”

“林家巷内的周吏部！”

“有这等事！”听说抓的是周顺昌，颜佩韦肺都气炸了。

“哥啊，这真是一桩怪事！公论也不服啊！”杨念如也很气愤，“现在该怎么办呢？”

颜佩韦低头想了想，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召集一帮肝胆血性的人到官府

去跟他们讲理。”

“有理，有理。”杨念如正为找不到办法而发愁，听颜佩韦这样说，赶忙附和，“我们到前面拉些兄弟，到城里再相机行事。”说完，二人朝城里飞奔而去。

跑着跑着，看到前面有两个读书人模样的也正急匆匆地往城里赶。颜佩韦，杨念如赶上去一看，原来是他们早就认识的王节和刘羽仪。

“原来是王相公、刘相公。”

“是你们二位。”

“周蓼老被捕，文告已下，说是今天在西察院审讯，这分明是阉竖残害忠良的故技重演，所以我等想赶快进城去找人商量个万全之策。”王节和刘羽仪说得很快。

“二位相公来得正好。周老爷被捕，我们老百姓都抱不平，想去救他。只是我们都是些粗人，只会瞎撞，干不得正经事。二位相公与周老爷一定是好朋友，大家商量个计策才好。”颜佩韦说，“我们想这样，我们一面让兄弟马杰、沈扬分头在阊、胥两门拉人入城，一面吩咐草庵里的和尚敲钟聚众到西察院去。”

“难得二兄这样义气。”王节、刘羽仪心底里非常佩服眼前这两位模样粗鲁，但十分有主见的年轻人。

“二位相公，我们先去安排一下，您们随后就来。”说完，分头跑着安排去了。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正领着一大群闹哄哄的人站在一棵大树下，准备往城里赶。周文元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大捆香，杨念如见了，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周家兄弟拿来这么多香，我们到那里后分给大家，好去求官府。”

“求他什么！”颜佩韦听到杨念如说是去“求官府”，心头便冒出了一股无名之火，“他若放了周乡宦就算了；如不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蜂涌去，我们几个领头，就做出了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各位兄弟不要缩头缩脑，大家要齐心协力。”周围响起了一片赞同声。

等大家稍微安静后，王节、刘羽仪说话了：“各位不可造次，我们赶快进城，找人写一份辩呈，与大家一起求毛抚台，恳求他出疏保留，这才是个办法。”

颜佩韦觉得这两个人实在可笑，便对他们说：“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次拿周老爷就是他的主意，他怎么肯出疏保留？我们到那里自有办法。朋友们，走！”说完，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朝城里涌去。

走了一会，颜佩韦便对杨念如说：“杨家兄弟，你带着大伙先去，我去草庵看看。”说完，抽身便往草庵方向飞跑。

离草庵还很远，就听到有个和尚敲着梆子在高声喊了：“阿弥陀佛，林家巷里的吏部周老爷，清廉正直，万民感戴。现在校尉来拿他，马上就要开堂审判，各位老爷都到西察院去，烧香恳求官府出疏保留，这是百姓公举，不可迟延误事。”

颜佩韦喘着粗气跑到那和尚面前，急忙问道：“老师父，有多少人去了？”

“颜老爷，小僧到处敲梆叫喊，有无数的人进城去了。”

“好！好！好！现在再麻烦你到削筋墩、社坛头、三官殿头等几个地方去走动走动，那里有许多小兄弟，快快催他们进城，不得有误。”

和尚刚走，杨念如就跑来了。“颜大哥，快去，快去，大家都在等你。”

颜佩韦一听，喊声“快走”，拔腿便朝大队方向飞跑。

十一、闹诏

颜佩韦在苏州平时就有很高的威信，所以他一到人群中，大伙便觉得有了主心骨。他简单地对大家作了些交代后，便带着大队人马往西察院直奔而去，把西察院围个水泄不通。

正在为抓了个穷官捞不着油水而生气的校尉、差官见那么多人围在四周，以为是看热闹的，扬起鞭子就打：“百姓们走开！走开！我们奉圣旨来拿犯官，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些人也不顾校尉的皮鞭，只叫喊着一个劲儿往里冲。

正当这时，寇知府和陈知县从里面出来了，人群马上有人喊：“周吏部是第一个清廉乡宦，百姓拥戴，我们专在这里等候太老爷做主，鼎力救援。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个门生，更加不能坐视不管了。”说着，就有人大哭起来。

陈文瑞走到人群前，向人群摇着手，和颜悦色地说：“百姓们不要哭闹，上边自然会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情的。”他转过身来对寇知府说：“老大人，这么多老百姓烧着香号哭，哀声震天，怎么办？”

“足见周老爷平生深得人心。贵县去吩咐百姓中一两个老成的上前讲话。”寇知府对周顺昌素怀敬意，也想为救周顺昌出一把力。

“是！”陈文瑞于是向人群高喊道：“百姓们听着，寇如府吩咐一两个老成的上前讲话。”

因王节和刘羽仪是读书人，大家便推举他俩。这两个人还没走出人群，两腿就已经打颤了。等到来到陈文瑞和寇知府面前时，脸都吓得变了色。“生……

生……生员王节。”“生……生员刘羽仪。”他俩结结巴巴地报了姓名后，好久还不敢说话，后来还是王节胆子略大一点，便诚惶诚恐地说：“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铨部做官时清廉、公正，回乡后百姓拥戴，这样的品行，实在难得。现在他遭受奇冤，百姓怨声载道。老公祖、老父母，如果没有一句主持公道的话，拿什么来安慰民心？”

这时，颜佩韦等不及了。他走出人群，到寇知府、陈文瑞面前跪下：“青天爷爷啊，周乡宦如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

听颜佩韦这样说，周文元急了，他跳到人群外，大喊道：“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啊！今天如果真的是圣旨来拿周乡宦，那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什么了。今天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老百姓心中不服，就是杀完了老百姓，也不会放周乡宦去的。”说着就大哭起来。人群中也是一片号哭。

“百姓们听着，这件事不是本府县所能处治的。等会都老爷到了，你们齐声叩求，本府和吴县自然会极力周旋。”寇知府的话音刚落，下面马上响起一片吹呼声。

正说着，身后一阵锣响，众人高喊着：“都老爷来了，大家上前哭去。”一齐向毛一鹭涌来。寇知府、陈文瑞也赶忙出来迎接。

这毛一鹭因建生祠有功，深得魏忠贤信任，最近已升为苏州巡抚。这时正在兴头上，见众人围着他高喊“求宪老爷做主，出疏保留周乡宦，”气得他暴跳如雷，“反了！反了！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

寇知府，陈文瑞忙上前将众人喝退，在毛一鹭面前跪着说：“请老大人息怒。周宦深得民心，百姓来这里，也是被他平时的正气所感动，如有一线生路，还望老大人挽回。”

毛一鹭不听则已，一听二人帮周顺昌说话，气得一蹦三尺高。“逆党聚众闹事，抗拒捉拿钦犯，这不是叛逆吗？有什么挽回的？有什么挽回的？”他冷笑着说，“公然到衙门来闹事，违抗圣旨，你府县知道旗校是哪一家派来的？”说到这里，他盯了寇知府、陈文瑞一眼，作了一个砍头的手势，“如果抗拒，一齐杀掉。”

寇知府和陈文瑞吓得再也不敢作声了。

这时人群中又有人高喊：“宪老爷爷，如不上疏力救周乡宦，我们老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

寇知府、陈文瑞乘人们高喊的机会又跪下说：“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说，民

情汹汹，还求老大人一言安慰才是。”

“安慰什么？安慰什么？只管拿几个来打就是了。”毛一鹭红着眼睛说。

“老大人息怒，百姓哭声震地，卑职不敢打。假如激怒了他们，一定会弄出天大的祸来。老大人如果无一句安慰的话，就是周宦在外，卑职也不敢把他押进辕门。”陈文瑞的胆子比刚才大了一点。

“为什么？”

“人群拥挤，纷乱如麻，就是有几个当差的，也对付不了啊。”

毛一鹭想了想，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就快去告诉百姓们，让他们离开。如果要保留周宦，就写一份公呈上来，或许可以另作处理。”

寇知府、陈文瑞站起身来领命而去。

“哈哈！”毛一鹭等寇知府和陈文瑞走后，放声大笑起来，“好个呆官，苦苦要本院保留，想得倒美。等把犯人押进来，再作道理。”

再说颜佩韦他们以为毛一鹭答应可以商量后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当周顺昌被押着进院时，大伙便一拥而上，把他围了个严严实实，“周老爷且慢，我们百姓们已稟过都爷，他已答应出疏保留了。”

面对这些素不相识的朴实百姓，周顺昌深受感动，他忙向人群拱手行礼，感激地说：“各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没什么，估计到京城也绝不会丧命的，各位请回去吧。”

周围的人见周顺昌这样大义凛然，无不失声痛哭。“现在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我们绝不放周爷去。”

这时，王节和刘羽仪拨开人群，急匆匆地赶到周顺昌面前。“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一帮朋友已上了公呈请求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生们静候抚公批允就行了。”

周顺昌心头一热，一股暖流直往上涌，连忙说道：“多谢各位弟兄盛情。咳，小弟与仁兄都读圣贤书，君命征召，尚且不能等待，今天奉旨来提审，哪敢不去？顺昌这回去了也是会回苏州的，到时再与各位兄弟相聚，就是万幸了。”

“老先生说出这样的话，晚生就觉得更加痛心了。”王节、刘羽仪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老先生，你看那些被捕的，有哪个保全的？还是不去好。”

王节、刘羽仪话音刚落，周围又响起了一片哭声。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甚至走上前来，紧抱着周顺昌痛哭，泪水把他的衣裳浸湿了一大片。

见此情景，周顺昌的眼睛也不自觉地润湿了，他拍着颜佩韦的肩膀说：“各位不要悲伤，我周顺昌已打成腹稿，准备骂个痛快，如果我死了，也不要夸奖我，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

正说着，有人来报：“都老爷吩咐暂缓开堂，请周老爷快进去商议。”

颜佩韦、杨念如等一齐掉过头来，齐声问道：“有什么商量的？”

“各位都上了公呈，自然要商量好怎样出奏本的。”那人皮笑肉不笑地说。

“出奏保留周老爷是我们大家的事，怎么要周老爷自己去商议？不要听他的！”人群中一片叫嚷。

周顺昌环顾四周愤怒的人群，又看了看呆在一旁的差人，说：“各位还是放学生进去为好。”

“没关系，进去就进去，料定不会从后门走了。”颜佩韦说。

听了颜佩韦这话，大家也不再叫嚷了。于是，便默默地让出一条道。

周顺昌说了声：“各位请回去吧，”向大门走去。大家的目光紧跟着他。

等周顺昌一跨进大门，门就被关上了。大家深感奇怪，纷纷跑向门边。“大家守定大门，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不一会，里面传出了念诏书的声音。大家越听越感到不对劲，最后传出了一声高喊：“犯官上刑具。”大家一惊，紧接着怒火便火山似地爆发出来：“不对劲，各位，拼着性命，大家打进去！”于是拳头便雨点一般地砸向了大门。

还没等大家用劲，门就主动打开了，只见一个差官拿着刑具，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吗？叫手下人拿几个一起押到京城砍头。”那差官狠狠地说。

被激怒了的人们这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只顾扯开嗓门大骂。

那差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气得哇哇乱叫，“你们这帮狗头，这样放肆。都拿来砍了！都拿来砍了！”说着，拔出刀来。

颜佩韦、杨念如五兄弟走上前去，拍着胸脯说：“你这狗头，不知死活！你知道苏州第一条好汉颜佩韦吗？”“你知道真正的杨家将杨念如吗？”“你知道十三太保周文元、马杰、沈扬吗？”

“真是一帮强盗，杀！杀！”那差官狂叫着，举刀向颜佩韦砍来。颜佩韦早已防备，他一把抓住差官的手腕，大声高喊：“弟兄们！动手！”说完，一拳将差官打出老远。那差官爬起来喊叫着往里跑，人们就追着往里打。那些平日里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校尉、差官等，这时只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吓得屁滚尿流，抱头乱窜，眨眼间全成了拳下鬼。

然而，人们打进去时，连周顺昌的影子也没见到。

周顺昌到哪里去了？原来，就在人们冲进大门的时候，老奸巨滑的毛一鹭便把他转移到了别处。这样，尽管苏州百姓百处搜寻，也只能空手而归。

十二、讽魏

临去京城时，周顺昌怕遭人拦截，又主动向押送的人建议半夜动身。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被悄悄地押离了苏州。给他送行的唯有那多情的风雨。

到京城后，周顺昌立即受到了倪文焕、许显纯的审讯。倪、许二人诬告他受赃银三千两，不容他分辩，几阵严刑拷打，将他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今天，周顺昌又被押出了监狱，因为魏忠贤要亲自审问他。

一走进法堂，他就感到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太监、羽林军、刽子手个个满脸杀气，平时不大见的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闫、红绣鞋、披麻火烙、铜色木棍等异样刑具这时也早已各就各位。

那些差人也不管他腿疼，只顾在后面推搡，“快点，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的！”

正往里走时，迎面一个差人背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在擦过身边时，周顺昌马上就认出了那背上的人就是杨大洪，周顺昌的心不由得一缩。

还没走进几步，又见两个差人抬着一具尸体过来了。“这都察院左爷太经不起折腾啦，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就一命呜呼了。”两个差人边走边嚷。

听到“都察院左爷”“一命呜呼”，周顺昌心中一阵疼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左浮丘呀左浮丘，你就这样被折磨死了！”周顺昌望着慢慢抬走的左光斗尸体感叹、哀痛、愤恨，百感交集，情不可遏。

正要迈步往前走时，突然听到一声高叫“关门”。周顺昌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差人解释道：“可能是千岁爷爷要进膳了。”还没等门关上，又见一个差人背着一个打得半死的人走了出来。那差人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奇怪，刚才还是活的，怎么一下就硬梆梆的了？先搁在这里，等多几个再一起拖出去吧。”说着，把那人往地下一摔就走了。

周顺昌觉得那人很面熟，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不是别人，却是魏大中！“亲家翁！亲家翁！”周顺昌摇着魏大中痛苦地呼喊，“廓园亲家，我是周顺昌啊——”

良久，魏大中才慢慢睁开眼睛，他看了看周顺昌，有气无力地说：“原来是蓼洲亲家。我魏大中死不瞑目啊！”周顺昌听了这话，只觉万箭穿心，五脏六腑仿佛有人撕扯一般。

“亲家，我……”魏大中似有千言万语，但只说了这三个字，余下的就再也说不清了，只有嘴唇在动。最后，终于头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周顺昌轻轻地放下魏大中，慢慢地替他合上双眼，站起身来，两眼冒着怒火。他这时已不再感到悲痛了，心中只有仇恨，只有愤怒。“我周顺昌等会也是这样的下场，今天就豁出去了。在公堂上把魏贼痛骂一顿，周顺昌死也无憾！”

刚关上的门又打开了，只听到里面有人喊：“周顺昌，快进来！”周顺昌气宇轩昂地走进来，威严的目光吓得打手们胆战心惊。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个差人上来竟把他身上的锁链卸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

“怎么不下跪！”倪文焕、许显纯大声喝道。

“我周顺昌向谁下跪？你们动不动就摆着龙位，矫旨压人。今天甚至连龙位也没设，要我下跪，岂有此理！”

“你没长着眼睛？你看上面坐着的是谁？还不下跪？”许显纯气势汹汹地说，两眼血红。

周顺昌眼睛抬也不抬，其实，进来时他早已看清，那上面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生死对头魏忠贤！他恨不能上去把魏忠贤痛打一顿，但魏党人多势众，蛮来势必不行，于是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决定要弄他们一下。

“自来京城后，遭你们百般拷打，眼睛也被打伤，看不清。”周顺昌装着往上看的样子。

“胡说！看你进来时两只贼眼骨碌骨碌转个不停，受了什么伤！上面坐着的是厂爷！”倪文焕大怒。

“噢，上面坐着的是功德巍巍的魏大人！”周顺昌装着若有所悟，“他于国于民真是恩重如山呐。”

“当然，厂爷功盖天下，名芳百世，谁人不知？”倪文焕、许显纯很高兴，以为周顺昌回心转意，不再跟魏忠贤作对了。就连表面上不动声色，保持尊严的魏忠贤听了这几句话后，心里也象喝了蜜糖水，甜滋滋的。

可是，还没等魏忠贤心头的甜意消失，周顺昌突然脸色一沉，目光如炬，直盯得魏忠贤头皮一阵发麻。“魏贼，你知罪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放纵干儿，为非作歹。又诛夷后妃，私通容氏，这就是你的功德。我周顺昌就是把你食肉寝皮，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普天同恨，将来怎不会遗臭万年？”

这一段话像连珠炮一般飞出，字字千斤，好似铁锤，锤锤砸在魏忠贤心上，魏忠贤傻了眼，不知所措，半天没有反应。自他专权以来，听到的只有甜言蜜语，看到的只有曲意奉承，哪里有人敢半点违抗？今天周顺昌把他气傻了。

倪文焕、许显纯正陶醉在周顺昌对魏忠贤的“赞美”中，突然而来的大骂仿佛五雷轰顶，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僵尸一样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好一会之后，才如梦初醒，叫：“法堂上敢这样斥辱千岁爷，赶快拿下！”

“倪文焕、许显纯！你这两个奸贼，阉家的恶狗，厂内的豪奴，到底要拿谁？”周顺昌骂着，一脚将倪文焕、许显纯面前的桌子踢翻，顺手抓起刚才卸下的锁链劈头盖脑向他们砸去。“我周顺昌今天已到了这种地步，大不过一死，打死你们两个奸贼也够本了。”倪文焕、许显纯猝不及防，重重地挨了几下，吓得抱头乱窜。

坐在上面的魏忠贤这时已完全清醒过来了。刚才挨了周顺昌一阵臭骂已气得七窍生烟，这会见倪文焕、许显纯被打，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传下命令：“犯官污言抗上，命武士敲去门牙，不许开口。”

打手一拥而上，将周顺昌按倒在地，撬开嘴巴，挥起槌子，一阵猛打，可怜周顺昌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顷刻之间就七零八落了。

周顺昌痛得直想打滚，但又被按着，他只能将他两眼的怒火射向魏忠贤，不一会，就昏倒在地上。

倪文焕、许显纯这时无限得意，他俩绕着周顺昌打转，一边走一边说：“周顺昌，你这狗头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哼，你那么刚强的人，怎么现在低头不说话了？”

谁知就在倪文焕、许显纯得意忘形的时候，周顺昌突然一跃而起，将他们喷了个满脸鲜血。倪文焕许显纯先是一惊，继而勃然大怒。“死囚！死囚！你死到临头还血口喷人，打！”

几个武士上来一阵乱棍，将周顺昌打倒在地。周顺昌还想站起来再将倪、许二人喷个鲜血淋漓，但只是望了他们一眼，便无力地垂下了头。倪、许二人怕周顺昌再跳起，命令武士把他捆得结结实实。

“蚂蚁样大的一条命，剃下头来还不如切萝卜费力哩。”倪文焕、许显纯又得意起来。

见周顺昌昏死在地，魏忠贤觉得十分开心。他认为今天已将周顺昌折磨得差不多了，便命令武士们将他拖回监狱。

恼羞成怒的倪文焕、许显纯受了奇耻大辱，虽见周顺昌已被打得半死，仍然觉得还不解恨，倪文焕跟许显纯说：“一刻也容他不得了，我们禀告爹爹，赶快吩咐狱卒结果了他的性命。”

一场阴谋又在酝酿之中了。

十三、血奏

虽然周顺昌是在半夜被密解京城的，但周家还是知道了消息，原来是陈文瑞星夜去了一趟周家，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便连夜追赶，希望能跟父亲进京，多少也有个照应。遗憾的是一直没追上。

追到京城后，周茂兰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到处都是阉党爪牙，他只得频频变换住址和姓名，东藏西躲，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最后住进了认为比较安全的二闸观音庵。

魏忠贤亲审周顺昌的第二天，周茂兰呆在房内，冥思苦想着救父的办法，想到父亲已经生命垂危，他焦急万分，心如刀割。现在在他看来已别无他法，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血奏。昨天他已把奏章写了大半，白天怕人发现，所以直到五更时，他才从袖中取出奏本，想借着窗外射进的月光把奏本写完，天亮后好去哭奏。

谁知月光看起来虽很明亮，但真要写起字来时却又显得太暗了。周茂兰只得悄悄打开房门，轻手轻脚地到佛像前取回火种，将灯点上。

他左手拿着一把尖刀，对着右手轻轻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天为了营救父亲，血写奏本也是不得已。如能得到圣上批准，保全父亲性命，我周茂兰就是剖腹挖心也心甘情愿了，何况这几滴血！”说完，闭上双眼，狠命一刀戳向食指，鲜血立刻汨汨而出，疼得他差点昏厥过去。他这时也顾不得疼痛，抓过奏本，提笔蘸血飞快地写了起来。

然而，周茂兰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人是谁？就是二闸观音庵内的枯木和尚。这枯木和尚素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周茂兰一住进来，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又屡见周茂兰背着人时哭哭啼啼，来见他的人总是低声说话，而且昨天又在房中偷偷地写什么东西，便认定周茂兰必定是个犯官的家属，他怕出事连累他，所以急于想知道周茂兰到底在干些什么。今晚周茂兰出去取火时，他就盯上了他。

正当周茂兰写得起劲时，枯木和尚一把推开了门。问：“你写什么？”

周茂兰一惊，连忙把奏本收进袖中。故作镇定地回答：“没写什么。”

“你半夜背着人自言自语，一定是写反书了。拿来给我看看。”说着，枯木和尚就要去搜身。

“你敢抢我的东西！”周茂兰大怒。

“你这小子倒会耍刁，”那和尚说着就来扯周茂兰，“走！走！走你娘的路，不要连累我。”说着就把周茂兰推出了房外，然后急忙把门关上。就这样，周茂兰被赶了出庵。这时，他真想痛哭一场，但想到重任在身，便强忍住泪水，决定直往五凤楼的阁上疏。

虽然是大清早，他还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被人发现，一路上他暗暗祈祷：“老天啊，保佑周茂兰血疏一上，早早地救了父亲性命吧。”

五凤楼离二闸观音庵不远，周茂兰又走得快，因此一会儿就到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起鼓槌就是一阵猛打，急促的鼓声把两个武士吸引过来了。

“什么人击鼓？”

周茂兰连忙跪下。“南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生员周茂兰，谨奏圣上。臣父原吏部员外周顺昌廉声清节，赤胆忠心，但被魏贼阴谋陷害，致遭严刑拷打，生死危在旦夕。臣刺血代墨，叩阁救父。伏望天恩释罪申冤。”说完，就把奏本递上。

一个武士接过来看了看，说：“这是书本奏章，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通政司不便传入。”说着把奏本还给了周茂兰。

周茂兰急了，只给那两个武士磕头：“父命危在旦夕，一定要求上达天听。”但不管他怎样哀求，那两个武士只是不理。这时候，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死。生不能救父，活着有何益处？撞死阙前，或许能救父亲一命吧？

然而，两个武士似乎早就看出了他的意图，还没等他撞过去，早将他扭住了。“你这狗头不知死活，上什么血本！不打你不知道。”说着，朝周茂兰身上就是一阵棍棒。可怜周茂兰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还白白地挨了一顿毒打，直痛得他满地乱滚，连声求饶。

正在紧要关头，通政司大堂徐如珂听到哭喊声后赶了出来。这徐如珂也是一个清官，周顺昌的好友。当初苏州百姓打死校尉后，毛一鹭恼羞成怒，上疏请求屠城，亏得他极力周旋，苏州全城百姓才幸免于难。

“为什么打他？”徐如珂见是周顺昌的儿子，心中一惊，立即明白了八九分。

“这是犯官的儿子，抗拒圣旨，上什么血疏！厂爷知道了该怎么办？”武士答道。

“我这里不给他传达就是了，打他干什么？等会我派人把他撵出城去。你们走吧。”

两个武士望了周茂兰一眼，“哼，便宜了你这小子！”悻悻而去。

周茂兰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熟人，他惊喜万分，高叫一声“徐老伯”，眼泪

立即流了下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徐如珂说完，把周茂兰带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周茂兰连忙向徐如珂跪下，“老伯如能将小侄的血本传上，救得父亲性命，就是真正的大恩人了。”

徐如珂将周茂兰扶起来，说道：“我徐如珂难道是没有人心的？有疏可上的话，还需贤侄哀恳？令尊遭此大变，我也是极力周旋。贤侄这奏本如是墨写的就可以传达了。”

听了这话，周茂兰知道这血本是传不进的了。现在，他已对营救父亲的事情不抱任何希望，只求在父亲临终前父子能相见一面。但当他向徐如珂提出这一想法时，徐如珂却面有难色地说：“厂卫守得很紧，你怎么去得！”

周茂兰见这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连忙又向徐如珂磕头。

徐如珂也无计可施。他想了很久后，忽然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到我的住处来，我手下有个人，他兄弟是个狱卒。你就换了破衣服，我托他带你进去吧，不过，要小心些才是。”

……

十四、送父

深夜，监狱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这时，化装成更夫的周茂兰在那狱卒的带领下，费了不少周折，终于进了监狱。

那狱卒让周茂兰先在一个地方等着，然后自己去把周茂兰探监的消息告诉周顺昌，免得到时过于激动，发出高喊。他进得牢房一看，只见周顺昌倒卧在墙脚下痛苦地呻吟。便连忙把他扶上床去。

“周老爷，亏您顶得了这么久，不像其他老爷一样，早早就去世了。”狱卒钦佩地说。

“早死不更好吗？唉，在这鬼窟中，偏偏我多受苦。”周顺昌声音很微弱，两只眼睛已全无昔日的光彩。

“周老爷，您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怎么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您？”

“哪有亲人在这里啊！”周顺昌摇着头，叹着气说。

“难道没有一个管家跟来？”

周顺昌又摇了摇头。

“公子是有的吧？”

“那就更加难来了。”

“您家公子周茂兰就在这里。”

周顺昌大吃一惊，一副想要撑起来的样子。“在……哪里？莫……莫……非我孩儿也……也被抓了吗？”周顺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周老爷放心，公子特来探望您老人家。”狱卒安慰道。

“唉呀呀，千万不要放他进来。”周顺昌摇着手说。

“为什么？”狱卒觉得奇怪。

周顺昌哽咽着说：“他进来看到我这个样子是会伤心的。”

“令公子远道而来，历尽千辛万苦，怎么拒不见他呢？”

“这不是他来的地方呀，倘若我们动了感情，忍不住高声说话，隔墙有耳，那该怎么办？”

“我已作了交代，等会我让公子打扮成更夫进来。见了公子后，万万不可高声叫唤，以免被人听见。”

狱卒劝慰了一番，便对周顺昌说：“您放心安睡，等会我就带公子进来。”说完就出去了。

周顺昌想了一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父子相见又有何益处？不如硬着心肠睡一大觉。于是闭起眼睛，什么也不想，沉沉地睡着了。

过了片刻，周茂兰抱着梆子，被狱卒带进了牢房。“这位就是周爷，已经睡着了，不要惊动他。你先点个火，慢慢地等着他醒来。我把这梆子拿给别人去打。”狱卒说完就走了。

周茂兰把灯点亮，将周顺昌浑身打量了一遍，眼泪簌簌往下掉，忍不住痛哭起来。周顺昌被哭声惊醒了，强忍着疼痛想坐起来，不禁失声高叫：“果……果……然是我孩儿。”周茂兰也大叫一声“爹——爹！”跪倒在周顺昌面前。

“孩子，你看我牙齿全被阉奴打掉了，说不出多少话，只希望你把忠臣的言行铭刻在心，告诉子孙后代。”周顺昌淌着眼泪说，“孩子。你爹爹被倪文焕、许显纯百般拷打，手脚全给打断了。龙须板、牛筋棒没少挨，你看我的双腿已生了蛆，臭不可闻，你爹爹是愿死不愿生了。”

听了这话，周茂兰哭得更伤心了。“爹爹，孩儿罪该万死，没能早来看望您。”说着，掀起周顺昌的衣服，想帮他收拾收拾伤口。只见满身伤口都化了脓，根本无法下手。周茂兰心如刀割，没办法，只好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撕成碎片，一边轻轻地擦拭着父亲的伤口，一边失声痛哭。

哭声把那狱卒吸引过来了。“大相公，叫你不要高声，怎么这样号哭？唉呀，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狱卒跺着脚压低声音说。

周顺昌、周茂兰望着狱卒点了点头，赶忙忍住。

就在这时，两个狱卒打着灯笼，一个差官拿着令箭来到了牢房门口。

那狱卒见有人来查夜，赶忙让周茂兰躲进草铺下。

“哪一个周顺昌？”差官一进门就问道。

“这位就是。”那狱卒答道。

“同房中还有谁？”

“没有。”

“这就好。我奉千岁爷的命令，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他。”那差官说着，摸出一个布袋，靠近那狱卒的耳朵咕哝了一顿，又走到周顺昌面前，说：“请看，这是一个布袋。”

“这布袋送给我干什么？”周顺昌满脸疑惑。

“周老爷知道的比我们多，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有要紧的话就交代一下吧。”那差官阴阳怪气地说。

周顺昌听了这话，又看了一眼差官的眼睛，不由得一惊：“莫非用这布袋来取我性命？”

“不消再说了。”

“咦，魏忠贤！魏忠贤！我周顺昌活着不能杀你，死了也要作厉鬼将你除灭！”周顺昌咬牙切齿地说。

一声令下，差官带来的两个狱卒一把将布袋套在周顺昌头上，将他推倒在地，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躲在草铺下的周茂兰见势不妙，跳出来抓住绳子大叫：“不能动手！不奉圣旨就敢无法无天乱杀人？”

那差官没料到草铺下钻出一个人来，大吃一惊，等看清了后，凶神恶煞地说道：“你是更夫，这样大胆，不想活了？”说着，一个箭步上前，将周茂兰扑倒在地。周茂兰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眼睁睁地看着周顺昌被勒死。直到周顺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后，周茂兰才被放开。

“爹——爹！”周茂兰大叫一声，扑到周顺昌身上，立刻昏死了过去。

那差官见完成了差事，便先走了。

那狱卒对另外两个狱卒说：“这是周公子，不是更夫。监狱中不方便，就让他装扮成更夫来探望父亲，没想到正好送父归天。”

那两个狱卒说：“既然这样，看在周爷面上，就帮他隐瞒了吧。你快送他出去。”说完，就将周顺昌的尸体抬走了。

那狱卒把渐渐苏醒的周茂兰扶起来。“走！小相公，令尊老爷是东厂的对头，他们若是知道你在京城，一定会加害于你。快些另找心腹办棺收殓尸首，快快回家去。”

过了好一会，周茂兰才完全清醒了，他噙着泪水，向那狱卒磕了几个响头，深深地道了口声谢，出了监狱，一刻也不敢逗留，向南飞跑而去。

十五、就义

再说颜佩韦等打死校尉后，便各忙各的去了。突然有一天，马杰、沈扬在赌场中被抓，周文元也在灌醉后被捕。官府传出话来，要颜佩韦、杨念如去保释。颜佩韦、杨念如知道抓赌只是幌子，真正的意图是抓打死校尉的人。要他们去保释，实际上是要他们去自投罗网。虽知如此，但想到大丈夫做事顶天立地，又怕危及苏州无辜百姓的生命，他们大义凛然，昂首挺胸地去了。

这天是他们被害的日子。天阴沉沉的，让人闷得发慌。苏州城百姓的脸色也一如天色。

校尉是在西察院被打死的，毛一鹭便命令把法场设在西察院，在那里将颜佩韦等五人斩首示众。西察院前到处都是涌动的人群，苏州的百姓不管老少都自动前来与五位壮士诀别。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全副武装，脸上毫无表情的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布满了大街小巷，重要的交通要道还派了重兵把守，仿佛如临大敌。法场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持刀的士兵一个挨着一个，把人们分割成几小群，而在人群中，就混进了许多探子。

当押送颜佩韦等的囚车经过大街时，没有去法场的人都打开窗户或门，向他们行注目礼，那束束钦佩的目光直送他们到街的尽头，那沉重的囚车仿佛辗在苏州百姓的心灵深处。

在法场周围的人群中，有五人的家属，他们个个都哭成了泪人。这低沉的哭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压迫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周围的人无不一掬同情之泪。

随着一阵锣响，人们纷纷抬起头来，五辆囚车驶进了法场！人们的心弦绷紧了。只见五人衣服破烂，血迹斑斑，手上和脚戴着镣铐，尽管他们脸上伤痕累累，但眼睛还是那么有神。那是愤怒的火焰，仇恨的火山口！

囚车打开了，五人被拖了下来，向法场中心押去，他们的身后跟着五个肥头大耳的刽子手，五把大刀闪着寒光。

“魏贼危害天下，诛杀无辜，罪该万死的是他！”颜佩韦看到万头攒动的人群和人们眼中敬佩的目光，精神为之一振，边走边喊道。

“你们自己惹出来的祸，骂别人干什么？”一个刽子手在后面骂道。

五人一齐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两眼象两把锋利的宝剑，直刺刽子手的心窝。“呸！我们是怕死的人吗？我们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你这个阉党帮凶，看你能横行几时！”颜佩韦咄咄逼人的气势吓得那个刽子手半天不敢吭声。

“弟兄们，走。”五人转过身来，一齐启动了脚步。

“父老兄弟们，魏贼罪恶滔天，死有余辜。毛贼为虎作伥，应该千刀万剐。我们弟兄五人打死校尉，为的是为民除害。今天要与各位父老兄弟诀别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没能看到魏党的灭亡。不过，请大家相信，魏贼的罪恶是要清算的。我们死了，但死得毫无怨言，只可惜未能救出周吏部。希望父老兄弟在我们死后，设法救出周吏部，那样，我们的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们的。”颜佩韦喊到这里，他的喉咙哽咽住了，两眼充满了泪水，并跪了下去。“父老兄弟们，我们弟兄五人未能救出周吏部，实在感到内心有愧，今后就把这件事情拜托大家了。我颜佩韦给你们磕头了。”其他四人也跪了下去，向人们磕头，但很快被人拉了起来。

周围的百姓被五人此举打动了，全都哭起来。

仿佛天也受了感动，这时竟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泪水夹着雨水流进人们的嘴里，产生一股苦涩辛酸的滋味。

几个刽子手推搡着五人，大声喝道：“跪下，全都跪下！”

五人停下脚步，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地看了几个刽子手一眼。“我们生着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死了也是顶天立地的鬼雄，向谁下跪？我们生是站着生，岂能跪着死！不错，刚才我们是跪下了，但那是向苏州百姓下跪。现在要我们跪下，除非是河水倒回流，太阳西边出！”

话声刚落，又一阵锣响，一个粗野的声音高喊道：“午时三刻已到，开斩！”

人群一阵骚动，仿佛如即将决堤的洪水一般。但是，他们只能流泪，只能在心里痛哭。颜佩韦等五人倒是很平静，他们整了整头发，抬头望了望天空，象五颗高大的青松，巍然屹立在天地之间。

十多名士兵跑上前来，想把五人按倒跪下，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五人还是站着，嘴里不停地骂着。最后，五个刽子手上前，在五人腿后用力一脚，五人惨叫一声，身体前倾，士兵顺势用力一按，五人被按下跪倒在地。尽管他们极力挣扎，但左右两臂都被士兵用力按住，丝毫动弹不得。五把大刀同时举起，

一道道寒光闪过，一柱柱鲜血立即喷出，直飞天空。人头落地，人群中爆发出一片痛苦的哭喊。刹那之间，五人家属全部昏倒在地。可是，刽子手们却提着五颗血淋淋的人头凶神恶煞地向人们干吼：“大家看着，这就是造反者的下场！”

十六、魂聚

就在刽子手挥刀砍下五人脑袋时，随着那五柱鲜血，五道黑气冲天而起，直达九霄，五人的灵魂早已上天去了。在苏州的上空游荡了一阵后，颜佩韦便对四位兄弟说：“弟兄们，我们被砍头示众，完全是魏贼的罪恶。可惜如今满朝文武都贪恋禄位，无人出头杀贼。我们既然已经作了厉鬼，不妨就离开苏州，往北京去杀了魏贼，以平民愤，如何？”四人齐声赞同，于是慢慢向北而行。

跟颜佩韦等五人一样，周顺昌那天在狱中被害后，也是灵魂不散，上了九天碧霄。想到自己死在狱中，虽然几次骂贼，但既不能斩杀朝廷豺狼，又不能为杨大洪、左光斗等申冤，这不能不让他耿耿于怀。值得高兴的是，阉党恶贯满盈，气数已尽，不日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他就想回苏州静候佳音。

这天，周顺昌的灵魂踏上了回苏州的路途，快到长江时，只见前面团团黑气铺天而来，云头上五个人正往北走。

“周爷去哪里？”五人中为首的一人远远地就打招呼了。

“回家乡去。各位是……”

“我们是苏州的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

“原来就是你们！”

“周爷，朝中的事办完了吗？”

“我到京城后，被奸贼极刑拷打，已死在狱中了。”

五人对魏忠贤一阵痛骂。

“各位今天为了什么事情到了这里呀？”周顺昌等颜佩韦他们略平静后问道。

“自从周爷您到北京去后，抚台毛一鹭竟请旨屠城，亏得徐老爷周旋，只将我们五人上本处斩，”杨念如说，“我们虽遭斩首，但魂不归泉。现在我们做了厉鬼，准备去北京杀魏贼。”

“有这样的事！你们真是生之英雄死为豪杰！不过，北京不用去了。魏贼气数已尽，朝廷泰运将来，奸党旦夕就要遭到清算。各位还是跟我一同回苏州吧。”

“只是心中怒气难消。”颜佩韦愤愤不平地说。五人的脸色都极不情愿。

正处于僵局时，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玉旨下。”紧接而来的一阵音乐，随

后出现了一队打着旌旗的人马。

大家正在惶惑时，周顺昌拱手对五人说：“你们听，天乐铿锵，旌旗飘扬，是天曹来了。”

那队人马到周顺昌他们面前时停了下来，一个天曹走出队伍说道：“玉旨已到，跪听诏书。”

周顺昌等忙跪下，只听到那天曹读诏书道：“阴阳相隔，彰瘡攸同；忠义天钦，华袞幽锡。兹尔阳官原任吏部员外周顺昌，忠贞秉性，正直根心，骂贼奋不顾身，囊首冤沉狱底。诚哉乾坤正气，允矣今古完人。特授汝为应天城隍，锡尔冠带袍服，即命天曹幡幢鼓乐，迎送上任。吴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义击官旗，英风不泯，身冤骈首，侠骨犹香，并敕汝等为南畿城隍部下五方功曹，一同前往供职。钦哉谢恩！”

“谨叩谢玉旨。”周顺昌、颜佩韦等磕着头拜谢。然后各自接了诏书，在那队人马的簇拥下，走马上任去了。

十七、报败

这天刚吃过早饭，魏忠贤派到苏州掌管织造的心腹太监李实忽然觉得心里不安，他有点害怕，于是便派人去把毛一鹭请来。好几天前，就有消息说皇帝龙体欠佳，恐已不久于人世了。魏忠贤想趁机起事，让在东南掌管兵马钱粮的毛一鹭和他作好接应的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魏忠贤起事的消息迟迟不来，把李实急得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毛一鹭急匆匆地赶来了。

“毛哥，圣上如有不测，不知厂爷会不会及时动手？”

“要动手恐怕也是在最近了，我就担心起事不成，那就糟了。”

“这时下手是不是迟了点？”李实忧心忡忡地说，两只眼睛紧盯着毛一鹭。

“但愿天助人意。”毛一鹭望着远方说。

说话间，北京来的使者到了。毛一鹭、李实忙把使者叫进密室。

“皇爷怎么样了？”毛一鹭迫不及待地问道。

“皇爷崩驾了。”使者答。

“崩了又怎么样了？”李实问。

“太后马上传出了旨意。”

“太后旨意怎样？”

“太后传旨让信王登基。”使者这话一说出，毛一鹭、李实的心咯噔了一下。

“厂爷呢？”毛一鹭、李实这时心提到了嗓门上。

“皇上派他去凤阳守皇陵了。”

“派厂爷去守皇陵，有这等事？”“难道厂爷会去守皇陵？”毛一鹭、李实二人都慌了神。

“皇上不肯宽宥，连连催促，不去也得去呀。”

毛一鹭、李实一听，嚎啕大哭起来：“千岁爷失了势，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这时的毛一鹭和李实如泄了气的皮球，刹时便软了下来。

正在二人哭得伤心的时候，李实特派到北京打听消息的家丁也回来了。

“小的打听到朝廷的事情后，赶了七天七夜才赶回来。”家丁气喘吁吁地说。

“听说魏老爷发守皇陵，是不是真的？”李实抹掉眼泪后问道。

“是真的。魏老爷走到涿州旅店就上吊自杀了。”

“啊，魏老爷自杀了？”毛一鹭、李实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接着也顾不得在家丁面前保持尊严，喊着“我的爹爹啊”，高声痛哭。

哭了好一会，李实才如梦初醒般地问家丁：“魏老爷死了，朝廷可有祭葬？”

“没有。”

“府中大爷和各位小爷怎样？”

“全被杀光了。”

“崔尚书和倪、许各位老爷没什么吧？”

“魏老爷的干儿子个个都要受刑。”

毛一鹭和李实这时已惶惶如丧家之犬。想到平时犯下的罪行，他们不寒而栗，脖子一阵发冷，仿佛那寒光闪闪的刀子已经架到上面了。

等毛一鹭、李实哭够，家丁又才说道：“老爷，小的还有一件事要禀告。魏党全赶下台，东林党全被重新任用了。”

“东林党又做官了？”

“活的全都升用，那些死了的，如周顺昌等许多忠臣，一个个都赠官祭葬，立祠建坊，封妻荫子了。”

“那些在厂爷门下走动的，杀的杀了，其余不在京的恐怕没事吧？”毛一鹭问。

“朝廷说不能有一个漏网的，按罪的轻重分为七等，一个个地抓。”

“我不在内吧？”“我是个内官，一定没关系。”毛一鹭、李实自我安慰道。

“听说两位老爷罪在第一等。”

“第一等？”毛一鹭、李实吓懵了，“第一等是什么罪？”

“满门抄斩。听说校尉就快要来了。”

毛一鹭、李实只觉得天昏地暗，头重脚轻，房子打着转，一齐瘫倒在地上。

十八、毁祠

自从建了魏忠贤的生祠后，半塘一下就冷落了许多。可是这天，半塘却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原来是苏州百姓在魏忠贤倒台后，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赶来拆祠堂出气的。

祠堂的大门十分高大厚实，关得紧紧的，把人们堵在外面。几个扛锄头的年轻人挤上前去，狠狠几锄，门上顿时裂开了缝。一连又是几下，门上裂了几个大口子。大家拳打脚踢，几十斤重的大石头也砸了上去。那门哀叫了几声，终于摇晃着倒了。

“大家打啊，见一个打一个。”“不要放走了堂长陆万龄！”人们高喊着，潮水般地涌进去，把满腔的愤怒发向了这座高大雄伟的祠堂。

堂长陆万龄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听到喊叫声早吓得身子筛糠一样抖个不停。慌乱之中还算有一点理智，他赶忙脱下衣服，剪掉胡须，在脸上抹了些污泥，弄得面目全非后，便匆匆朝后门逃跑，真的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

不一会，祠堂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都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和叫骂声。那些挤不进去的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大绳子捆在祠堂前的石牌坊上，想把牌坊拉倒。人群中有人喊道：“弟兄们拉紧绳子。”“拉紧了。”“好，我们做一首骂贼的曲子，唱一句，打一声号子，才有力气。”“好！”众人响应。

“恨忠贤贼臣，呀呀呼呀；逆谋忒狠，呀呀呼呀；把忠良假旨都杀尽，呀呀呼呀；遗凶捉人，呀呀呼呀；打断脊梁筋，五人名大震，呀呀呼呀；今朝命殒，呀呀呼呀；杀尽儿孙，祠堂毁尽，呀呀呼呀……”大家唱一句用一次力，最后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那石牌坊顿时成了一堆废石。

牌坊刚倒，就见一个人扛着魏忠贤的无头塑像从里面挤了出来。见是魏忠贤像，大家齐声喊打，眨眼工夫，用整段沉香木雕成的塑像就成了碎块。“喂，我们把他抛到河里，让他天天泡在水里怎样？”有人建议道。“好！”一声喊起，河面上立刻出现了无数水花。

“大家进去烧祠堂啊！”几个发声喊，一齐往里跑。一袋烟工夫，祠堂里面就冒出了股股浓烟，紧接着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时有人想起了魏忠贤像的头，“魏贼的头还没拿出来，现在已放火了，怎

么办？”

“我去抢出来。”一个小伙子说着就冲了进去。好一会，那小伙子才抓着魏忠贤的头跑出来。“魏贼的头在这里。”

“打碎他！”众人齐声高叫。

“不要打，不要打。”有人阻止道，“头是魏贼的干儿子舍的，而且用的是沉香木，咱们劈碎分了吧。”

“放屁！谁再说分，打死他！”有人山崩地裂似的吼道，“我们把这狗头拿去祭了周老爷，再祭了颜佩韦等五人，然后拿到城隍庙里烧掉，怎么样？”

“好！说得有理！”人群中一片响应。熊熊火光把人们愤怒的眼睛照得血红，每个人的额上都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走！”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象一条长龙朝林家巷的周家奔涌而去。不一会，又到了颜佩韦等五人的墓地。

十九、吊墓

颜佩韦等五人被斩后，各家收尸安葬在不同的地方。魏党垮台后，苏州有个乡宦叫吴会元的人出资将五人合葬在一处，竖起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五人之墓”，又在墓前建了高大的石坊，上面镌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这几天，来这里凭吊的人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队伍到墓地时，只见一个白髯飘飘的老人在那里祭奠。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周顺昌的好友文文起。皇帝已派人三次征召，等会他就要启程北上了。在动身之前，他没有忘记来祭奠为反抗魏贼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五位壮士。

“文老爷也在这里。”人们见文文起也来祭奠，非常高兴。

“你们也是来祭奠五位义士的？”文文起看着这群朴实的百姓问道。

“正是。我们是拿着魏贼的头来祭奠五位义士的。”

“好，就把这头放在祭礼中，我们一起来祭奠吧。”文文起建议道。

把魏忠贤的脑袋放在祭礼中后，人们纷纷排在文文起身后，由文文起拈香献酒，再在他的带领下向五人之墓恭敬地行礼。

“焚帛奠酒。”文文起吩咐随从道。

“是。”

一会儿，地面上燃起了一堆火，文文起拿着酒壶边洒酒边说：“各位义士，今天奠杯酒，聊表我们对你们的一片敬意。”

文文起后面的人群中有人哭着说：“老颜，老杨各位弟兄，今天文老爷来这里祭奠，阴灵不远，你们可要感谢文老爷啊！”

祭奠完毕，众人拿着魏忠贤的头走了。

文文起也正想动身时，颜母、杨念如的儿子杨英甫正巧赶来。

“老妇人是颜佩韦的母亲郁氏，听说文老爷在这里祭奠，我们特地赶来释谢。”颜母边说边向文文起作揖，“文老爷来祭奠，确实胜过玺书的褒奖啊。”

“吴民仗义，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打击逆贼，保全忠义，这是吴地的传统。正当魏贼嚣张之时，五君以一介普通百姓，奋身杀校尉，使奸党寒心，缇骑不敢恣意胡为。先死者的忠魂可以在地下得到安慰，后死者可以在有生之年求得他们的保佑。善人得以保全，纲常得以维护。他们的事迹将彪炳千秋，流芳万古。下官蒙恩三号，即将赴朝，一定会把五位义士的事迹上呈圣上。”

“难得老先生一片热心。”“多谢老爷。”颜母、杨英甫感激地说。

正说着，周茂兰也从家里赶来了。自从他碰巧在狱中给父亲送终后，不敢在京城逗留，心急火燎地赶回苏州，把父亲遇害的消息告诉了母亲。这段时间，为履行父亲的诺言，妹妹已去了魏家，只有他一个人照顾着形销骨立的母亲。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魏党已除，父亲平反有望了。很多人到他家去慰问，母子俩痛苦的心灵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

“重蒙老伯祭奠，小侄一来释谢，二来送别。”周茂兰边说边跪了下去。

“请起。”文文起扶起周茂兰说，“昨天我的外甥姚孟长说，他也被圣上征召了。他想到令尊是他的同年好友，所以想同贤侄一同北上，叩阙鸣冤。况且你以前写的血疏还未经御览。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请祭葬祠谥，历数毛一鹭、倪文焕、李实、许显纯等的罪行。你现在就去禀过令堂，然后与你姚世伯北上鸣冤。”

“多谢老伯。”周茂兰深深地道了一声谢后，拔腿就跑。

文文起又转身对一个赶来送行的老乡绅说道：“学生有一言相告：五君虽已埋土，家眷生活必定困难。学生已经托人买了义田，以供祭扫。在半塘买了一座房屋，用来安置五家眷属。还将鼎达当道，恳求给帖立案，蠲免差徭，其房不许土豪霸占。学生去后，请老先生转达各位。”

那老乡绅连声说：“一定，一定。还是您想得周到。”

颜母、杨英甫听到这话，连声向文文起道谢。

.....

二十、除奸

魏忠贤垮台后，魏家干儿子除毛一鹭病死，其余全部一网打尽，并一一审讯。今日是河南道御史蒋公审讯倪文焕和许显纯。平日气焰嚣张的倪文焕、许显纯这时已如得病的瘟鸡，耷拉着脑袋，全没了往日的神气。

开审之前，御史衙门前就早早地围了一大帮人。当他俩押到门前时，一下就被人们围住了。

“二位老爷，你们平日何等威风，今天怎么这般模样了！”一人挖苦道。

“哟，这是倪文焕、许显纯？慢去，慢去，跟咱们认识认识吧。”

倪文焕、许显纯也不管别人的冷嘲热讽，只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吭声。

“你们两个奸贼，做了魏太监的干儿子，屠戮忠良，倾危社稷。好端端一个周吏部，被你们严刑酷讯，死于非命。真是青天有眼，你们也有今天！还有干爹叫得应吗？”

“不要和这帮畜牲讲话，我们也奉送他们些拳脚吧。”

“我特意带来了一只棒槌，这下可派上用场了。打呀，不要斯文了。”

只见拳头棍棒飞舞，眨眼之间倪文焕、许显纯就被打趴在地上。

押解的差人怕打死了不好交代，忙出来劝阻：“各位！这是钦犯，倘若真的打死了，既成全了他们，我们也不好交代。”

听差人如此说，众人才停了手。

这时，周茂兰也赶来了，他要亲眼看看害死父亲的仇人的下场。“这两个就是倪文焕、许显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周茂兰大怒，恨不得一口一个将他们吞下。“奸贼，奸贼！你俩说谎欺君，心比蛇毒，当初不能为父报仇，今天一定要砸烂你们的狗头。”说着，拳头雨点般地落在倪文焕、许显纯身上。

差人见周茂兰的愤怒不同常人，忙问是谁。等知道是周顺昌的儿子后，说：“周公子来得正好，今天审问倪、许二人，替周老爷雪冤，正该看看。不过，现在不要打他们，老爷马上就要升堂了。”

周茂兰见几个差人态度和蔼，停下拳头后说道：“听说二贼三天前广用银钱，希求宽纵。恶人银钱，各位尽取不妨，只是行仗时，万万不可存私手软。”

几个差人忙说：“公子说哪里话，这里是公堂，当然不能以私字断案。”

周茂兰点了点头。

“老爷坐堂了，快把犯人带进来。”衙门里出来一个人催促道。

周茂兰不敢往里走，只站在门外听着，从门缝往里瞧，刚才打倪文焕和许显纯打出了汗，但一见了衙门，全身的汗收得一千二净，浑身还起了鸡皮疙瘩。这是为什么？原来是衙门内那阎罗殿般的气氛把他吓怕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拍桌子的声音，紧接着又是“给犯官上拶！”安静了片刻，里面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周茂兰听着这声音，感到无比的痛快，他心中默默地念祷：“父亲大人有灵，快来看看魏贼爪牙的下场吧。”

一个差人出来，忙向周茂兰问候。周茂兰以为是要他一同听审，但那差人说：“以前倪文焕的疏中，说周老爷告假归去的时候，钱重舟沉，白银满道，通州之人，至今对此守口如瓶。大老爷说，周老爷乞假之时，山东妖贼造反，取道中州，走的是陆路而不是水路。听说有印信勘合在公子处，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因此让小的来取。要用它来驳奸贼的诬陷哩。”

“原来如此。好在我把起马牌带在身上，你送给大老爷就是。只是刚才说到行杖时……”周茂兰欲言又止。

“公子不用担心。只要老爷喊打，小的们一定选头号板子，一下掀掉他一块肉。”

周茂兰高兴得连声致谢。等差人进去后，竟像孩子似的跳起来：“好一个蒋大人，好一个蒋大人！”

里面又喊一声“各打三十大板”，周茂兰从门缝往里一看，只见倪文焕、许显纯被打得趴在地上，像死猪一般。

等了一会，两个差人把倪、许押了出来。“快走，快走。”两个差人凶狠地吼着。

“打得这样厉害，哪里走得动？哎哟！”倪、许满身是血，脸色煞白。

“现在不怕你不走。”差人说着就是一鞭子。

“奸贼慢走，已经审问过了，现在打死也不妨了。”周茂兰冲上前来，朝倪文焕、许显纯心窝就是几拳，两人像一段朽木无声地倒下了。周茂兰还不解恨，朝两人又踢了几脚。

“周公子，你靴子上全是冰雪，这样是要踢死人的。今天收进监去，指日就要处斩。等那时，咱们一刀一割，那才解恨。现在弄死了岂不便宜了他们？”两个差人劝阻道。

周茂兰这才罢手，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倪文焕、许显纯，低声说：“今天就饶了你们两个奸贼吧。”

想到父冤已申，逆贼已遭审讯，圣上不久就有恩恤，周茂兰反而乐极生悲，心头生出了无数感慨。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他要回去了，要把在京城所

见的一切告诉可怜的母亲。

二十一、慰灵

林家巷内周家门前一片节日的气氛。周顺昌荣封三代，赐莹谕祭，立祠建坊，全家受荫。今天是寇知府和陈文瑞赉诏到周家。只见周夫人凤冠霞帔，周茂兰儒冠圆领正等在门前接诏。

一阵锣鼓和鞭炮声，寇知府和陈文瑞笑容满面地来到了周家门前，他们的随从抬着一块匾额，上面镌着“清忠风世”四个大字。

寇知府喊一声“接圣旨！”周夫人、周茂兰忙跪下迎接，只听寇知府读诏书道：“诏曰：孤情之所独抗，得死而成；正气之所不徂，造生弥永。兹尔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希圣得清，择节维苦。始触权珰而酿祸，旋兴大狱以罹凶。今者捩轴既旋，袞钺并设。碑跽元佑，大升公正之群；墓显汤阴，恍见孤忠之气。用特赠尔太常寺卿，谥忠介，妻吴氏封为淑人。祖冠，父可贤，赠一如其官。子茂兰，荫中书舍人，赴京纂修国史。仍着有司营葬建祠，焚黄致祭。呜呼！学圣人之中，宁存狂狷；睹忠臣之报，弥愧奸回。钦哉，谢恩！”诏书读完后，众人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后，寇知府，陈文瑞吩咐把周顺昌的遗像挂上，就在堂中祭奠了一番。

周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拉过周茂兰来，对寇知府、陈文瑞说：“泉下孤忠，动蒙天鉴；又蒙两位大人立祠赐祭，营墓建坊。既安慰了在天之灵，又为寒舍带来了殊荣。恩荣之极，衔结难报。二位大人在上，受我母子一拜。”说着就跪了下去，寇知府、陈文瑞连忙答礼。

周夫人对着周顺昌的遗像低声说道：“老爷，皇恩浩荡，荣赠祖先；你泉下有灵，也应心满意足了吧。”

等寇知府、陈文瑞走后，周茂兰举目远望，只见灿烂的阳光把铺满白雪的大地照得通亮，他觉得暖融融的，不仅是身上，也是心上……。

剧作者小传

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约生于公元 1590 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卒于公元 1670 年（清圣祖康熙九年）。崇祯间举人。吴伟业称：“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明亡后绝意仕进，专心编写传奇，计共编写剧本 40 余种，传世者约 20 种，总称《一笠庵传奇》。其最知名者为《清忠谱》和“一（《一捧雪》）、人（《人兽关》）、永（《永团圆》）、占（《占花魁》）”。此外还著有《北词广正谱》。

戏剧原文

谱 概

【满江红】瑯焰烧天，正亘古忠良灰劫。看几许骄骢嘶断，杜鹃啼血。一点忠魂天日惨，五人义气风雷掣。溯从前词曲少全篇，歌声咽。思往事，心欲裂；挑残史，神为越。写孤忠纸上，唾壶敲缺。一传词坛标赤帜，千秋大节歌白雪。更锄奸律吕作阳秋，锋如铁。

【满庭芳】〔副末上场〕吴郡周公，丹心介性，十年清宦空囊。缔姻骂像，奸党中奇殃。假旨横行缇骑，不平事，震动金阊。声公愤，五人仗义，含笑赴云阳。忠臣遭锻炼，囹圄囊首，惨死堪伤。羡登闻血疏，孝子名彰。瑯败群奸正法，旌庐墓，宠锡幽光。清忠谱，词场正史，千载口碑香。

第一折 傲雪

【黄钟引子·传言玉女】〔生，三髯、方巾、色服上〕劲骨钢坚，天赋冰霜颜面。守齠盐，穷通不变。微官敝屣，只留得清风如剪。忧怀千缕，忠肝一片。〔菩萨蛮〕生来不具封侯相，揭天富贵非吾望。忠孝自根心，君亲魂梦欽。一身轻似叶，所重全名节。莫笑老常山，奸邪闻胆寒。下官周顺昌，字景文，别号蓼洲，苏郡人也。忝中万历癸丑科进士，初任福州理刑，历迁吏部员外。荆妻吴氏，有子四丁。琐琐家门，何须齿及。下官内凛四知，外严一介。冰心独抱，挺然傲雪孤松；介性不和，屹尔颓波一砥。读圣贤书，凛凛纲常昭日月；负须眉气，冲冲忠义满乾坤。司李破税瑯之胆，闽海冰条；秉铨却暮夜之金，

吴门铁面。菜根咬尽，依然寒士家风；茅屋萧条，抹杀豪门故态。疾恶如仇，梦里叫阍思痛哭；怀忠莫展，家居拍案恨头颅。目今圣主当阳，权奸蔽日。魏贼肆虐狼之吻，客妖逞狐鼠之奸；收崔、许为腹心，纵田、杨为牙爪。群小横行，正人短气。下官选事甫毕，给假归家。不意倪文焕疏逐东林，致下官株连削夺。咳！我周顺昌一官何惜，三黜奚辞！只是闻得迩来国事日非，朝政渐去。杨大洪、左浮丘诸君子，纷纷逮系。万元白廷杖杀身。必欲一网忠良，尽诛善类。更可异者，魏贼练兵禁内，置帅九边，定然大肆逆谋，指日潜移国祚。噢！若我周顺昌在京，誓当碎首殿廷，力请尚方，诛此逆贼。怎奈君门万里，空流血泪千行；一点孤忠，徒付数声长叹。如何是好？今日寒雪飘空，朔风入室，萧然环堵，神骨俱清。不免请夫人出来，与他一谈心事。茂兰孩儿那里？请母亲出来。〔旦上〕

【前腔】〔旦〕清吏名传，清彻女中原宪。老荆钗，萧萧宦眷。〔贴上〕女红日习，更娴却椒花诵献。〔小生上〕鲤庭双训，萤窗千卷。〔见介〕〔旦〕相公，如此风寒雪冷，你开着窗儿，自言自语，说些什么来？〔生〕夫人，我白雪肝肠，坚冰骨格，生平不肯附势趋炎。对此冰花玉树，转觉兴志爽然。〔旦〕相公，你居官多载，如洗空囊。〔指小生、贴介〕儿女辈姻亲未就。更兼他们衣无重絮，食止菜羹。值此寒天大雪，有何意味？〔生〕夫人，古人说得好：六花飞降，锦帐醅醕，浅斟低唱，不如陶家风味，扫雪烹茶，更自有致。

【黄钟过曲·啄木儿】〔生〕我清霜操，白雪篇，坐此彻骨冰壶聊自遣。〔旦〕那雪有何好处？〔生〕助高人闭户安眠，济忠臣餐毡饥喘。〔合〕怕只怕弥漫白占江山遍。何日里雪消见日冰山变？少不得有脚阳春遍九天。〔付，青衣、小帽持帖上〕县主饿成干瘪鲞，农民冻似落汤鸡。此间已是周吏部门首，不免径入。有人么？〔外扮老仆顾选上〕门清似水，人冷如冰。是那个？〔付〕吴县陈老爷，来拜周老爷。望大叔稟知。〔递帖介〕〔外〕少待。〔作入介〕吴县陈老爷到门拜谒。〔生看帖介〕道有请。〔外〕晓得。〔生〕夫人、孩儿，回避。〔二旦、小生下〕〔外作出介〕请陈老爷相见。〔付急下〕〔末，短胡、冠带、素服上〕〔生着行衣介〕

【黄钟引子·西地锦】〔末〕冒雪特敲门扇，非关访戴猷缸。六花堆满河阳县，相看共庆丰年。〔生出迎进介〕〔末〕老师请上，门生有一拜。〔生〕治生也有一拜。〔共拜介〕〔末〕北斗泰山，儿童尽钦君实。〔生〕秋风明月，盗贼俱畏彦方。老父母，如此雪天，何事光降？〔末〕昨奉府文，有李公到苏，特来迎迓。因行旌未至，故此泊舟叩谒老师。〔生〕什么李公？〔末〕是内监李公。〔生〕既是内监，为甚接他？古来曹节、王甫，倾危汉祚。程元振、鱼朝恩，几复唐宗。童贯、梁师成，凌夷宋室。就是我朝王振、汪直、刘瑾辈，流毒三朝，诛戮善类。阉宦之祸，今古皆然。我辈读孔圣之书，正宜绝此匪类。岂可纳交迎迓？〔末〕他职掌税务，奉旨驻扎苏州。宪檄频催，不得不出廓迎接。〔生怒介〕这又是魏贼所遣矣。噢！魏忠贤！魏忠贤！

【黄钟过曲·啄木儿】〔生〕嗟元恶，毒焰燃，蔽日矇天，忠直剪。他踞宫闱，肆恶京畿，又纵刀余，飞殃茂苑。〔末〕今日里呼雷吸电妖氛炫。〔向生拱手介〕少

不得补天浴日奇功建。〔生叹气介〕咳！可怜我草莽孤臣徒泪涟。〔末〕如此大雪，老师何不向火，少敌寒威？〔生〕薪桂堪嗟，突烟常冷，何暇作围炉迂事。况我一介寒儒，十年清宦，这几根穷骨头是冻惯的，何藉炎威熏灼。〔末〕门生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儿，特恳老师。〔生〕有何见教？〔末〕门生舟中，为风雪所苦，乞赐卮酒，聊以暖寒。〔生〕只恐贫家粗物，不堪供奉上宾。〔末〕师生犹父子也，老师幸勿费心。〔生〕苍头那里？〔外上〕老爷有何分付？〔生〕你沽白酒一壶，生腐一方，我与陈老爷共享。〔外〕晓得。〔下〕〔生〕正所谓百年粗粝腐儒餐也。〔外持腐摆桌介〕〔外斟酒介〕〔末、生饮介〕

【三段子】〔生、末〕村醪味腴，饮三杯如封酒泉。太羹味玄，未盐梅天真自全。嚼时齿颊冰霜溅，吞来肺腑清芬遍，洗涤炎氛体欲仙。〔末〕门生待罪贵地，词讼繁剧。老师若有见谕，定当竭力以佐郇厨。〔生正色介〕老父母差矣！我周顺昌自为诸生以至铨部，何曾轻受人一钱，轻与人一事？

【归朝欢】〔生〕我贫穷命，贫穷命，囊无半钱。断不肯轻污一线。迂痴性，迂痴性，闭门寡言。那世缘怎代向公庭剖辨？〔末起揖介〕是门生得罪。高风盖世真堪羨，清名亘古称独擅。佩服师言弗敢援。〔付上〕稟上老爷，李老爷舡已顶关。太爷和长洲县张老爷都行到下津桥了。请老爷快下舡，前去迎接。〔末〕既如此，门生告别了。〔生〕改日再会。〔末〕与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别下〕〔外上〕老爷在上。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文老爷在京劾了魏太监一本，圣旨削籍，即日归家了。〔生作惊介〕有这等事？你速到文老爷家中问个明白，快来回复我。〔外应下〕

一柱擎天独望公， 又遭斥逐作冥鸿。

无限心中不平事， 肯教分付与东风。〔下〕

第二折 书闹

【字字双】〔丑扮老男上〕阊门好汉我为头，名旧。飞鸿六顺好拳头，传授。赌场到处惯拈头，打就。人人认得老扒头，年幼。自家姑苏城外有名的周老男周文元便是。少年无赖，独霸一方。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每日倒有一二千钱拉下。除了他吃饭书钱，其余剩下的，尽够我买酒吃、赌场玩耍。昨日说过金兀术破酈延州了，他说今日要说童贯起兵，甚是热闹。此时日已过午，不免催促他来，撑起布篷，聚人开说则个。正是：要知千古兴亡事，须听当场评话来。〔下〕〔净，衣、帽上〕年年花酒闹闾城，不爱身躯不爱名。说到人间无义事，捶胸裂眦骂荆卿。自家颜佩韦的便是。生平任侠，意气粗豪。闪烁目光，不受尘埃半点；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闻得李王庙前日日在那里说岳传，我想岳爷是个忠孝的人，他的书儿，必定好听，因此与老母说知，前去听他一回。你看那边有几个朋友踱将来了，想是也去听书的。〔末、旦、贴俱衣、帽上〕相逢何必曾相识？都是蟠桃会里人。〔向净拱手介〕朋友可是去听书的么？

〔净〕正是。〔末〕既如此，就此同行。〔共走介〕〔合〕行过施茶亭，就是李王庙。〔作到介〕〔丑拿布篷上场撑介〕〔丑向内介〕听书的人齐了，快些搬椅、桌、木凳出来。〔杂应，搬桌，摆介〕〔众〕这时候怎么先生还不来？〔丑〕就来了。〔付，衣帽、短胡，执扇摇摆上〕兴来舌战词坛上，赢得腰缠作酒钱。〔与众拱手介〕列位请了。〔丑〕请坐了。开讲。〔外、小生扮客人急闯上〕逢场来作戏，闹里去夺争。〔向付拱手介〕李海老，我们是淮安人，在这里枫桥卖豆。久慕你的大名，我们众朋友请你到寒山寺开讲一日，书钱从厚相谢。去去！〔丑〕我们还讲不多几日，怎么到你们那里去？〔付〕且待此间讲完了岳传，小子就来请教。〔外、小生〕等不得，等不得！〔净、末〕凡事自然有个先后，也要有个终始的。〔付〕三位且在这里听了今日的书，明日再议。〔众〕有理，有理。〔各坐介〕〔丑将茶壶、茶锺放付桌上介〕〔付拉钱介〕〔众各银钱交付，争论少介〕〔付〕且听了半回再找。〔众闲话介〕〔丑〕列位朋友，知趣些便好。不可闲话喧嚷。帮衬，帮衬。〔外、小生〕讲话的加倍罚他。〔众〕有理，有理。〔付将醒木拍桌介〕〔众作听书，随意点头低语介〕〔净作逐段恼怒，渐作不平状介〕〔付开讲介〕徽宗无道坐龙亭，宋室乾坤不太平。蔡京、王黼真奸相，杨戩、高俅两贼臣。朱覲弄权花石运，童贯称王掌大兵。金邦百万雄师至，万里江山一旦倾。话说宋朝太祖，兵变陈桥，得了周家天下。以后七代皇帝，都四海升平，黎民乐业。传至第八代徽宗皇帝，却不理朝政，信任奸臣，宠用内监童贯。他舞弄威权，滥封了广阳王之位。满朝文武，尽出其门。又挑动边衅，惹得金人时常攻打边关。那边上极要紧的所在，叫做雄州关，却得一位足智多谋、勇力善战的招讨大元帅镇守。那元帅姓韩，双名世忠。其时秋高马肥，金人统领百万人马，杀进了贺兰山，冲过了宁夏卫，大胜了离虎山，攻破了酈延州，看看直到雄州了。夜不收飞报韩元帅，连夜奏闻朝廷，候旨发兵征战。隔了几天，却沸沸扬扬，传说朝廷差了一位孙总兵，领十万人马，来退金人了。报入中军，韩元帅道：“我在此镇守，怎么又差别人？况且朝中大将，并没有一个姓孙的，如今他奉旨到我地方，礼无不接。”急急差四员将官，去接孙总兵。去了一日，那四员将官一齐奔到堂前跪下，禀道：“奉爷将令，小将们去接那孙总兵，就是本营向日的孙高。他犯了军令，老爷将他捆打四十，赶出营中。他到京投在童贯麾下，今日领兵到此。小将们到彼营中，他却喝道：‘本府奉万岁爷圣旨，广阳王令旨，统兵到此。你主将多大的官儿，不来迎接？本该把你们一捆四十，且待我破了金人，与你主将计较。’喝叫军士乱棒打出。”韩元帅道：“有这等事！小人得志，一至于此。”话声未了，只听得轰雷炮响、鼓角齐鸣。拨儿马报入中军道：“孙总兵大队人马，已从飞龙岭出门去了。”韩元帅道：“且住！那孙高有基本事退得金人？此去必然大败。关隘难保，却怎么处？速传前营韩彦直上堂。”元来韩彦直是韩元帅的公子，年方一十四岁，有万夫不当之勇，惯用两柄金锤，重一百二十斤，现为前营先锋大将。传不多时，只见韩公子头戴金冠，身穿铠甲，腰悬宝剑，手执金锤，当阶跪下道：“爹爹有何差遣？”韩元帅道：“金兵入寇，朝廷差孙总兵领兵出关交战，你可领五千铁骑，悄悄护送孙总兵。倘孙兵有失，你可杀入金营，救取孙高。不容金兵一人一骑，进我关内。”把令箭付与公子。公子飞身往外，起兵去了。且说孙高才出关前，只听得大队金兵一齐杀到。但见征尘滚滚，杀气腾腾。征尘滚滚，卷起四野乌云；杀气腾腾，冲满一天黑雾。拐子马，奔突咆哮；铁浮图，周围密匝。儿郎凶狠，一

个个罗刹夜叉；将帅雄强，一人人金刚揭帝。雁翎刀、偃月刀、泼风刀，光耀日月；飞龙旗、绣虎旗、豹纛旗，招飏云霄。漫天盖地杀将来，海涌山崩拦不住。孙总兵吓得手足无措，同着众将官正待抵敌，霎时间，金兵杀到：第一队，红袍、红铠、红缨、红甲，兀术四太子手执仙花月斧，匹马当先。孙总兵待要阻挡，早被兀术劈头一斧，翻身落马。可怜得势行凶将，做了南柯一梦人。孙营各队，见帅字旗一倒，各自逃生。金兵围裹将来，杀得尸横遍野，血染成渠。那个韩公子在后边，望见孙高兵败，喝叫军士：“一齐随我上前厮杀。”公子就把紫金冠按一按，狮蛮带紧一紧，手执金锤，直望金营杀去。霹面撞着兀术，两马相交，兵器并举，大战三百回合。金营中三十六员大将，一齐来战公子。公子毫不惧怯，越斗越狠。锤起处，流星赶月；锤落时，弹打流莺。锤往锤来，似两轮红日；锤上锤下，如万点寒星。左一锤，苍龙献爪；右一锤，猛虎翻身。探马锤，大鹏展翅；撒花锤，彩凤腾云。锤着人，半天霹雳；锤着马，一命归阴。锤风刮处鬼神惊，锤响声闻天地震。公子斗了半日，杀翻了数员金将。粘罕闻知韩家兵马接应，急急鸣金收军。众将不敢恋战，各归营寨。韩公子三番杀入金营，砍了无数金兵，寻取孙高不见，金家人马，退了三十里之地。韩公子入关固守，即差飞骑，将捷音报知元帅去了。不隔数日，只见提塘飞报说：“皇帝差了广阳王童贯，领二十万禁兵，到雄州来了。”韩元帅闻言叹息道：“如此用人，怎成的大功？”话声未绝，只见镇守三山口汛地将官，差飞骑来报：“广阳王前站已到三山口了。”韩元帅分付：“将牛、羊、酒、米等项，快送广阳王军前供应。”自己领着随身兵将，前往迎接。行了一会，望见广阳王大营已经扎定。韩元帅到了寨前，中军报进。只见里面走出十来个顶盔贯甲将官，说奉千岁爷令旨，传韩元帅一人进见。韩元帅走进中军，只见整千将佐簇拥着广阳王，头戴七曲缨冠，身穿大红蟒袍，腰系蓝田玉带，高高的坐在银交椅上。韩元帅站在帐前，广阳王走出座外，问道：“这就是韩招讨么？”韩元帅打躬道：“是！”广阳王分付请圣旨过来。十来个将官抬出龙亭，里面又走出一位将官，捧着圣旨，立在中间。韩元帅躬身下跪。那官儿开着圣旨读道：“韩世忠按兵不举，丧师辱国，失守封疆，囚解来京。”读诏才完，众将官推着一辆囚车到帐。广阳王道：“奉圣旨，速将韩世忠跪剥，上了刑具，钉入囚车。”众军士就将韩元帅剥下盔甲，上了镣铐，推入囚车，四面把铁钉钉了。韩元帅那时真个是浑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说不得了。〔净拍桌怒嚷介〕讲这样歪书！讲这样歪书！〔众共惊介〕却是为何，这般乱嚷？〔净〕可恼！可恼！童贯这馊狗，作恶异常，教我那里按捺得定！〔付〕从来说书，有好有歹，何须动得肝经。〔净〕这等恶人，说他怎么？〔付〕既是恶人，你不要听他便了。〔净踢翻书桌介〕〔付〕这是那里说起？〔净〕我就打你这狗弟子。〔众拦劝介〕他是说书的先生，为何打他？〔付〕可笑，可笑。〔外、小生扯付介〕去！去！去！我们自到寒山寺开讲去。〔丑扯介〕〔付〕我自去了，省得在这里淘气。〔外、小生〕此处不留人。〔付〕自有留人处。〔外、小生同付下〕〔丑怒指净介〕好好一个书场，被你这狗头撒野火，赶散了我们的生意。我就打死你这狗头。〔赶上打净介〕〔净〕来！来！来！你敢和我放对么？〔末、众两边劝介〕〔净、丑各脱衣介〕〔两边扯架子介〕

【锁南枝】〔净〕我冲冲气，贯斗牛，老拳奋时神鬼愁。〔丑摆势介〕饶伊勇力千斤，怎入区区手？〔净踢飞脚，丑做身法赶进，拿住净脚介〕〔末、众劝介〕二位不可

认真。逢场戏，无怨尤，又何须强争斗。〔净〕你要拿我么？买干鱼放生，好不知死活哩！〔丑〕不但拿你，还要打你落花流水哩！那边家打少林，打太祖长拳，江湖上有名的十八家打法，我那一家不熟的么！〔又各摆势介〕

【前腔】〔丑〕拳师我为首。你班门莫浪扫。〔净〕凭你那一家打法，我只是沙家老实打。拿出沙家手段，一拳黑虎偷心，打得你翻筋斗。〔净一拳打倒丑介〕〔脚踏丑胸膛介〕〔丑在地喊介〕〔净提拳作打丑介〕〔末、众劝介〕朋友，不可如此。看我众人面上，放手，放手。公言劝，须罢丢，愿赔情，望宽宥。〔老旦急奔上〕

【前腔】〔老旦〕听传报，急奔投。〔作见净指介〕果然与人争未休。还不放手，打死了人，不要偿命的么？〔净放丑立起介〕〔丑作叫痛喘介〕〔老旦扯净介〕还不跪下。〔净跪介〕〔老旦〕时常劝戒叮咛，不把良言守。下次再不可如此。〔净〕再不敢了。〔老旦〕起来。〔净立起介〕〔末、众〕我们起先还道他是个好汉，却元来是怕老婆的都头。这样的人采他怎么？〔净〕不是我母亲分付，我怎肯饶他。〔末〕这等说来，是令堂了。〔老旦〕适才小儿冒犯，老身特来请罪。〔末向众介〕众兄弟，方才他听见不平，忿忿大怒，道他是个义士。如今他尊奉母亲，又是个孝子了。〔末、众向净拱手介〕你怀公愤，是忠义俦。又奉亲言，真孝友。〔老旦〕小儿是个粗鲁之人，岂敢过承谬赞。〔末向净介〕请问尊姓大号？〔净〕在下颜佩韦。〔末、众〕元来就是颜大哥，失敬，失敬。〔净向末介〕请问尊姓贵表？〔末〕小弟杨念如。〔净〕元来就是杨大哥，久仰，久仰。〔末指丑、旦、贴介〕这三位就是周文元、马杰、沈扬，都是近边有兴的小朋友。〔净拱手介〕哈哈！相逢一笑皆知己，岂是区区陌路人！〔末〕颜大哥在上，今日小弟幸遇大哥这等孝义，众心钦服，欲屈大哥和弟辈四人，共订一盟，结为兄弟。未知老伯母允否？〔老旦〕小儿得蒙众位提挈，是极妙的了。〔净〕这叫做不打不成相识也。〔末〕请问大哥尊庚多少？〔净〕小弟平头三十。〔末〕小弟二十五岁。〔指丑、众介〕这三个兄弟，都是二十三四的人，是颜大哥居长，小弟次之。〔丑〕我周文元第三。〔旦〕我马杰第四。〔贴〕我沈扬第五。〔末〕幸得伯母在此主盟。我们众兄弟，就此对天一拜。〔共拜介〕

【前腔】〔五人合〕盟言向天剖，精诚金石侔，不用乌牛、白马，依然义结桃园，骨肉恩偏厚。〔转拜老旦介〕〔老旦合〕金兰谊，生死周，弟兄情，地天久。〔老旦〕我儿请四位同归草舍，杯酒谈心。〔末、众〕小侄等正要登堂奉拜，就此奉送伯母回家便了。

〔合〕种树种松柏， 结交结君子。
松柏耐岁寒， 君子有终始。〔同下〕

第三折 述瑯

〔生巾服上〕忆自春明别故人，燕云遥望动星文。今朝长啸归山坞，共向西风泣楚均。我周

顺昌削籍家居，自恨不能叩阍，剪除魏贼。犹幸好友文文起兄在京，他是信国子孙，传家忠孝；文章气节，绝代无双。前岁大魁天下，黄童、白叟，尽识他为国家栋梁。我想他近侍讲筵，必能一语回天，扫除逆贼。不意他封章甫上，严旨疾传，罢出南归。他也不入城市，竟自入山，到竹坞别墅去了。我一闻此信，愤懑填胸，一口气步出西郊，急往竹坞，面晤文兄。一来问问朝政；二来会会好友；三来大家吐吐胸中不平之气。迤逦行来，已过西津桥了。你看四面青山，一溪绿水，好光景也。〔行介〕

【仙吕入双调过曲·园林好】盼长空，待呼天痛悲；睹层峦，似填胸块磊。望不见东来紫气。幽人室，白云西；衡门隐，碧梧栖。〔净、付扮轿夫上〕上磨肩头，下磨脚底；一百低钱，奔得臭死。〔看介〕元来是周老爷。噫！周老爷是去望文老爷了。〔生〕你这两个人，怎么晓得我去拜文爷？〔净、付〕昨日文老爷北京回来，到竹坞去了，今日周老爷自然去的。〔生〕倒亏你们猜得着。〔净、付〕我两个人有肩轿子在此，抬了周老爷去。〔生〕不消抬得，我自走去。〔净、付〕这里到竹坞，要过贺九岭、谢晏岭，许多山头，怎么走得？还是抬去好。〔生〕我自走惯的。〔净、付〕各位老爷游山，就是大叔们，也是坐轿的。怎么周老爷要走？〔生〕不要混帐！你们自去。东山游履惯，何必问篮舆。〔下〕〔净〕好笑，好笑。一个吏部，不抬轿子，只管乱奔，岂不坏了官体？〔付〕也不要怪他，教他那里去设处这几分轿钱。〔净〕正是：有钱使得鬼推磨，〔付〕无钱落得脚奔波。〔俱下〕〔生行上〕

【嘉庆子】万山深处松影蔽，只听得涧水潺湲鸟乱啼，看翠竹交加檐际。这里已是文兄别墅了。过万竹，款柴扉；穿三径，踏苔莓。〔外，苍髯、巾服上〕

【尹令】〔外〕远城市山居清秘，少剥啄花间闲憩。〔生〕有人么？〔外〕何事草堂声沸？〔见生介〕呀！元来是蓼洲兄。〔生〕阿呀！文兄啊！〔外〕阿呀！周兄阿！〔各抱哭介〕〔合〕知己睽违，惊喜还悲，各泪垂。〔共揖坐介〕〔外〕小弟削籍南归，竟自入山，尚未叩谒，何意反承光降。〔生〕小弟一闻吾兄归山之信，百愤骈增。故尔急急到此，欲求把臂剧谈。请问吾兄，朝中光景一向如何？〔外，攒眉介〕自吾兄别后，那魏贼行事一发不可言矣！〔生〕都要一一细谈。〔外〕那王安虽是内监，他公忠勤慎，护持先帝于青宫，又佐今上受命。魏贼恨安正直，矫旨将安掩杀。他又杀光宗选侍赵氏，再杀今上贵人胡氏。那裕妃张氏有宠，矫旨勒令自经。皇后张氏方娠，已经成男，密谋堕胎，母子俱殒。〔生〕有这等事！

【品令】〔外〕内庭血染，屠戮遍嫔妃；堂堂天子不得庇王姬。凶谋偃月，蔽日思狂噬。〔生〕祖宗先帝，炯炯精灵不昧。霆击雷轰，少不得糜烂头颅骨肉飞。〔外〕内庭弄兵，祖训所禁。那魏贼私设内操，挑选心腹官标万人，裹甲出入，日夜操练。金鼓之声，彻于殿陛。皇子方生，炮声震死。近御銃炸，圣躬几危。魏贼走马上前，飞矢险中龙体。〔生〕阿呀！一发罢了！

【豆叶黄】〔生〕他无君无国，伏莽宫闱。恐一旦祸起萧墙、祸起萧墙，召不及勤王义旅。〔外〕徙薪曲突，天高听迷，真个是悬丝国祚，悬丝国祚。怕只怕

烂额焦头，翘首燕山惨凄。〔生〕闻他如今心腹比前愈加广布了。〔外〕崔呈秀首握兵柄，魏良卿冒滥封侯，要害俱置重兵，大帅尽其爪牙。各处建祠，雕龙镂凤。坟茔僭拟皇陵，进香如同驾幸。配享已同孔圣，庙祀将入明堂。越分僭拟，止隔一间了。

【玉交枝】〔外〕貂珰作祟，亘千秋今朝祸奇。薇垣失曜冲长彗，卜不得帝座安危。〔生〕金瓯完固大邦畿，妖氛震撼翻天地。恨奸邪空将手挥，望君门空将颡稽。〔外〕吾兄如此愤懑不平，小弟若说他极恶去处，定然要裂眦冲冠了。〔生〕他更有怎样恶处？〔外〕那魏贼不奉圣谕，不由阁票，假传圣旨，扫荡忠良。削夺未已，即行逮系；逮系方至，即加杀戮。用干儿许显纯、杨寰为锦衣卫。造下铁脑箍、阎王问、红绣鞋、锡汤笼几种酷刑，掠杀正人殆尽。又捏称熊廷弼、杨镐因失守封疆，将银三十万两，托汪文言贿赂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先将汪文言锻炼两月，逼勒成招。株连蔓引，纷纷逮系，必欲一网打尽。如今缇骑四出，只恐你我不能安枕也。〔外握生手介〕蓼洲兄阿！如此世界，岂不天翻地覆了！〔生捶胸岸幘骂介〕咦！魏贼，魏贼！就把你食肉寝皮，尚有余辜也！

【江儿水】〔生〕览节凶愈甚，超衡恶尚微。刚鱼鳞，快不得清流意；点脐灯，消不得黎民气；裂牛车，正不得朝廷罪。文兄阿！何日里诛尽无须党类，肘腋奸除，留几个幼弱黄衣！〔小生扮僧上〕溪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作入介〕文老爷拜揖。贫僧闻知文老爷回来，特来拜谒。〔作见生介〕元来周老爷也在此！〔生向外介〕此僧是何人？〔外〕是龙树庵西崖师。〔小生〕周老爷到过庵中的，怎么忘了？贫僧正欲到府，欲求周老爷题一匾额，以作山门之镇。

【川拨棹】存萧寺，盼千金一字题。〔生〕长老远来，本应即时捉笔，奈我两人此际呵！刚是不平之气，带焰而飞，带焰而飞，弄柔翰，恐非所宜。〔小生〕如此，贫僧改日来领就是。别过了。〔揖别介〕白云深，归路迷，任青山笑我痴。〔下〕〔外〕西崖忽至，一时未得罄谈，请到里面，蔬酒同叙。今夜抵足论心，亦是快事。〔生〕领命了。〔合〕

【尾】畅哉！彻夜论肝膈，洗牢骚，满浮大白。魏忠贤，魏忠贤！须知我骂贼方将逞酒威。

〔生〕松月当窗绝点尘，〔外〕莫提蝴蝶是前身。

〔合〕犹恐竹声惊好梦，急怀短疏奏枫宸。〔同下〕

第四折 创祠

【双劝酒】〔末，胡髯、罗帽、大摆、皂靴上〕官差奔忙，身充堂长。钱粮几桩，经收支放。免不得一番劳攘，只为着敕建祠堂。自家堂长陆万龄的便是。本衙门内监李老爷，与军门毛老爷，在半塘建造东厂魏爷生祠，供养长生神像，着我管工。今日二位老

爷亲临破土，已曾搭盖蓬厂，一应的结彩亭头、猪羊祭礼、吹手礼生，都已停当。只是那风水先生还不见来。万一官府到了，等他不来，怎么处？不免着人去催他一番。正是：我自心头急，他人不着忙。〔下〕

【前腔】〔丑，长方巾、青衣上〕区区走方，江湖游荡。堪與本行，全凭瞎闯。那知道来龙方向，看不出风水阴阳。在下本姓姓赵，小峰是我贱号。祖居世代兰溪，一向江湖走跳。起先算命嚼蛆，近习堪輿之教。本事自觉低微，说起教人好笑。地理看得弗精，历本也不熟套。正月初一，才知新岁年朝；腊月三十，方晓年夜节到。人家请我相相坟地如何，先问他可有坑缸井灶。还有劳我看看阳宅兴衰，便说道少了来龙跌炮。不晓得白虎、青龙，几曾识黄道、黑道。不知什么叫做天干、地支，什么叫做时辰、生肖。拣日子也不论搬场、做亲，看通书那管他安葬、修造。取亲拣那天哭孤鸾，迁移还你五虚六耗。出殡必用日犯重丧，修造定取岁君吊照。依着我作难生灾，弄得人七颠八倒。莫怪我混帐糊涂，其实弗知凶星吉曜。日日假忙，说道某乡绅叫管家来邀，时时捣鬼，说道某官府着农民相召。止不过油嘴花唇，非若要骗人钱钞。闲话少说，今日毛军门、李太监为造魏公生祠，请我破土，不免到半塘踱他一遭。〔走介〕走出阊门外，来到半塘桥。你看人烟凑集，好不热闹。这里已是。那陆相公在厂内忙忙碌碌，不免叫他一声。陆相公，陆相公！〔末上〕那个叫我？〔见介〕元来是赵先生！你好没正经，怎么此时才来？〔丑〕破土自有时辰，何消着忙。〔末〕只怕官府到快，我和你先要伺候。〔丑〕自然。〔末坐介〕铺兵锣响，官府来了。〔内扮铺兵，执事、喝道、腰锣、皂隶、刽子，外、贴小生、旦扮。净扮礼生，逐队上下。付净吉服，老旦扮太监，二厢撑黄伞上〕

【望吾乡】〔合〕迢迢山塘，行行拥碧幢。花间喝道人惊仰。但看指顾风雷动，不减天神降。威风显，气概昂，看万姓尊卿相。〔小生〕执事起去。〔内卸执事介〕〔末〕管工堂长磕头。〔丑〕风水术士见。〔付〕起来。方向可曾有定？〔丑〕禀老爷，前后左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俱经格定。如今请老爷一面昭告后土，待术士一面分金细看，另当细陈。〔老旦〕这是关系厂爷后来许多大事，你要仔细。〔丑〕晓得。〔末〕请二位老爷拈香。〔内吹打。净喝拜。付、老行礼献酒介〕〔丑拿格盘，东西量看介〕〔付、老旦奠酒化纸介〕〔付〕礼生候赏。〔净应，暂下〕〔末〕请二位老爷进厂内坐。〔付向老旦笑介〕老公公也做厂公了。〔老〕咱家做了厂公，毛爷你有王爵之尊了。〔各坐介〕〔丑看完方向介〕术士禀上二位老爷。八门定位，都已细细看过，丝毫没有错处。〔付〕是什么向？〔丑〕是乾山巽向。〔老〕大门高多少？〔丑〕八丈七尺。〔付〕仪门两廊呢？〔丑〕俱高九丈。〔老〕正殿还要高些才好。〔丑〕高有九丈五尺，取位登九五之意。〔付〕讖语来得好！如今匠作从那方起手，上梁定在几时？〔丑〕【西江月】起向西南极利，紫薇吉曜偏多。论来半月疾如梭，此日上梁休错。〔末〕只恐来不及。〔老〕可再宽得几日。〔丑〕算定阴阳有准；那一日，诸般祥瑞匡扶。若还时刻一蹉跎，定有杀身之祸。〔付〕〔斥〕胡说。〔丑〕这是据理而言。术士尚有画就祠堂图样，求二位老爷龙自观看。〔出图送看介〕〔逐一指点介〕这是照墙、牌坊，大门、仪门，两廊、甬道，正殿九间，殿后楼房、厢屋、花园、池沼，一一都有。〔付〕看来这图样比杭州的倒齐整。〔老〕就是南京的也赛他不过。〔丑〕术士费了无数

心机，才画得此图。〔付〕自有重赏。且在外厢伺候。〔丑应下〕〔付〕陆万龄过来。如今鼎造此祠，非比盖造别样衙门，可以草草。你可照此图式造去。监督有功，厂爷定有顶纱帽赏你。〔末〕全靠老爷抬举。〔付〕你听我道来，那祠堂呵，

【北耍孩儿】门楼高耸须弘敞，正殿巍峨左右廊，都要重檐滴水规模壮。四围曜日悬帘幕，五彩妆金画栋梁。〔末〕承钧旨，传各匠，比得过王宫禁苑，帝室椒房。〔付喜介〕把厂爷的祠堂比做朝廷的宫殿，却也说得好。〔老〕一应殿宇，毛老爷已分付过了。中间厂爷的神像，用沉香雕塑，也不必说了。但是厂爷的身材面貌，你们那里晓得？咱家对你说个明白，须要塑得象便好。〔末〕求老爷分付。〔老〕厂爷呵：

【前腔】好容颜，满月庞。美丰神，晓日光。腰圆背厚身肥胖。〔末〕身上蟒龙是几爪？〔付〕厂爷曾赐五爪，竟是五爪罢了。〔老旦〕蟒衣五爪围玉带，七曲纓冠百宝装。〔副末〕既蒙分付，小的呵，急塑就，沉香像，胜似那当今天子，历代君王。〔老旦〕又把厂爷比做帝王，一发说得好。〔付净〕祠工紧急，限你一月完成。〔副末〕日夜催攒，指日可成。只是各项钱粮，求爷速速齐付，方好攒工。〔付净〕这个不消说得。

【前腔】这工程，岂泛常。你急催银，莫待商。〔末〕共有几项关文？〔付〕各官捐俸应非强。乡绅乐助须倾橐，富户抽丰要罄囊。〔老〕这项钱粮叫做“祠饷”了。〔末〕晓得。蒙严督，征祠饷，恰便似皇朝赋税，国库钱粮。〔老〕还有一桩要紧事，不曾分付。〔末〕却是什么？〔老〕厂爷神像前的供奉摆设，一一也少不得。你且听咱道来：

【前腔】绣龙帷，白玉床，紫金猊，宝篆香，高烧绛蜡银台亮。〔付〕每日还要设宴哩！〔老〕晨昏进膳须珍错，水陆罗陈赛上方。〔末〕遵严谕，俱依样，胜似那御前供奉，太庙蒸尝。〔老〕各处生祠，都有题名。如今此祠，定什么名儿便好？〔付〕厂爷恩遍天下，这祠就题个“普惠”两字如何？〔老〕妙阿！竟是普惠祠便了。〔付〕分付摆齐执事，回衙门去。〔末众应介〕

【煞尾】〔付〕祠名普惠扬。〔老〕福地金闾旺。〔合〕就是普天下的生祠无两。我和你两人呵！少不得裂土分茅膺上赏。〔末跪送介〕〔付、老下〕〔净扮礼生，丑〕两位老爷已去，赏封一定有的，即求见赐。〔末出银向丑介〕这一封三两，是赵先生的。〔丑接介〕〔末〕这一封三钱。〔向净介〕是吾兄的。〔内〕陆相公，这边来讲话。〔末〕来了。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下〕〔净接银，作不悦介〕怎么兄有三金，学生只得三钱？〔丑〕我看了许多风水，又画了图样，自然该多的。〔净背介〕我有道理在此。〔转介〕赵兄尊寓在那里？〔丑〕阊门内。〔净〕学生回去，也是顺路，同步如何？〔丑〕妙极的了！就当奉陪。〔同走介〕〔作一路随走随说介〕〔净〕今日乍会，不曾请教得尊号？〔丑〕贱字小峰。〔净〕峰老贵处，是浙江么？〔丑〕正是兰溪。〔净〕出外几年了？〔丑〕十七八年了。〔净〕宅上还有何人？〔丑〕只有家父与贱内两个。〔净〕近日新闻贵处天雷打杀了几个扒灰老，这也确的么？〔丑顿足介〕不好了，不好了！家父一定不免了。〔净〕言重，言重！峰老走过几处马头，必知敝处用银子低潮，还要七里八折。只怕峰老方才的赏封，一定是不足数的。如今还该拿出来看看，若是少一缺二，也好转去与他找帐。〔丑〕兄的如何？〔净〕学生有限。

〔丑〕不差，不差。〔出银介〕待我拆开来看。〔净〕拆了原封，他不肯认帐了，拿与学生手内捏一捏，就知分两了。〔丑〕请拿去捏。〔净接银入袖介〕只怕轻些。〔作急向前走介〕〔丑拖住介〕那袖了银子只管捏了去，拿出来还我罢。〔净〕且住！学生老实对你说，今日大家效劳，赏封就该大家均得。为何你三两起来？其实有些不平。故此要拿你银子来八刀。〔丑〕又是奇了。且问你怎么样分法？〔净〕也不要三七、四六，竟是连学生的三钱头平半分，大家一两六钱半。〔丑〕呸！我们江湖上人的银子，你要分，想是做梦了。〔净〕你要撒野么？〔丑〕你要抢夺么？〔净欲走，丑拦住介〕〔净〕我不还便怎么？〔丑怒嚷介〕

【扑灯蛾】伊心太不良，伊心太不良！赛过白日撞。财与命相连，怎肯轻轻丢放也。〔净作急态介〕不消无状。总有话，好好商量。〔丑〕什么商量！〔打介〕打教你如同肉酱。且做个斯文出丑在当场。〔作打倒净，搜出银子介〕银子在这里了，且饶你这娘稀的。〔指骂下〕〔净扒起〕打坏了，打杀了。蓝衫都扯破，儒巾尽踏匾。〔摸袖介〕不好了，不好了！连三钱头，倒被这贼精拿去了。咳！无梁不成，反输一帖。如今打得遍身疼痛，只得倒要唱清江引了。

【清江引】偶然要把良心丧，谁料遭瘟帐。一顿老拳头，几个凶巴掌，打得我好一似落汤鸡，弗敢强。〔叫痛下〕

第五折 缔姻

【一江风】〔生上〕〔付扮舡家摇上〕〔生〕恨难平，大地风波横，南国忠良罄。我周顺昌，自从竹坞得晤文兄，始知近日权珰之恶，正以缙骑四出，同抱杞忧。不想浙中魏廓园兄，竟尔独先被逮。那校尉前往搆李，此际定过吴门。我想魏兄生平狷介，视死如归。既无世俗牵情，必定片帆长往。我因此唤一小舟，每日胥江守候。只等他拘提过此，便好诀别一番。后难凭，只此一刻相逢，紧守定一刻相厮并。舡家，看有南来的舡，可再问一声。〔付〕咄！前面大哥，借问一声，你们一路来，可曾听得嘉兴魏爷的舡，到也未到？〔内〕可是校尉提解上京去的？〔付〕正是。〔内〕今早同在吴江开舡的，想必此时就到胥门了。〔付〕有劳了！〔生〕舡家，既魏爷就到了，你快些摇到胥门，留心探望，不要错过了他的舡儿！〔付〕晓得。〔生〕你看滔滔怒浪，生生是英英伍相灵，敢素车白马来乘兴。〔付〕前面来的舡，可是嘉兴魏爷在内？〔净、丑扮校尉上〕我们正是提解魏宦上京去的，你问他怎的？〔生〕这等说来，果是魏兄到了。快须泊住了舡，说我周顺昌要见。〔净〕圣旨紧急，谁敢逗留！〔生〕魏贼矫诏，说什么圣旨！我竟自上舡相见便了。〔上舡叫介〕廓园兄，廓园兄！〔丑〕闻得苏州有个周顺昌，不是好惹的主顾，既已上舡，且容他见见，且容他见见。或者送些盘缠使用也不可。咄！分付水手泊住了舡。〔内应介〕〔付〕我也在那边泊舡伺候去。〔下〕〔生〕廓园兄！小弟在此，小弟周顺昌在此。〔末，苍髯、巾服、锁肘上〕

【三台令】已看西北天倾，谁望东南地宁。〔生〕廓园兄，故人在苏，怎就扬帆不

顾了？〔末〕蓼洲兄，小弟有罪了。怕执手费叮咛，挂征帆，尽教心硬。〔丑〕你们有话快说，即刻就要开航的！〔净〕哥，你在舡头坐着，听他说些什么来。我在岸上去走走。〔丑〕晓得。〔净下〕〔丑坐前场角介〕〔生〕廓园兄，你今日一身就逮，四海知名。敬美，敬美！〔末〕小弟为劾权珰，放归田里，满拟杜门谢客，训子课孙，不意诬受熊、杨赃私，复遭罗织。此去粉身碎骨，恐不复与仁兄再会矣！

【集贤宾】擎天有志力未胜，竟一事无成。最可恨者，小弟生平不直熊、杨，今日反为熊、杨受屈！污蔑忠贞驱陷阱，莫须有罪案招承。〔生〕据弟所闻，那汪文言也不该妄扳。〔末〕兄还不知，许显纯逼打文言，身无完肤，文言翘首大叱，誓死不从。及至逼坐小弟赃银二万，他又极口叫冤，当不起又夹一夹棍，加上二百穿梭。交加白挺，那里管直言辩诤！小弟一死罢了，只是有负吾兄。怜子影，再休想气求声应。〔生〕阿呀！廓园兄。

【莺啼序】斯文天丧忍独生，转顾影兢兢。〔末〕多少同年好友，见弟被逮，无不畏祸深藏。今日不以生死介意者，惟吾兄一人耳。〔生〕兄说那里话！前日一闻吾兄被逮，醢鸾凤，万众称冤。哭麒麟，我独自心疼。今日里呵，虽不是楚囚对泣，也还似新亭指佞。仁兄，只是一件，做小弟的一贫如洗，何所赠，便洒鲛珠，也不堪多进！〔丑〕听他们如此说，不像有什么相送的了。快些下来，拈他去罢。〔生〕廓园兄，今日事势如此，小弟既不能为刺侠累之聂政，又不能为藏张俭之孔融，负愧古人多矣！倘或仁兄有甚未了心事，弟当一力任之。〔末〕小弟也没甚心事，只是前日被逮之时，举家惊惶无措，弟以大义晓之，尽皆掩泪听命。独有小孙允桢，牵衣痛哭，昼夜不已，因此两日登程以来，还觉耳畔呵，

【黄莺儿】隐隐作啼声，几回头，错唤名。呸！对兄说这样话，一发不是了！情牵儿女非骨鲠。〔生〕令孙几岁了？〔末〕小孙年方十三。〔生〕曾卜姻否？〔末摇手介〕咳！那里还作此想。覆巢已成，破卵可矜，小弟死后呵，哀哀谁把红丝订！〔生〕小弟恰有一女，年纪却也相当，今日即以奉配。一来文章声气，重新百世婚姻；二来患难死生，依旧一家骨肉。小弟主意已决，吾兄也不必见拒了。这姻亲，不烦柯斧，何必卜年庚。〔末〕阿呀，蓼洲兄哪，

【簇玉林】蒙尊命，恐累卿。小弟身在难途，乏荆钗，当鹊屏。〔生〕小弟方才说过的了，只须“道义”二字，便为聘仪，何待蹇修，何烦礼物！丈夫一语如九鼎，堪作氤氲证。〔末〕如此说，义不容辞了。亲翁请上，小弟有一拜！〔生〕小弟也有一拜！〔合〕绾同心，中流砥柱，须不是泛泛缔姻盟。〔净〕哇，哇，哇！好大胆，唠唠叨叨，只管讲了去。〔丑〕好笑得紧，他是个钦犯，怎么与他联姻结党？〔净〕厂爷知道，不是当耍的。〔生〕哇！狗头，谁要你多管！你回去，就说与那阍狗知道，我周顺昌，不是怕死的人。

【滴溜啄木】生平的，生平的，常拚躯命。今日个，今日个，猛张血性，狠骂声声响应。〔丑〕我们也是好话，周爷只管寻死。担阁已久，大家请稳便吧。〔生〕什么

大家稳便！我就送魏爷到京，你取奈何我么？咦！碎剝你这般狗头便好。〔末〕这是驾上差来的人，与他什么相干？小弟既奉圣旨，理合慷慨就道。相送千里，终须一别，亲翁，小弟言尽于此了。风波大狱吾承领，纲常大事君兼秉，生死同留千古名。〔生〕亲翁去后，小弟知亦不免。相见在即，小弟就此拜别了。〔同拜介〕

【猫儿坠】〔生〕行行相送，犹有一周生。他日逮及周生谁送行！〔末〕与君分手即幽明。〔合〕消停，无限牵肠，再一凝睛。〔净、丑〕小舡上舡家，快把舡摇上来！〔付上〕来了，来了！

【尾声】〔末〕生还何意图侥幸，也不望上方剑请。〔生〕但博个李、杜齐名，我志始成。〔别介〕〔付同生摇舡先下〕〔净〕好一个铁铮铮的狗头，回去对俺厂爷说了，看你活得成，活不成！明知岩穴虎方嘖。〔丑〕故作深山樵采人。〔末〕自古忠臣不怕死，由来怕死不忠臣。〔净、丑〕分付水手们，快些开舡赶路去！〔内应介〕〔俱下〕〔外扮中军赶上〕为奉恩台命，来寻钦使舟。〔望介〕舡儿不知往那里去了？〔向内叫介〕浙江魏爷上京的舡，可在前面么？〔内应介〕〔外〕请转来，有要紧言语要会哩！〔内应介〕〔外〕请舡上北京下来的两位爷，上岸讲话。〔净、丑内应介〕来了，来了！〔作跳岸上见外介〕〔外揖介〕二位爷是提解魏乡宦的么？〔净、丑〕正是。〔外〕本军门毛老爷，多多拜上。方才驿中来报二位爷在此经过，毛老爷晓得圣旨紧急，不敢相留，特差小官将银二百两，送二位爷路上买果儿吃。〔出银送介〕〔净、丑〕多谢，多谢！多多上复毛老爷，你们苏州有个周顺昌，方才上舡，与犯官唠唠叨叨讲了半日的话，无非辱骂厂爷。两下又将儿女结了姻亲，你家老爷，也要留心了这个姓周的。〔外〕晓得。〔净、丑〕咱们开舡要紧，竟自去了。有劳，有劳！〔外〕多慢。〔净、丑〕难得毛老爷这样好人。舡家，打扶手！〔内应介〕〔净、丑作上舡介〕开舡！开舡！〔下〕〔外〕就将方才的言语，急急去回复老爷便了。正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奔下〕

第六折 骂像

〔末，胡髯、罗帽、员领上〕威势炎炎天地昏，人人孝敬效儿孙。未识祠堂崇奉后，更将何事报亲恩。自家堂长陆万龄的便是，蒙本衙门老爷，与毛军门老爷，委造魏千岁爷祠堂，已经完工。今日各位老爷亲往虎丘，迎接新塑的神像入祠。我这里挂红结彩，上膳进香，各项俱已完备，特设在此伺候。若说起祠堂的好处，真个世间少有，天上无双。金银钱钞，输将万万，一似尘土泥沙；木石砖类，堆积千千，恰像峰峦山谷。日则鸣锣，锣响处，千工动手，一个个鬼运神输；夜则敲梆，梆打时，万桩齐下，一声声天摇地动。做匠的如狼如虎，好似罗刹临空；督工的喝雨呼风，赛过似哪吒降世。观看的闭口无言，还怕死临头上；过路的低头疾走，尚愁祸到当身。费尽了百万钱粮，才得个一朝齐整。雕龙插汉，镂凤飞云。画栋流霞，碧甍耀日。城墙坚固，赛过石头城、紫金城，万年基业；殿宇巍峨，一似皇极殿、

凌霄殿，千丈辉煌。头门上，高题着：三朝捧日，一柱擎天；两坊中，明写的：力保封疆，功留社稷。威仪雄壮，浑似五凤楼前，行走的谁不钦钦敬敬；气象尊严，出入的如在建章宫里，那敢嚷嚷喧喧！少顷的沉香像迎入祠堂，队队行行，尽拥着一人有庆；今日里普惠祠均瞻圣貌，挨挨挤挤，堪比着万国来朝。真是千载齐心来仰圣，百官何必去朝天。道犹未已，你听鼓乐声喧，想是神像迎将来，不免进去整备登座则个。正是：平日但知天子贵，今朝才识厂公尊。〔下〕〔外、小生、旦、贴扮执事、吹手，丑扮小监，付纱帽、红员领，老旦监帽、蟒服前行。三杂抬轿、抬魏像盘龙、监帽、蟒玉，一杂撑黄伞行上〕

【正宫过曲·玉芙蓉】〔合〕勋名贵斗杓，功业凌苍昊。洵千秋间气，天挺人豪。今朝德望逾周、召，他日经纶翊舜、尧。神容肖，胜龙姿凤表。遍街衢，万人瞻仰拥如潮。〔作到介〕〔末暗上，扶像上座介〕〔付〕厂爷登殿，礼应加冠。〔老〕有御赐的七曲纓冠在此，进上千岁爷。〔丑递冠与老介〕〔老捧冠同付跪介〕〔老高声介〕奉旨进上千岁爷七曲纓冠！〔丑立台上，除像监帽，作戴冠不上介〕〔丑〕头大冠小戴不得。〔老、付立起介〕唤陆万龄！怎么爷的头塑大了？〔末跪介〕遵爷钧旨，头塑九寸九，这是宫中赐来冠小了，与小的何干？〔付〕如今怎么处？〔老〕这冠儿是上位赐的，又不好动他。〔末〕不难。塑像的在此，分付他将爷的头儿，收一收便了。〔老〕有理。〔末向净介〕你把爷的头儿，收这一分儿。〔净〕晓得。〔作上台取像头，安膝上铲小介〕〔付、老跪介〕〔老哭介〕咱的爷啊，头疼啊，了不得！了不得！〔净作铲小加冠介〕〔付〕好得紧，好得紧！〔老〕如今俨然是一位太庙中神像了。〔末〕请爷上香进爵。〔付〕如今我们都行五拜三叩头的礼了。〔老〕不消，不消，别的要行这大礼，如今咱们两个都是爷的亲生骨肉一般，不须行这大礼。也不用礼生虚文，竟自多磕几个头儿就是了。〔付〕有理。〔杂众奏乐介，老、付进香、进酒介〕〔磕头跪介〕

【前腔】〔合〕金樽玉液浇，宝鼎沉烟袅。着食前方丈，山海珍瑶。筵前祷祝祈三岛，天际嵩呼彻九霄。〔老、付又叩头介〕〔合〕儿纯孝，舞斑衣拜祷。望亲恩，天聪昭鉴孝思遥。〔作拜献完介〕〔末〕请二位老爷偏殿进宴。〔老〕爷赐咱们的宴么？〔末〕正是。〔老〕毛哥，咱们去吃爷的赐宴，再来上午膳罢。〔付〕有理。〔老〕歌乐奏来三殿合。〔付〕酒杯连进万年欢。〔老〕分付孩子们，用心看守外边栅门，不许闲人闯入！千岁见了，要恼哩。〔外〕晓得。〔共下〕〔生，方巾、白衣上〕

【北正宫·端正好】首阳巅，常山峤，芑生来正气昭昭。俺只是冷清清守着冰霜操，要砥柱狂澜倒。俺周顺昌，孤介性成，忠贞夙秉。血淋淋一点赤心，只是忠君为国；铁铮铮千寻劲节，不肯贪位求荣。如今阉贼专权，群奸附势，俺自削籍家居，恨不奋身杀贼。近来趋承谄附之辈，各处遍造逆祠，吾郡亦创祠于半塘。那些党羽，输金恐后。昨有传帖到来，说今日塑像入祠，公往叩贺。俺一时怒发冲冠，毁帖大骂。如今不免步到半塘，看他们恁般样光景！〔行介〕

【滚绣球】恨奸邪，善类诛。逞凶图，国祚摇。数不尽拜门墙，一群狼豹；蓦忽地，耸生祠虎阜东郊。那一个贡沉香塑着头，那一个献玉带束着腰，那一

个进珍珠缨冠光耀，那一个奉金炉降速香烧。纷纷的输金馈饷晨昏纳，拥挤的稽首投诚早晚朝，总是儿曹。来此已是半塘了。果然是地侵阡陌，祠插云霄，直恁奢侈僭拟也！

【叨叨令】见参差楼儿和殿儿，直恁的巍巍峨峨的造。看多少门儿和栅儿，直个是重重叠叠的奥。遥望着灯儿和炬儿，闪的人辉辉煌煌的耀。猛望着身儿和首儿，活现出狰狰狞狞的貌。〔指介〕咦，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外、小生扮家丁持红棍赶上〕什么人在这里窥探？〔生〕又只见牙儿和爪儿，向咱们喧喧阗阗的闹。〔外、小生见生立住介〕〔老、付、末同丑众上〕千年桃进呈仙品，三祝声传效华封。〔老〕此时该上午膳了。〔付〕承应的乐人梨园，队舞撮弄的，都齐备在这里么？〔末〕都伺候久了。〔老、付望介〕什么人在外边窥望？孩子们快些打啊！〔二杂低禀介〕是吏部周老爷。〔老〕什么周老爷？〔付〕一定是周顺昌了。〔生直入介〕老公祖奉揖了！〔与付揖介〕〔老〕先拜了厂爷，然后作揖。〔生〕要俺周顺昌拜么？〔冷笑介〕

【脱布衫】〔生〕俺生平劲节清操，怎肯向貂珣屈膝低腰！〔老〕叩拜的也颇多，你怎地独自崛强？〔生〕一任那吠村庄趋承权要，俺只是守孤忠，心存廊庙。〔付〕厂公功德巍巍，也是合当钦敬的。〔生怒介〕咳！那魏忠贤么？

【小梁州】〔生〕他逞着产禄凶残胜赵高，比璜瑗倍肆贪饕。〔老怒介〕嘎，这等放肆！〔生〕他待学守澄全诲恣咆哮，凶谋狡，件件犯科条。〔老〕厂爷有什么不好处来？〔生〕他的罪案多得紧哩！

【么篇】〔换头〕〔生〕他诛夷妃后把皇储剿。杀忠良，擅置宫操。结干儿，通奸媼，兀乱把公侯冒滥。他待要神器一身叨。〔老〕哇哇，一派多是胡言！〔付〕想多饮了几杯酒儿，敢是醉了么？〔生〕俺几曾醉来！

【中吕·快活三】〔生〕俺待学阳球伏阙号，效张钧请剑臬。恨不把奸皮冒鼓任人敲，倩衿衡挝出渔阳调。〔老怒介〕孩子们，把棍儿乱打这厮！〔众应介〕〔生〕谁敢！谁敢！〔付劝介〕不要动手。且慢，且慢！〔向生介〕老先生请回罢，不要招灾惹祸了。〔生大笑介〕

【朝天子】〔生〕任奸祠郁岌，任奸容鴛鹄。枉费了万民脂，千官钞。羞题着一柱擎天，封疆力保。少不得倒冰山，阳光照，逆像烟销，奸祠火燎，旧郊原兀自的生荒草。怪豺狼满朝，恨鸱鸢满巢，只貽着臭名儿千秋笑。〔作拂衣下〕〔老〕可恼，可恼！今日是神像进祠吉日，撞着这狗弟子孩儿，闹得这一场。咱家方才叫孩子们毒打这厮一顿，又被毛哥劝止，胸中恼不过，怎么处？〔付〕凡事不可性急，方才就打他一顿，也干不得正经。如今连夜写成一疏，送到厂爷处，差着校尉拿他上去，了他的性命便了。〔老〕就把辱骂神像为题么？〔付〕不中用。他前日与魏大中结婚，我已具一密揭，报知厂爷了。如今就在周起元背违明旨，勒减袍价疏内，说与东林周顺昌等，干请说事，婪赃剖分，一网打尽便了。〔老〕有理，有理。就写，就写。多谢毛哥指教！〔付〕俺们事关一

体，自该同心合胆，画出恶策的。何须谢得！〔老〕周顺昌，周顺昌，我此本一上，教你浑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说不得了！陆万龄过来！咱老爷心上恼，也等不得上膳了，你们掩了神厨，好好在此看守。咱老爷和毛老爷，明日来候千岁爷的安罢。〔末〕晓得。〔付〕外厢去上轿了。〔老〕自然。〔付〕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老〕纵使人如铁，难当法似炉。〔俱下〕

第七折 闺训

【番卜算】〔旦上〕儒素守家传，不步豪华径。萧萧四壁伴清风，剩有凄凉牒。妾身吴氏，自适周门，身厌绮罗，口茹淡泊。织纸伴藜辉，堪云克相夫子；苹蘩寄中馈，怡然乐守齏盐。我相公宦途耿直，放逐家居。半世穷官，一生清吏。囊橐萧条，门庭冷落。前有浙中魏廓园，因忤权监，被逮进京，舟泊胥关。我相公到舟握手谈心，不意竟将女儿许配其孙。我想此事虽属慷慨，只是魏公系权监仇人，今朝与结丝萝，恐他日祸延林木，怎生是好？但我相公片言九鼎，既已定盟，料难中变，今早出外未回，不免唤女孩儿出来训诲他一番。女孩儿那里？〔小旦上〕

【前腔】膝下侍晨昏，秉性恒贞静。铅华不解释春风，懒去临妆镜。〔见介〕〔旦〕我儿，你虽生长宦门，从未珠妆翠裹。今已年将及笄，许多豪门富室，欲来纳聘，你爹爹尽皆谢绝。不料前日，将你许配嘉善魏吏科之孙。我想彼此宦室，门楣也自相当，只是魏公缘事赴京，自顾不暇，焉能恋及其孙！况且覆巢之下，必无完卵，总然保全性命，家园定尔荡费。你日后于归，恐难度日。如之奈何？〔小旦〕母亲在上，自古婚姻天定，况有爹爹做主，孩儿又在韶年，正好久侍膝下，母亲且请宽怀。〔旦〕想你目前虽未成婚，日后少不得要到他家去做媳妇，那些妇道也须一一晓得。

【桂枝香】砧敲月映，梭抛灯莹。须将井臼亲操，好把苹蘩自省。论寒门壺仪，论寒门壺仪，汲泉厮称，佐春相敬。语叮咛，四德称闺秀，三从识女英。〔小旦〕念孩儿呵！

【前腔】膝前温清，闺中欢庆。只识得针指当勤，从不惯娇痴成性。愧工容未嫻，愧工容未嫻。娘亲严命，儿心虔听。〔微悲介〕倍牵情无意桃夭咏，专祈萱草馨。〔小生上〕

【赚】听说心惊，急急奔驰返户庭。已到家中了，且喜母亲妹子俱在堂上。〔旦〕寒门静。〔小旦合〕为甚的形容急遽，气难平？〔小生〕事堪憎，严亲蓦尔言词硬，传说愁将祸害撻。〔二旦〕爹行性，一生鲠直招灾眚，与谁争竞？与谁争竞？〔小生〕魏太监各处建造生祠。……〔二旦〕又为魏太监而起？〔小生〕苏州人也在半塘盖造一祠，又在虎丘塑一魏太监的浑身。今日是毛抚台与李太监作主，迎接这浑身送入祠堂。〔二旦〕毛抚台与李太监是魏太监的干儿子，他们是应该的。〔小生〕昨日阖城乡绅，有传帖约

爹爹同去送像入祠，爹爹回了他不去。〔二旦〕不去也罢。〔小生〕不想爹爹今早又亲到祠堂。〔二旦〕到祠堂中去便怎么？〔小生〕爹爹呵，

【长拍】直入奸祠，直入奸祠，亲观生像，怒气冲冲俄顷。〔二旦〕那时便怎么？〔小生〕掀髯大骂，闹轰轰，势若雷霆。〔二旦〕骂些什么来？〔小生〕骂他个逆贼逞威灵，恨不得奋利刃，屠肠断颈。〔二旦〕那毛抚台与李太监可曾听见么？〔小生〕怎么不听见！又骂他翼党群奸天必讨。那毛、李二人呵，免不得笑里藏刀荆棘生。〔旦〕你也恐系传闻，未必的确。〔小生〕母亲在上，方才有几个人与孩子说，亲眼见爹爹在那里。骂的尽目睹，言词侃侃锄奸佞。把几声痛骂，赛却三尺青萍。〔旦〕咳，相公呵，

【短拍】你草莽身潜，草莽身潜，朝端梦冷，又何苦舌底铮铮！〔小旦合〕虎口焰方腾，何似保身明哲，免得堕奸人机阱。〔合〕怕只怕祸到临头难免，痛杀我巢倾卵覆泪盈盈。〔旦〕如今爹爹在那里？〔小生〕尚未归家。〔旦〕且待他回来，我再苦谏他一番。〔小生、贴〕母亲之言有理。

【尾声】〔旦〕中涓横如枭獍，谩说是危言危行。〔小生、贴〕须信道达者三缄口似瓶。

〔旦〕逆耳忠言且三思，〔小生〕只今谁与辨雄雌？

〔旦〕谩将冷眼观螃蟹，〔合〕看彼横行到几时。〔同下〕

第八折 忠梦

【金菊对芙蓉前】〔生巾服上〕异愤难舒，孤忠独抱，抚膺倍觉心焦。我周顺昌杀贼心坚，锄奸念切。今日偶至逆祠，因见逆像，不觉怒气填胸，被我大骂一场。咳！我周顺昌若身在都门，定当连上几疏，劾奏逆贼，就是粉骨碎身，也说不得。必须感悟君心，把魏贼碎尸万段，一则保全善类；二则肃整朝纲；三则扫清宫禁；四则奠安社稷。岂不快心！只为被劾家居，不能一展壮志，思之甚觉闷人！〔拍案介〕

【驻马听】籍削蓬茅，盼断君门万里遥。闷得我叩阊无路，折槛空怀，草疏徒劳。我若有日得仍到朝班呵！万言长策献皇朝，谢恩诣阙诛奸狡。〔脱巾放桌上介〕那时我周顺昌死也瞑目，一死鸿毛。〔作倦态介〕就是九泉之下，也自添欢笑。〔倚桌睡介〕〔内打一更介〕〔生魂出走介〕一点丹心射斗牛，肯因家食漫淹留。今日得展擎天手，不斩权奸死不休。我周顺昌向欲锄击魏贼，只为削职在家，不能遂志。且喜皇上将我起复原官，仍居京邸。咳！我一官何足喜，所喜者有此一官，得以面君杀贼耳。我此时不去哭奏皇上，更待何时！不免穿戴冠服，急急执笏入朝则个。〔作取冠服穿戴执笏介〕呀！且住。本还未写，怎么好去见驾。咳，我想魏贼罪恶多端，那里写得尽！就是杨大洪所奏他二

十四大罪，也说他不尽。我只是口疏便了。〔作行介〕

【粉孩儿】冲冲的恨填胸添懊恼。喜皇恩浩荡，弹冠天表，余生久矣甘自抛，望天王日月光昭。〔立介〕这里已是午门了，为何静悄悄？不免径入。〔走介〕我此一去呵，若得个斩奸邪，碎首彤庭，煞强似牖下空老。〔立介〕呀！这里已是殿廷了，为何不见一人？〔末扮内监上〕九重青琐闼，百尺碧云楼。什么人在此窥探？〔生〕下官有重大事情，要面奏皇上的。〔末〕万岁爷不在宫中，驾幸海子去了。你速速出去！车驾东风外，星辰北斗边。〔下〕〔生〕圣上既在海子内，只素趲行，到彼号控便了。〔行介〕

【福马郎】叫彻彤庭龙驭杳，一霎里热血难倾倒，肠寸搅。急急向行宫走，路迢迢。〔望介〕那边想是海子了。天际五云高，遥瞻望，郁岌岌。〔下〕〔外、末扮将士执旗，净、付扮内监执瓜槌，丑、老扮女侍执画桨，旦、贴扮宫女执羽扇，一杂撑黄盖拥小生，冲天冠、蟒玉，同行上〕

【红芍药】〔合〕翻滚滚海浪江涛，花簇簇桂楫兰桡。看万道旗旌水天渺，响笙箫龙舟飞绕。君王受尽宵旰劳，离深宫暂时行乐，享承平四海无虞，亿万年天下永保。〔生急奔上，跪喊介〕臣吏部员外周顺昌，有事奏闻陛下。〔连喊介〕〔小生、众作登陆排门，小生中坐介〕〔小生〕是何官员，到此号控！〔众传介〕〔生膝行入叩首介〕臣吏部员外周顺昌，叩见陛下。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小生〕你何事到此？

【耍孩儿】〔生〕臣有荅忠沥血告，咫尺天颜覩。〔又叩首介〕谨拜舞，细悉丝毫。〔小生〕你奏的是何人？〔生〕臣劾的是逆贼魏忠贤。〔小生惊介〕你怎么劾他？〔生〕那魏忠贤呵，权珰毒狠狠，凶恶如三豹。恨杀他擅把威权盗，数罪恶，弥穹昊。〔小生〕他历事两朝，功留社稷，有何罪恶来？〔生号哭介〕圣上呵，魏忠贤罪恶多端，普天痛恨，若一字有虚，臣甘寸斩。

【会河阳】〔生〕他杀害忠良，干儿遍招，内庭屠戮血痕漂。弄兵，祖制偏违，擅开内操。摇国本，图倾挠。炎威，胜恭显，施残暴；凶谋，比刘、韩危宗庙。〔小生〕魏忠贤既如此极恶穷凶，寡人即当明正典刑。卿家忠直敢言，指日不次超擢。〔生拜介〕万岁，万岁，万万岁！〔起立介〕〔小生〕分付内侍们，就此回朝！〔众〕领旨。〔小生〕龙虎旗旛残照里，凤凰楼阁暮云中。〔同众下〕〔生作喜介〕圣上面谕，将魏贼正法，真圣祖神宗之万幸，天下臣民之万幸也！且回到寓所静候好音便了。〔作行介〕〔净蟒玉扮太监急奔上〕

【缕缕金】〔净〕闻奸党，逞狂飙，激起冲天怒，奔咆哮。鼠辈难容忍，擒来立剿。〔见生指介〕元来是你，把我诳奏皇爷！东林魁首又妆乔，除根定斩草，除根定斩草。〔生指怒介〕哇！魏贼来得好，魏贼来得好，我正来寻着你！

【越恁好】〔生〕相逢狭路，相逢狭路，斧钺怎轻饶！〔净〕畜生，畜生，这等无礼！〔生〕我哭陈帝座，少不得梟伊首，正天条。〔净大怒介〕阿呀，阿呀！罢了，罢了！你要砍我么？只怕我先砍了你！〔生〕我就把朝笏击死你这奸贼！〔将笏打净介〕聊将笏击

当宝刀，奸邪荡扫。〔净被打，奔避介〕〔生赶打介〕〔生〕打碎你惯吞噬馋眼脑，打杀你被刀锯残躯老。〔净喊介〕了不得，了不得！打死了，打死了！左右的救我一救！〔付、老扮小监奔上〕

【红绣鞋】〔付、老〕忽闻千岁呼号，呼号！奔驰两脚飞跑，飞跑！〔净指生介〕拿奸贼，速擒牢。除乌纱，剥红袍。紧绑缚，把头梏。〔付、老捉生剥冠服介〕〔外扮官，旦、贴扮刽子拿绳索刀上〕〔外〕奉圣旨，魏忠贤罪犯多端，着即绑赴市曹斩首。〔旦、贴绑净介〕〔净〕从前作过事，今日尽还来。〔旦、贴押净同官下〕〔付、老逃下〕〔生〕也有今日，也有今日！好圣上，好圣上！魏贼，魏贼！杀得好，杀得好！快活！快活！〔大笑介〕哈哈……〔作跌在旧处坐介〕〔作睡去介〕〔内打三更介〕〔作醒介〕〔拍桌喊介〕魏贼，杀得好！杀得好！〔作开眼看介〕阿呀！仍旧是家里。呸！元来是一场大梦。我想昼之所思，夜之所梦，只因我一心要杀魏贼，故此梦中幻出许多光景。〔戴巾介〕

【尾声】朦胧一梦真奇奥，喜梦里剪除元恶。咳！就是梦景虚无，也把我胸中恨暂消。不免进去说与夫人知道。

正是：蝴蝶梦中身万里， 杜鹃枝上月三更。〔下〕

第九折 就逮

〔外扮中军上〕九重魑地飞严旨，五夜俄然赐赭衣。自家毛老爷一个内中军便是。只为吏部周老爷，忤骂厂爷，又与嘉善魏官联姻，斥辱校尉。报入东厂，厂爷大怒，就把周爷名字，嵌入周起元一案，坐赃三千，严旨提问。缇骑已到苏州了。俺老爷奉命惟谨，连夜发下文书，着我前往该县投递。一路行来，这里已是吴县衙门了。不免传鼓进去。〔传鼓介〕〔丑扮门子提灯上〕半夜三更，什么人传鼓？〔外〕快通报！抚院中军，有紧急文书投递。〔丑〕这等少待。容禀过老爷，请进私衙相见。〔外〕回复老爷要紧，不便担阁，快快传进！我也去也。只消几行字，勾取一员官！〔下〕〔丑〕不知何等文书，这样紧急。且送与老爷开看，自有分晓。老爷有请。〔末上〕子夜闻传鼓，中宵忙整衣。门子，如此深夜，何人传鼓？〔丑〕抚院中军有紧急公文投递。〔末〕快请进来。〔丑〕他说不便担阁，传了文书进来，就回去了。〔末〕取上来我看。〔丑送上介〕〔末作拆看、大惊介〕呀，不好了！元来我周蓼洲老师，触忤魏珰，矫旨提问，缇骑已到。我还该乘此暮夜，飞骑出城，报他知道。好教他豫作处置，料理家中未了之事，少尽师生之谊。门子，快带马来，悄悄随我到周老爷家里去。〔丑提灯应介〕〔末上马介〕

【忆莺儿】月影微，星影稀，着紧加鞭促马蹄。他那里燕雀巢堂知未知？风波恁奇，颠危怎持？羞杀我位卑力薄难周庇。这里已是老师门首，门子，带住了马。路逶迤，衡门陋巷，急急叩双扉。〔下马叩门介〕有人么？〔不应。连叩介〕〔净内〕什么人，夜深了，在此敲门打户？〔末〕有事要见老爷，快些开门。〔净〕为什么？敢是杀将来，

这样要紧！〔末〕快些！快些！〔净〕天爷爷，黑魆魆地，也等我摸个袄团着了，方好开门。且问你是什么人？〔丑〕吴县陈老爷在此！〔净〕是陈老爷。这等来了！来了！〔反披衣奔上〕阿呀！摸着了一条裤子，认作衣裳，再也穿不上；刚刚披好，又寻蒲鞋弗着，真正要快反迟了。〔丑〕快快开门要紧！〔净〕好作怪，越是要紧，门儿越开弗开了！阿呀！啐！元来失记开了门闩。〔开介〕〔末进介〕管家，快些通报一声，说我急急要见！〔净〕兄弟倒把灯儿照我一照，等我穿好了衣服。〔丑〕快通报去！〔净〕索性把灯儿借我，一发寻着了蒲鞋。〔末〕咦！只管慢腾腾地，不顾误了大事！〔净〕老爷便是大事，难道我赤了双脚，倒是小事？〔末〕闲说！〔净〕不是噻！怕里边没火，拿进去照着，好等老爷起身。〔末〕这等快取去！〔净〕老爷，请在黑头里坐坐罢！〔丑〕还要□罗唆！〔净下〕〔末〕被他故意兜搭，担阁了这会。老师闻下官在此，吃这一惊可也不小。〔净随生上〕陈老爷那里？〔末〕不敢！门生在此。〔生〕

【前腔】短梦回，密语催，倒屣匆匆忙展衣。老父母，为何夜昏至此噻？我晓得了。早上传说校尉来苏，想必轮着治生了。独抢刀门舍我谁？〔末〕门生适奉宪檄，才知借重老师。恐明早就逮，便不及将家事处分了，因此昏夜飞骑，报知老师。〔生〕治生已料定有这一日的了！权奸焰飞，孤臣命灰，生涯本分原非异。〔末〕宪檄森严，老师速自区处。门生恐有泄漏，就此告辞回县，明早再来奉请。〔生〕请便。〔末〕门生多多有罪了。泪频挥，谈心此刻，何忍顿分离。带马过来！〔上马策行，下〕〔生〕老苍头，且把门儿虚掩着。〔净应下〕〔生进介〕〔旦、小生、贴上〕阿呀，相公，这是那里说起？〔生〕你们为什么来？〔旦〕相公，你一生刚愎，惹是招非。情知珰势难撓，故意虎须独撩。今日祸到临头，我母子们死无葬身之地矣。

【五更转】顶乌纱，千百辈，你一人独抗持，几声快骂全家泪。今日里呵，祸到临头，怎生回避？〔生〕妇人家，说这样没志气的话来！男儿事，有甚悲？无他畏！此身许国应抛弃。夫人，我如此收场，殊不惭愧。〔小生〕阿呀，爹爹噻！此去身投虎吻，吉少凶多，倘有不测，怎么办？

【江儿水】绕膝心肠碎，牵衣血泪垂。捐躯救父甘长逝。〔生〕朝廷拿我，岂是你代得的？〔小生〕爹爹噻！子孝臣忠同一例。可不道全爹大节彰儿罪。〔贴〕这个多是孩儿不孝，有累爹爹。〔生〕为何？〔贴〕总为姻联祸起。生女何裨？眼睁睁家门貽累。〔生〕呀！你们也可笑得紧。大丈夫心事，虽非儿女所知，只是你们，既做了周顺昌之妻，周顺昌之子，

【玉交枝】颇知大义，却缘何狂呼惨啼？未能鼓舞须眉气，徒然挠乱人意。〔旦〕生离死别，只在顷刻，有甚未了事，还是分付我们一声。烧残红烛心渐灰，值不得可怜两字将奴慰。〔合〕苦扳留，无非这回；细商量，无非这回。〔生〕夫人，你说什么未了事？是噻！是噻！有一桩未了事。案上恰有素纸，孩儿，快与我磨起墨来。〔旦背介〕好了，好了！相公有后语嘱付了。〔小生〕爹爹，有什么未了事，尽着写去。〔生〕我就写，就写。

【五供养】展开素纸，骂贼真卿，书法宗伊。题着什么？好嘍，有了！〔写介〕补完未了事，题作小云栖。〔众〕“小云栖”这三个字什么意思？〔生〕前日龙树庵僧西崖，嘱我题一匾额，连日不曾写得，今夜也完了一桩心事。春秋绝笔，除此项无萦系。〔众〕我们只道有甚嘱付，原来作此不急之事。兀的不痛杀我也！〔合〕纷纭当此际，慷慨践僧期。三字留题，直抵长歌正气。〔净上〕后老爷知道：文老爷步行求见。〔生〕既如此，你们暂退。〔众应下〕〔生〕就请文老爷进来！〔净应下〕〔外上〕

【月上海棠】国土危，撷冠往救浑无计。阿呀，蓼洲兄！不想你也有这日。〔生〕也是必然之事。〔外〕小弟闻此消息，正欲乘夜报兄。途遇县公，才晓得吾兄处先有实信了。天色一明，就要请兄入城开读。事在燃眉，吾兄作何区处？〔生〕小弟有何区处？但闻呼即赴，君命难违。〔外〕蓼洲兄，说那里话！小弟为了吾兄之事，等不到落月啼乌，禁不住剖心裂胃。冤声沸，只恐吴氓，素称尚义。〔生〕住了。吾兄怎么说个吴氓仗义？〔外〕魏贼弄权，忠良屠戮。正类固所痛心，小民莫不切齿。况吾兄清名久著，士庶钦心。一旦罹此奇冤，桑梓必怀义愤。且此处金阊，尤多豪侠。倘然一倡百和，公愚上台，九阍虽遥，焉知不为民心感动？〔生〕咳！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若果有此事，反陷弟于不忠了。

【三学士】我只此一身，值甚的惊天动地何为？〔外〕吾兄虽具刚肠，他人定难坐视。小弟言及于此，也是或然之事，亦未可知。一时公愤民之义，不枉你十载乡评众所推。〔生〕吾兄有此一言，倘他人闻知，反为未便。〔外〕天色将明，当事者必来催促，可作急将家事料理。〔生〕有何料理？〔外〕小弟告别了。俟兄入城，另有商议。患难关头存意气。金兰谊，狐兔悲。〔别下〕〔旦、众出介〕阿呀，相公嘍！天色渐明，就逮在即。难道廿载夫妻，真个竟无一言嘱付么？〔生〕咳！只管多讲。我有什么嘱付来？自今以后，我自做我的事，你们自做你们的事便了。〔旦、贴、小生哭介〕〔生〕休聒絮！〔向旦介〕鸟同林，各自飞。大丈夫视死如归！视死如归！〔向贴、小生介〕怎顾得儿啼女悲。〔内打五更介〕〔众〕响珰珰漏点催，血淋淋泪点飞。〔净上〕阿呀！老爷，不好了！吴县陈老爷，奉候老爷公所开读。说天色黎明，延缓未便；现在外厢堂中，立候老爷起身哩。〔生〕既如此，你们快随我到家庙中，向祖宗英灵拜别去。〔行介〕〔到，拜介〕〔生〕

【侥侥令】百年存血食，一旦失瞻依。我那祖宗嘍！你只愿子孙忠孝，今日此去，烈烈轰轰，可也不负你的家教了。〔笑介〕地下相逢无惭色，你可也踏着香云来帝畿，帝畿。县公候久，理合轻身就逮。夫人请进，我就此出堂去也！〔众〕阿呀！相公嘍！爹爹嘍！〔合〕

【尾声】生逢不似生离易，怎禁得放声挥涕。〔生〕哇！你们还要哭些什么？啊，呸！我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竟下〕〔净〕阿呀，我那老爷嘍！〔随下〕〔众哭介〕

【哭相思】不惜身家酬国恩，风波匝地一孤臣。从今痛定还思痛，狼藉衣衫半血痕。〔小生〕母亲且免愁烦，请进少息。待孩儿急到县中，打听消息如何便了。〔旦〕我那相公嘍！

正是：世上万般哀苦事， 无非死别与生离！〔贴扶旦下〕

第十折 义愤

〔净，短胡、衣帽上〕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俺颜佩韦，一生落拓，半世粗豪。不读诗书，自守着孩提真性；略知礼义，偏厌那学究斯文。路见不平，即便拔刀相助；片言不合，那肯佛眼相看？怪的是不忠不孝，不义之财毫不取；敬的是有仁有义，有些肝胆便投机。那专诸是市井屠夫，拚命献鱼肠，赢得雄名万古；要离乃吴门一介，残形施匕首，传来义气千秋。俺热血满腔，赤淋淋未知洒落何地；雄心一片，闹轰轰怎肯冷作寒灰！前日在李王庙前听说岳传，因听得童贯杀害忠良，一时怒起，把那说书的打得稀烂。倒在那里结识了杨念如等四个好汉。昨日纷纷传言说：上边差校尉到苏州来拿乡宦。我想这校尉一定是魏太监差来的，必然来拿与魏家作对的乡宦。只是与魏家作对的，不多几人，都是好乡宦。若是拿他，岂不伤了天理！但未知所拿何人，倒教俺一夜放心不下。如今不免到街上去打听个消息。一路行来，已是上塘街了。〔走介〕

【北斗鹌鹑】〔净〕俺生来心性痴呆，一味介肝肠慷慨。不贪着过斗钱财，也不恋如花女色，单只是见弱兴怀，猛可也逢凶作怪；遇着这毒豺狼，狠驽骀，凭着他掣电轰雷，俺只索翻江搅海。〔望介〕那边一个汉子，飞也奔来了。听他说些什么。〔末，衣帽奔上〕

【南缕缕金】〔末〕心急遽，脚忙抬，一事天来大。实奇哉！〔净〕元来是杨家兄弟，往那里去？〔末〕颜大哥，不好了，〔净惊介〕为什么子？〔末〕街市喧传遍，人人惊坏。〔净作急状介〕你说为些什么来？〔末〕北京校尉到苏台。〔净〕我要问你，校尉来拿那一个？〔末〕周家已提解，周家已提解！〔净〕那一个周家？〔末〕是林家巷内周吏部！〔净怒介〕嘎，有这等事！

【北紫花儿序】〔净〕蓦听得清官被逮，缇骑南来，都应是阉党私差。唬得俺神惊胆骇，意乱心乖。〔末〕哥呵，真正一桩异事！公论也不服呵！〔净〕飞也波灾！苦只苦九重阍，远隔云霄外。〔末〕如今便怎么？〔净〕早则是广聚同僚，直入官阶，说个明白。〔末〕有理，有理！我们且到前面再拉些弟兄，同到城内相机行事便了！〔净〕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同下〕〔小生、老旦，衣巾急上〕

【南缕缕金】〔小生、老旦〕嗔魏贼似狼豺，排陷东林党，绝根荄！又逮周铨部，忠良遭害，胶庠公愤没安排。频将泪儿洒！频将泪儿洒！〔小生〕小生王节是也。〔老旦〕小生刘羽仪是也。〔合〕周蓼老被逮，驾帖已到，今日在西察院开读。我辈尽怀公愤，快些进城去商量个善全之策便好。〔行介〕〔净、末急上〕元来是王、刘二位相公！〔小生、老旦〕元来是颜、杨二兄！〔净、末〕二位相公，来得极好。周爷被逮，我们众百姓，

都抱不平，要去救他。只是我们都是粗鲁之人，草草莽莽，干不得正经。相公们定与周爷是好友，大家划个计策才妙。〔小生、老旦〕我们亦为此事而来，若得众位相帮，妙极的了。〔净、末〕方才我们一面托兄弟马杰、沈扬、分头在阊、胥两门，拉人入城，一面分付草庵内和尚，去敲梆催众，共到西察院前去了。〔小生、老旦〕难得二兄如此义气。〔净〕俺们呵，

【北小桃红】〔净〕义侠吴门遍九垓，千古应无赛。今日里，公愤冲天难宁耐，怎容得片时捱？任官旗狼虎威风大，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管教您一霎扫尘霾。〔丑拿香奔上〕

【南缕缕金】〔丑〕浑身汗，走穿鞋，各处人声沸闹咳咳。要救周乡宦，捧香奔快。一人一炷喊声哀，天心也回改！天心也回改！〔末〕好了，好了！周家兄弟拿了许多香来了。我们到那边分与众人，大家好去求官府了。〔净怒介〕求他什么！他若放了周乡宦罢了；若弗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蜂，待我们几个领了头，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众兄弟不可缩头缩脑，大家并力同心便好。〔末、丑〕自然，自然！快去，快去！〔小生、老旦〕列位不可造次。我们急急入城，拉了三学朋友，写一辩呈，同了列位，去求毛抚台，恳他出疏保留，这便才是。〔净、末、丑〕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番拿问也是他的线索，怎肯出疏保留？我们到那里，自有个道理。走！走！〔共奔介〕

【北秃厮儿】〔净〕心儿里满堆着祸胎，百忙里难保得和谐。冲冲怨气怎摆划，一步步奔长街。非呆！〔俱下〕〔付扮和尚敲梆上〕阿弥陀佛，林家巷内吏部周老爷，清廉正直，万民感戴。如今校尉来拿，开读在即。一街两巷，众位老爷，都到西察院，执香恳求官府，出疏保留。此系人民公举，不可迟延误事。〔净复奔上〕老师父，有许多人去了？〔付〕颜老爷，小僧到处敲梆叫喊，有无数的人入城去了。〔净〕妙！妙！妙！如今烦你再到削筋墩、社坛头、三官殿头这几处，我们小弟兄极多，快快催他们进城。〔付〕晓得。〔又敲梆喊介〕〔下〕〔末奔上〕颜大哥，快去，快去！众人都在那里等你。〔净〕走，走，走！〔走介〕

【北煞尾】〔净〕疾忙奔走无耽待。看此去百万军中显将才。管教你漫天烟雾霎时天，遍地风波顷刻里解。〔共下〕

第十一折 闹诏

〔贴，青衣、小帽上〕苦差合县有，惟我独充当。自家吴县青带便是。北京校尉来捉周乡宦，该应吴县承值。校尉坐在西察院，本县老爷要拨人去听差，这些大阿哥，都叮嘱了书房里，不开名字进去。竟拿我新着役、苦恼子公人，点去承值，关在西察院内。那些校尉动不动叫差人。叫差人要长要短，偶然迟了，轻则靴尖乱踢，重则皮鞭乱打。一个钱也没处去赚，倒受了无数的打骂！方才攘了一肚子烧酒，如今在里边吆吆喝喝，又走出来了。不免躲在厢房，听他说些什么。〔暗下〕〔付扮差官，丑、小生扮二校，喝上〕

【梨花儿】〔付〕驾上差来天也塌。推托穷官没钱刮，恼得咱家心性发，嗟！拿到京中活打杀。李老爷呢？〔小生〕李老爷睡在那里。〔付〕快请出来。〔校向内介〕张老爷请李老爷。〔净内应介〕来了！〔净扮差官上〕

【前腔】〔净〕久惯拿人手段滑，这番差使差了瞎。自家干儿不设法，嗟！一把松香便决撒。〔付〕李老爷，咱们奉了驾帖，差千差万，到处拿人，不知赚了多少银子。如今差到苏州，又拿一个吏部。自古道：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岂不晓得苏州是个富饶的所在？况且吏部是个美官，值不得拿万把银子，送与咱们？开口说是个穷官，一个钱也没有，你道恼也不恼！难道咱们三千七百里路来到这里，白白回去了不成？〔净〕可笑那毛一鹭，做了咱家的官儿，咱们到来，他也该竭力设法，怎么丢咱们住在冷屋里边，自己来也不来？哥呵！若是周顺昌弄不出，咱们定要倒毛一鹭的包哩！〔付〕李老爷说的是！差人那里？〔连叫介〕〔丑〕差人！差人！〔贴走出跪介〕老爷有何分付？〔付〕差你在这里伺候，脸面子也不见，不知躲在那里？〔净〕连连叫唤，才走出来，要你这里做什么！〔付〕李老爷不要与他说，只是打便了。〔净〕拿皮鞭来！〔贴磕头介〕小的在这里伺候，求老爷饶打。〔付〕你快去与毛一鹭说：俺老爷们，奉了皇爷的圣旨，厂爷的钧旨，到此拿人，你做那一家的官儿，不值得在犯官身上弄万把银子送俺们！若有银子，快快抬来，若没有银子，咱们也不要周顺昌了。咱们自上去，教他自己送周顺昌到京便了。快去说！就来回复。〔贴〕小的是个县差，怎敢去见都老爷？怎敢把许多言语去禀？〔净、付大怒介〕哇！你这狗头不走么？〔贴拜介〕小的委实不敢说。〔付〕要你这狗头何用？〔将皮鞭乱打介〕〔净乱踢介〕〔贴在地乱滚，叫痛哀求介〕〔付〕这样狗彘的，不中用。〔贴爬下〕〔付向丑介〕你照方才的言语，快去与毛一鹭说！俺们立等回话。〔内众声喧喊介〕〔丑望介〕呀！门外人山人海，想是来看开读的。这般挨挤，如何走得！〔付又与小生说介〕你把皮鞭打开了路，送他出去便了。〔向净介〕咱家到里边喝一杯凉酒。少不得毛一鹭定然自来回复。〔净〕有理。〔付〕只等飞廉传信去，〔净〕管教贯索就擒来。〔同下〕〔小生〕咄！百姓们闪开，闪开！咱家奉旨来拿犯官，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丑〕闪开，闪开！让咱走路！〔将皮鞭乱打下〕〔旦、贴扮二皂喝上〕〔外，黑三髯、冠带，扮寇太守上〕

【西地锦】〔外〕民愤雷呼辕下，泪飞血洒尘沙。〔内众乱喊介〕周吏部第一清廉乡宦，地方仰赖，众百姓专候太老爷做主，鼎言救援哩！〔大哭介〕〔末，短胡髯，冠带，扮陈知县急上〕〔向内摇手介〕众百姓休得啼哭！休得啼哭！上司自有公平话。且从容，莫用喧哗。〔内众又喊介〕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门生，益发坐视不得的呢！爷爷嘎！〔又哭介〕〔未见外介〕老大人，众百姓执香号泣者，塞巷填街，哀声震地，这却怎么处？〔外〕足见周老先生平日深得人心，所以致此。贵县且去分付士民中一二老成的上前讲话。〔末〕是！〔向内介〕众百姓听着！寇太爷分付，士民中老成的，止唤一二人上前讲话。〔小生、老旦，扮生员上〕〔作仓惶状介〕〔小生〕生……生……生员王节。〔老旦〕生……生员刘羽仪。〔小生、老旦〕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铨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萼罹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净急上跪介〕青天爷爷阿！周乡宦若果得罪朝

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丑喊上〕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阿！今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的。〔大哭介〕〔内齐声号哭介〕〔外〕众百姓听着！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张。少刻都老爷到了，你百姓齐声叩求，本府与吴县自然极力周旋。〔内齐声应介〕太爷是真正青天了。〔内敲锣、喝道声介〕〔净、丑〕都老爷来了！列位，大家上前号哭去！〔喊介〕〔小生、老旦〕全赖老公祖、老父母鼎力挽回。〔外、末〕自然，自然！〔小生、老下〕〔外、末在场角伺候，打躬迎接介〕〔内喊介〕〔付，胡髯、冠带，扮毛抚台，歪戴纱帽，脱带撒袍，众百姓乱拥上〕〔众喊介〕求宪天爷爷做主，出疏保留周乡宦呢！〔外、末喝退众下介〕〔付作大怒，乱喘乱喘大叫介〕反了，反了！有这等事！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罢了，罢了！做官不成了！〔外、末跪介〕老大人请息怒。周宦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感。或者有一线可生之路，还望老大人挽回。〔付大怒介〕咳！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了。有什么挽回？有什么挽回？〔作怒状，冷笑介〕

【风入松】呼群鼓噪闹官衙，圣旨公然不怕。你府县有地方干系，可晓得官旗是那一家差来的？天家缇骑魂惊唬，〔作手势介〕若抗拒，一齐搭咤。〔外、末拱介〕是！〔付低说介〕且住了！逆了朝廷，还好弥缝。今日逆了厂公，〔皱眉介〕咦，比着抗圣旨，题目倍加。头颅上，怎好戴乌纱！〔内众又乱喊介〕宪天爷爷，若不题疏力救周乡宦，众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外、末又跪介〕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才是。〔付〕抚慰些什么来？抚慰些什么来？拿几个进来打罢了！〔外、末又跪介〕老大人息怒。众百姓呵，

【前腔】〔外、末〕哭声震地惨嗟呀！卑职呵，不敢施威喝打。倘一言激变难禁架，定弄出祸来天大。〔末又跪介〕老大人若无一言抚慰，就是周宦在外，卑职也不敢解进辕门。〔付〕为何？〔末〕人儿拥，纷如乱麻，就有几皂隶，也难拿。〔付沉思介〕嘎！也罢！既如此，快去传谕百姓且散。若要保留周宦，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外、末起介〕是！领命！〔即下〕〔付〕哈哈！好个呆官儿。苦苦要本院保留，这本儿怎么样写？怎么样写？且待犯官进来，再作道理。〔向内叫介〕张爷那里？李爷那里？〔叫下〕〔小生扮校尉上，扯住付立定介〕毛老爷，不要乱叫。我们的心事，怎么样了？到京去，还要咱们在厂爷面前讲些好话的哩！〔付〕知道了！知道了！自然从厚。〔携手下〕〔生青衣、小帽，旦、贴扮皂押上〕〔生〕平生尽忠孝，今日任风波。〔净、丑、末拥上〕周老爷且慢。我们众百姓已禀过都爷，出疏保留了。〔生拱谢介〕列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自矢无他，料到京师，决不殒命。列位请回。〔净、丑、末〕当今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决不放周爷去的。〔哭，唱〕

【前腔】〔净、丑、末〕权珰势焰把人挝，到口便成肉鮓。周老爷呵，死生交界应非要，怎容向鬼门占卦？〔老旦、小生急上〕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公呈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生辈静候抚公批允便了。〔生〕多谢诸兄盛情。咳！诸

兄，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顺昌此去，有日还苏，再与诸兄相聚，万分有幸了。〔小生、老旦〕老先生说出此言，晚生辈愈觉心痛了。〔大哭介〕〔净、丑、末，各抱生哭介〕〔小生、老旦〕老先生，你看被逮诸君，那一个保全的？还是不去的是。投坑阱都成浪花，见那个得还家。〔生〕列位休得悲哀。我周顺昌呵，

【前腔】〔生〕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庭前拚骂。叠成满腹东林话，苦挣着正人声价。诸兄日后将我周顺昌呵，姑苏志休教谬夸。我只是完臣节，死非差。〔外扮中军上〕都老爷分付开读且缓，传请周爷快进商议。〔净、丑、小生、老旦、末〕有何商量？〔外〕列位且具公呈，自然要议妥出本的。〔众〕出本保留，是士民公事，何消周爷自议？不要听他！〔生〕列位还是放学生进去的是。〔众〕不妨，料没后门走了。〔外扶生入介〕〔内〕分付掩门。〔内付掩门介〕〔众〕奇怪！为何掩门起来？列位，大家守定大门，听着里边声息便了。〔作互相窥听介〕〔内念诏介〕跪听开读。〔众惊介〕列位，不是了！为何开读起来？〔又听介〕〔内高声喊介〕犯官上刑具。〔众怒介〕益发不是了！列位，拚着性命，大家打进去！〔打门介〕〔付扮差官执械上〕咄！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么？叫手下拿几个来，一并解京去砍头！

【前腔】〔付〕妖民结党起波查，倡乱苏城独霸。抢咱钦犯思逆驾，擒将去千刀万剐。〔众〕咳！你传假旨，思量吓咱！〔拍胸介〕我众好汉，怎饶他！〔付〕嘎！你这般狗头，这等放肆，都拿来砍！都拿来砍！〔作拔刀介〕〔净〕你这狗头，不知死活！可晓得苏州第一个好汉颜佩韦么？〔末〕可晓得真正杨家将杨念如么？〔丑、旦、贴〕可晓得十三太保周老男、马杰、沈扬么？〔付〕真正是一班强盗！杀！杀！杀！〔将刀砍介〕〔净〕众兄弟，大家动手！〔打倒付介〕〔付奔进介〕〔众赶入打介〕天花板上还有一个。〔众打进打出三次介〕〔二旦扛一个死尸上〕打得好快活！这样不经打的，把尸骸抛在城脚下喂狗便了。〔下〕〔外扮寇太守扶生上〕〔生〕老公祖，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外〕老先生休虑。且到本府衙内，再有商量。〔扶生下〕〔末扮陈知县扶付上〕〔付〕这等放肆。快走！快走！各执事不知那里了，怎么处？〔末〕执事都在前面。只得步行前去。知县护送老大人。〔付〕走，走，走！〔同末下〕〔净、丑、旦、贴内大喊。众复上〕还有几个狗头，再去打！再去打！〔作赶入介〕〔即出介〕一个人也不见了，官府也去了，连周乡宦也不知那里去了。怎么处？快寻，快寻。〔各奔介〕

【前腔】〔合〕凶徒打得尽成粗，倒地翻天无那。遁逃没影真奇诧，空察院止堪养马。周乡宦，深藏那家？细详察，觅根芽。〔共奔下〕

第十二折 哭追

【水红花】〔末扮朱完天，将巾箭衣、腰间挂剑、长三髯上〕权珰飞焰到中吴，遍传呼，天倾何补？千秋意气未全无。敢捐躯，狂挝谏鼓。自家朱祖文，字升经，别

号完天。祖贯携李人氏。先祖讳先，嘉靖时，杀倭有功，历官天下大都督，世荫麾戎。我幼年失怙，赖母刘氏抚养长成。苦节贞操，无由旌表。吏部周公，素非相识，力致当道，上疏具题，得造节妇牌坊。一向铭心镂骨，感泣搏颡，愿为公死。不想近日吏部忤珰被逮，变起仓卒。可怜吏部四壁萧然，一贫如洗。众毙缇骑之后，随又六门设柜。那贩夫樵竖，无不捐貲乐助，一为校尉使费，一为上京盘缠。我想吏部疾恶若仇，钢肠似铁，此行必无生理。我悄悄地相随到京，生则职纳橐籥，死则视其含敛，以图万一之报。闻得开缸在即，免不得赶上前去。不必私恩小惠，微报易为图，直生死与相俱也啰。〔下〕

【水红花】〔丑、付扮二校尉，生带刑具，外扮缸家摇缸上〕〔丑、付唱〕无天无日是姑苏！胜强徒，一场胡做，钦差打得命儿殂。到京都，从头分诉。〔付〕我们驾上差人，靠着皇帝老子的势头，谁敢道只字？不想苏州百姓，成群结党，作乱起来，竟将百户方文臣打死。少不得到北京与他们算帐。〔末向生介〕咄！你如今在缸中，不怕你跳上天去。〔生作不理介〕〔付〕缸家，快摇！〔外〕我们要上岸买些酒肉哩！〔付〕就要买东西，且到无锡去挽缸。〔外应介〕〔作摇介〕〔末、付唱〕急驾扁舟摇去，无锡在前途。到时节才把村醪沽也囉！〔俱下〕〔小生，旧衣巾，作惊惶失足状，急急奔上〕

【山坡里羊】呼天，夜茫茫失曙；呼君，路迢迢难吁；呼亲，形影无寻处！我周茂兰，只为父亲被逮，士民公愤，击杀官旗。官府恐有疏虞。将我父亲一旦三处移置，连我也不得见面。早上县公密报，说今早五鼓，已开缸就道了，因此急急赶来。气喘吁，踉跄泣路隅。〔哭介〕我那爹爹阿，分离不得斯须语，生死无由抚抱呼。一路赶来，看看已到无锡了。身孤，盼亲闹，泪眼枯。舟遽，觅轻帆，望眼模。〔作远望介〕那只缸头上站着的两个人，好似前日校尉的模样。〔又望介〕是阿！是阿！一些也不差。看他歇缸光景。待他拢来，我就跳上去便了。〔末、付内喊介〕缸家，这里是无锡码头上了。你要买东西，快些上岸买了。我们就要开缸的。〔外内应介〕来了。〔末、付上〕就在这里拢缸罢！〔小生〕好了，好了。待我跳上缸头上去！〔作跳上缸介〕〔末、付惊介〕你是什么人？为何跳在我缸上来？〔小生哭唱介〕

【皂罗袍】痛我寻亲远赴。〔搢介〕望尊行方便，宽假须臾。〔末、付〕咳！你说是那一个？〔小生〕我是周乡宦的儿子。〔末、付怒介〕哇！哇！还不上去！好打！好打！〔小生〕我孤身到此实无辜，见亲一面非他故。〔末、付喝介〕快些走！〔扯介〕〔生在內叫介〕可是茂兰孩儿？〔小生指内介〕这是我爹爹了。忽闻爹语，声声惨呼。嗟儿不孝，行行渐疏。〔末、付〕这狗头，还不上岸！〔作打介〕〔小生强住介，喊介〕吾那爹爹阿，爹爹阿！几声痛叫亲生父。〔生奔上介〕

【解醒甘州】我孩儿不谙世务，涉长途，到此探予。〔小生见生跪介，抱住哭介〕阿呀！爹爹阿！你癯瘠桎梏身拘锁，撙何罪作囚俘？〔生〕儿阿！你来做什么？我完我事生抛汝，伊自全伊莫顾吾。〔小生〕孩儿只道爹爹还在府署，不想半夜出城，县中报知，惊骇无地，急急赶来同爹爹上京。〔生〕吾恐白日下缸，士民又来阻挠，故此黑夜

而来。你既晓得也就罢了，到此何干？还不回去！〔小生〕若如此说，爹爹果然不要孩儿去了。天乎！好一似刀刀割肚剜肤。〔作在地滚哭介〕

【玉抱肚】〔生〕儿阿！不须愁苦。急归家，读书孝母。〔小生〕母亲有几个兄弟在家奉侍，孩儿一定要同爹爹去的。〔生〕我此身久许君王，怎违心复恋妻孥。〔小生〕爹爹此去，路途遥远；况到京大费周折，岂可无人作伴？留儿身畔代家奴，怎做得患难周旋一介无？〔生〕一发用你不着了。你快回去，对母亲说：速速把妹子送到魏家去，完了我一桩心事。〔末、付〕你父亲尚不容你去，咱家老子怎肯容你？快走你娘的路！〔作扛小生丢上岸介〕〔末、付〕快些开舡！快些开舡！〔内应介〕来了，来了！拿橹、点篙。〔生作看岸上介〕〔末、付〕舱里去！〔拖生同下〕〔小生跌闷在地，渐醒介〕爹爹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满场奔望介〕〔哭介〕阿呀，舡儿竟开了去了！

【掉角吾乡】盼轻舡飞如野鳧，恨官旗毒如狼虎。歹东风疾吹一帆，狠舟师加添几橹。〔叫介〕爹爹阿！爹爹阿！叫得我破喉咙，号堤畔，哭天涯，亲容望断遮云雾。舡已去了，难道我不去不成？怎做得贪栖息，归故土，一任做风中絮。罢！说不得了。缓急非所望，生男复何益？爹爹既欲捐躯报君，我又何难舍生报父？只得投水而死罢！〔末一面上〕急急行来，舡儿去远了。呀！那边的好似周公子，上前看来。〔小生唱〕

【尾声】一灵急奔燕山路，也得个死生一处。爹爹慢行，孩儿来也。少不得相逐清冷屈大夫。〔作投水介〕〔末急救介〕呀！周公子为何如此短见？〔小生〕原来是朱先生。阿呀！先生，父亲被逮，为子者自合追随，缇骑必不相容，将我迫逐上岸，进退两难，只得寻个自尽。一灵有知，还得相依左右。不想又遇了先生。〔末〕公子差矣！尊大人洒然就道，虽已忘家，然事未可知。脱有缓急，谁可告者？公子还该速觅便舟，随行看觑。鸿毛一死，却有何益？〔小生〕先生之言最是。只是道路间关，一身狼狈，况无便舡可觅，不若速死为愈。〔末〕咳！公子不必虑此。卑人与吏部初非相识，先母旌节，实荷厚恩，旷古所无，何难舍身图报，公子若虑道路间关，卑人愿奉陪前去。〔小生〕若得同行，足见周旋至谊。只是风尘劳顿，何敢贻累先生。〔末〕公子说那里话！

【好姐姐】我久已委心相许，岂临事偏多顾虑？报恩机会，分明此一时。〔合〕相从去，三千里路身家弃，十二时辰涕泪余。〔小生〕嘎！先生，

【前腔】感君情深肺腑，乾坤事担当如许。棘端狂吻，缓急信有诸。〔合前〕〔末〕天色渐晚，公子不必迟疑。卑人身畔薄携盘费，就此徒步上京便了。〔小生〕多谢先生！〔同下〕

第十三折 捕义

〔外扮公差上〕五鼓传呼急，朱单发内堂；犯人难捉获，伙计细商量。自家苏州府堂快手是也。清早五更，只听得敲门甚急，传是大爷呼唤，内衙立等。飞奔到府，进了宅门，太

爷当面发下朱单，要拿五个钦犯。又密语分付，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想此事，好不尴尬。那五个人不知住居何处？着落在什么地方？一路行来，叫齐伙计，大家商议。此时还不见到，只得候上前去。呀！来了！来了！〔生、小生、老旦扮公差上〕〔外怒介〕事在紧急，还不快走！〔生、小生、老〕什么事这等心慌？〔外出单介〕来，来，来，你看，你看！五个人没头没脑，那里找寻？〔小生〕少不得有元来切脚。〔外〕有了切脚，什么难处？〔扯众附耳介〕太爷分付，如此如此，好不难哩！〔生〕不要忙，既为此事，少不得只在阊门外边。且看明了姓张、姓李，就晓得了。〔念单介〕仰役密拿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等，即刻回话。〔老旦〕嘎！想着了，想着了！第三名周文元，就是有名的周老男。〔外〕可是绰号叫拆兴的。〔生〕不差。住在阊一图地方，竟着了一图总甲。有了一人，那四个就有踪迹了。〔小生〕一图总甲龚小园，着了他，自然有。去，去，去！〔共行介〕

【六么令】此时呵，阊门开了，急急飞奔。不管低高，普安桥走过又是上津桥，林家巷转弯跑，地方家内忙来到，来到。〔老〕此间已是，不免叫一声。〔敲介〕龚小园，小园！有话要讲，起来。〔付内〕清早起，叫名叫姓，有话少停来说。〔外〕地方要紧事，快出来。〔付上〕悔气！当了地方，有这许多要紧事。〔见外众介〕呀！列位出来得这样早，有何急事？〔外〕太爷亲发朱单，要在你地方上拿五个要紧人哩！〔付〕借牌来看。〔外〕看不得的。〔付〕说了罢！〔外〕悄悄说你知道。〔附耳介〕太爷分付，如此如此。〔付〕如此说，是钦犯了；不是当要的。拿了一个，那几个知风就走了，怎么处？〔众〕你的主意便怎么？〔付附外耳介〕那马杰、沈扬两个小伙子日夜在赌场淘赌，也还易拿，只是那周老男，在阊门外装了大阿哥身段，昨日有人请他吃戏酒，此时尚未回家。那杨念如在前街开店，他是有体面的，到门叫他，恐怕又急出事来。若是颜佩韦，一发难拿，难拿！况他二人都不在我图内。〔生〕如此说，难道不拿不成？〔付〕依我计议，把钦犯两字不要提起，如今先到赌场里去，将马、沈二人指点与列位见了。只说太爷拿赌，夺了骰盆、筹马，连人交到我地方上讨保。一面圈住了他，一面候周文元门首，待他酒醉回来，扶了就走。〔众〕妙！有算计。还有两个却怎样拿他？〔付〕颜佩韦、杨念如与马、沈至交，他两人闻得拿了三人，必然来探望，那时五人一网都收，此计何如？〔众〕妙！如此说，先到赌场里去，走，走，走，走！〔共行介〕

【前腔】〔合〕朱单藏好，不用明言；且自装乔，赌场日夜乱咆哮，忙走入，便擒牢；机关就里谁知道？机关就里谁知道？〔付〕此间已是，待我瞧着了，你们进去。〔向内暗望指介〕那一个朝上坐的是沈扬；那一个探帽子的是马杰。你们进去行事，我先回去，在家接应。〔下〕〔众走进介〕〔外先出〕骰盆、筹马在此了。〔生、小生、老旦缚旦、贴上〕〔旦、贴〕三位！我二人在行的，赌钱小事，何消缚得。〔众〕奉太爷差遣，不得不如此，且交到地方去，有人作保，原是极易处的。〔旦、贴〕也不难，就到地方去，还你保人便了。〔生敲地方门介〕〔付上，假作不知介〕〔外〕且交与地方收管，拿齐了同赌之人，入城解府去。〔付〕大叔不消如此，这两位是在行朋友，自然有个道理。〔招旦、贴介〕走来，他们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寻个朋友招架，就住手了。〔旦、贴〕就烦伯伯寄信与颜、杨两个哥哥，就有招架了。〔付〕妙！两人出来，就妥当了，待我寄信去。一位叔叔，陪着二位里边少坐。

〔老旦〕我陪，我陪！〔拉旦、贴下〕〔付招外、生、小生介〕两个安放已妥，此时该去拿周文元了。〔外、生〕走，走，走！〔付指介〕那边周文元来了。

【前腔】〔丑醉上〕连宵醉倒，戏散回来，街上寥寥，归家一觉睡逍遥。天大事，且丢抛，谁人敢向闲聒噪，谁人敢向闲聒噪。〔作醉倒介〕〔付向外介〕一径扶到我家去。两位伯伯，先押三人入城；留两位伯伯在此。我勾搭颜、杨二人，一齐到府前便了。〔外〕有理！有理！〔将单交二生介〕朱单收好，我两个先押三人入城；你两个同老龚勾搭颜、杨入城，在府前相会便了。〔二生〕晓得。〔外扶丑介〕周大哥！你有些酒意，我送你到家里去。〔扶丑下〕〔付向二生介〕如今我同二位去寻两人便了。〔二生〕有理，有理！〔作走介〕〔净、末急奔上〕

【前腔】闻言惊跳，清早拿人尽是吾曹，必然此事有蹊跷，亲身事，怎推交，问明急急先投到，问明急急先投到。〔付〕二位何往？〔净、末〕我正要问你，马、沈、周三个兄弟为何拿了？〔二生、付〕为有人首赌，太爷拿的。〔净、末〕咳！什么首赌？我晓得了。一定为打校尉的事。〔付〕他三个寄信，要二位保一保。〔净、末〕这桩事是我做的事，何消拿得别人。如今他三个呢？〔二生〕入城去了。〔净、末〕二位是承牌朋友了。〔二生〕差单是散伙计。〔付〕如今也不难，我们三人陪了二位到府前，若为拿赌，就保了三位出来，若为别事，但凭二位主张便了。〔净、末〕有理，有理！快走，快走！〔共行介〕〔付、二生〕真是好汉。

【一封书】〔净、末〕男儿意本豪，猛拚生，忿一朝，身家担自挑。怎偷生？惜羽毛。急向公庭分白皂，肯任他人李代桃？〔合〕觅知交，赴官寮，管取平安万事消。〔共下〕

第十四折 荫吴

【西地锦】〔外扮徐如珂冠服上〕夙夜趋跼玉陛，晨昏献纳银台，变生桑梓动忧怀，肘腋祸机怎解。下官徐如珂，字念阳。裔本吴郡，官拜银台。直谅公忠，作九重之喉舌；光明正大，宣万姓之隐忧，为迹者权珰肆虐，屠戮忠良，周蓼洲兄亦为矫旨逮及。昨日驿递飞报，那差去緹骑，竟为吴民公愤，击毙一人。魏贼恐祸将及己，旋又激怒圣上。下官闻得此信，不觉栗栗危惧，桑梓隐忧，消弭无计，教下官如何是好？

【降黄龙】黑眚飞空，正类东林，一网牵害。淋漓公愤，赴义如狂，变起苏台。徘徊，万一天威震怒呵，这鱼虾满瓮，谁索把刀砧宽贷。禁不住浑身肉颤，陡上心来。〔丑上〕排云叫阊阖，见日望长安。启老爷！应天巡抚毛，有奏章一通，差承差驰奏，求老爷验过挂号。〔外〕可有副本？〔丑〕有副本。〔外〕取来！〔丑送上介〕且住！我想毛一鹭，原系东厂乾儿，飞章入奏，必然加意中伤，我且展看一回，自知分晓。

【前腔】疑猜，他是狺狺跼犬，少什么腹内干戈，笔端蜂蛰。〔展看介〕应天巡

抚毛一鹭一本，为士民倡乱，毆死官旗，请旨屠城，以杜乱萌事。呀！危词耸听，抹杀青天，私心称快。你看中间情节，竟说吴民助周反叛，三吴有累卵之危。咳！此本一上，吾苏城百姓，殆无噍类矣！哀哉！群然蠢动，怎扭做斩木揭竿一概。咳！苍天，苍天！我何忍见阖闾城畔，血裹苍苔？这个怎么处？怎么处？〔小生背本，鸣锣策马急上〕

【黄龙滚】兼程驿递来，兼程驿递来！只骑加鞭快，计里三千，已踏长安界。〔下马介〕这里已是通政司衙门了。〔丑〕住着！〔照前禀介〕〔外〕唤进来！〔见介〕承差叩见老爷。〔外〕你老爷飞章到此，必为毆杀官旗一事。可晓得助周反叛，这是有的？没有的？〔小生〕那有这样事。人虽跋扈，疾同疮疥。〔外〕有副本没有？〔小生〕有副本。〔外〕取上来验过，与你传达便了。你去罢！〔小生〕晓得。主命将，公事毕，天恩戴。〔下〕〔外〕吾想苏松按院徐吉，官评素著，本中情节，决与毛一鹭所奏不同。我且看来！

【其二】熏莸不共栽，熏莸不共栽，枭凤非同派。止沸抽薪，赖有良臣在。〔阅介〕妙嘎！中间语气和平，甚为苏民回护，只将为首几人正法，其余一概免究。好！这个才是。咳！徐公祖，徐公祖！不枉了轩轩衣绣，峨峨冠豸。倘此本得准呵，民之幸，吾之愿，天之贻。嘎！也罢，我就将此本先上，待有温旨，然后将毛一鹭这本传达。圣上仁慈，自不免为先入之言所动，吴民尚可保全。即使魏贼深求，我徐如珂死也无憾矣！

【尾】少偿一二纲常债，欺公罪，吾甘担带。圣上！圣上！总望一霁天威，把商置三面解。说得有理。我先将徐疏即刻送进便了。

玉石俱焚未可知， 片云却为荫群黎；
当权若不行方便， 如入宝山空手回。

第十五折 叱勘

〔净杂扮羽林将上〕〔净〕千夫裹甲戟森森，法吏庭前列羽林。〔杂〕弓 尽上弦刀出鞘，厂家侍卫赛当今。自家羽林左千是也。〔丑〕自家羽林右千是也。今日东厂千岁爷，亲勘东林一案。命俺统军排列辕门，比着护驾威仪，愈加严肃，在此伺候。〔旦扮小监抱牌上〕咄！千岁爷分付，把守辕门的听着：不许犯官家属前后打探。领牌去！〔净杂接牌介〕晓得。〔下〕〔贴扮小监抱牌上〕咄！巡捕官那里？〔小生上〕有，有，有！〔贴〕千岁爷分付：一应押解差官，捱牌听审，不许各犯合聚交谈。领牌去！〔小生〕晓得。〔下〕〔付扮小监，令箭上〕锦衣卫刑狱吏何在？〔丑上〕有，有！〔付〕千岁爷分付：今日勘审，不比泛常，整备着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问、红绣鞋、披麻火烙、铜包木棍，异样刑具。少不中用，砍头号令哩！〔丑〕件件齐备了。〔付〕去！〔下〕〔生囚服上〕〔旦、老扶上〕

【梁州新郎】〔生〕痛我完身几粉，幸我完心无碍，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我周顺昌久矣削职闲居，只因面叱奸党，指骂逆像，又与魏廓园舟次联姻，

三触奸人之怒，自分祸不能免，不想魏贼牵坐别案，矫旨飞提，士民义愤，又击死官旗。咳！此番到京，猛拚就死。〔恨介〕只恨倪文焕、许显纯两贼不容分辨，一味严刑夹打，坐赃三千，胫骨几断，手指尽折。咳！今日魏贼亲勘，料无生理。我周顺昌若还对贼置辨，岂不貽笑千秋！罢！愿挣得一腔无愧，三寸常伸，便碎骨香千载。〔旦、老扶生急奔介〕呸！快一步么！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怎的！〔生〕阿呀！我足痛难忍，就迟几步却也不妨！〔旦、老〕呸！好自在话儿，俺们受了你多少钱钞，还装这样乔脸。走！走！走！〔又扶一转，撒地介〕〔生喘定介〕咳！衣冠扫地也理应该，怎怪他胥役如狼语乱歪。〔净驼贴扮半死犯官上〕闪开！闪开！都御史杨爷，打了一百铁杠子，死快了，让俺收监去。〔下〕〔生顿足介〕呀！是杨大洪。罢了！罢了！〔付、丑抬小生扮死犯上〕走，走！都察院左爷，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顿时命绝了，发在官坛教管去。〔下〕〔生顿足介〕呀！左浮丘竟被非刑置死了。好痛心也！〔哭介〕忠良士，看看殆，朝堂已绝龙逢派，轮到我，死立待。〔内高叫掩门介〕〔旦、老〕想是千岁爷掩门进膳了，周爷，扶你到空处，且坐一坐，〔扶一转介〕〔老〕你陪周爷坐着，我到那厢解手就来。〔老下〕〔旦带索横地睡介〕〔末扮半死魏大中，净驼上〕呀！方才驼上肩还是活的，一煞时硬膨膨，直僵僵了。且撇在此间，再驼几个死的出来，一并扛去罢。〔撇末下〕〔生暗觑介〕呀！这是魏廓园亲家，打得这般模样，竟死非命了，好伤心也！〔哭介〕不免叫一声魏廓园！魏亲家！我周顺昌在此。〔末作渐醒介〕

【前腔】三尸离壳，一灵还在，耳畔谁呼声再。〔转气介〕攒心抱痛，猛然带转魂来。〔开目慢视介〕呀！元来蓼洲亲家！蓼洲，蓼洲，我魏大中与你长别了。〔生哭介〕亲翁，事同一体，小弟也即在少顷相随了。〔末悲咽介〕亲家！别话不能说了，只是一事放心不下。〔生〕亲翁！还有何事记怀？〔末〕想着吾孙伊托，你有遗孤，两姓谁担代？〔生含泪介〕尽自由他。〔末〕亲家！我与你相携同上也望乡台，看不得累累妻孥哭草莱。〔生〕亲翁！大丈夫视死如归，还说这些儿女之事怎么！〔末哭介〕亲翁！还有一言要说。〔生〕亲翁还有何言？快说！快说！〔末〕亲翁，我骂贼神虽急，君须大骂吾方快，目不瞑，此为大。〔作呜咽气绝介〕〔生〕呀！陡然气尽了。咳！我周顺昌顷刻之间，就是这般模样了。呸！我还待去打点辩论怎么。罢！就在公堂上，把阍贼痛骂一场。我周顺昌就死也死得正气。不差！不差！不要乱了主意。〔小生巡捕急上〕咄，咄，咄！谁在此讲话？〔踢睡卒介〕狗才！可晓得千岁爷号令，不许各犯相聚交谈？你公然把两个囚徒聚在一处讲话，先打你一百皮鞭。〔丑〕呀，老爷！那一个是死尸，并没人交谈。〔小生踢尸介〕既是死尸，还不发到官坛去！〔下〕〔旦拖末下〕旦即上〔内叫开门介〕〔老急上〕伙计，第一起就是周爷了。快走！快走！〔下〕〔作开门介〕〔净、外分立两傍〕〔上场八字排两桌介〕〔付扮倪文焕，丑扮许显纯，各抱卷上〕下官倪文焕，下官许显纯，东林一案，早堂俱已审结，只有苏州打死官旗的周顺昌，未曾勘问。各抱文卷呈递上公亲览。〔向上跪介〕呈递苏州府打死官旗文卷。〔内〕递上来！〔占一小监飞上接下〕〔付、丑据桌分立介〕〔内〕犯官进！〔内〕进来！〔生扭链，旦、老押上〕〔内〕去锁链！〔旦、老去链介〕〔生直立介〕〔付、丑〕

怎么不跪？〔生〕我周顺昌跪那个？你动不动摆着龙位，矫旨压人。我周顺昌被你二贼连次非刑酷拷，今日既无龙位，还敢无礼，喝我跪么？〔付、丑〕你没有眼的，上边巍巍端坐的是那个？还不跪么！〔生大怒指喝介〕嘎！元来是魏贼！咄！阉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食肉寝皮，未消积愤，且数你罪恶桩桩，敢一一回对么？

【前腔】〔换头〕你纵着十干儿狼似狼豺，布着百干孙毒如蜂蛰。又私通客氏，把后妃杀害。〔付、丑〕法堂之上，敢把千岁爷这般斥辱，大胆已极，快快拿下！〔生〕倪文焕！许显纯！你这两个奸贼，待拿那个？你是阉家恶犬，厂内豪奴，不过排陷邀欢爱。〔踢翻两呆，将扭劈面击付、丑介〕我周顺昌今日到此，总是一死。一扭击杀你二贼，岂不快心！扭敲贼面也好开怀，权当做笏击权奸血溅腮。〔付、丑〕不好了！鼻子打断了！乌珠打花了。〔各捧面叫痛介〕〔贴急上〕千岁爷有旨，犯官污言抗上，着武士击去门牙，不容开口。〔净、杂将槌擒生敲牙滚地介〕〔奋起含糊指骂介〕魏贼！难道我断了齿，就骂你不得么？齿虽断，舌还在，我生平不受三缄戒。常山口，未亏坏。〔倒地作闷死介〕〔付、丑指生骂介〕周顺昌，你这狗头！也有今日么？

【前腔】怪从前鼓舌摇腮，致今日齿亡唇败。咄！你恁般倔强，怎么如今不开口了？恁吞声下气，口闭头埋。〔生骤起，将付、丑满面喷血介〕〔付、丑〕呀！不好了！不好了！赤淋淋，湿答答，满面都被他喷着血了。〔怒介〕死囚！死囚！你不怕刀临头颈，还思含血喷人，唾面谁堪耐。〔净、杂持棍上，打生仆地介〕〔生又起含血喷付、丑介〕〔付、丑〕呀！不好了！又来张大口，向天开，袍上猩猩赤点苔。〔杂、净绳捆生介〕〔付、净、丑、杂〕笑你虫蚁命，无多大，切时不值颗儿菜。既作孽，又作怪。〔贴扮小监上〕千岁爷有旨，周顺昌不必再勘，着锦衣卫押带还监。〔净、杂扶生介〕〔生指恨介〕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嚼奸肠。〔净、外、生锦衣卫押下〕〔付〕许哥，好一个不怕死的强贼。〔丑〕下次再审，又被当堂辱骂，如何是好？〔付〕一刻也容他不得了。我与你稟过爹爹，速速分付狱卒，了他性命便了。〔丑〕不差！不差！〔内喊掩门介〕

【尾声】〔付〕犯官强横真无赛。〔丑〕了残生须索快哉！〔合〕管教你一死难将口再开。

〔付〕区区辱骂恨难平， 〔丑〕骂了爹爹立杀身。
〔合〕阎王注定三更死， 断不留人到四更。〔同下〕

第十六折 血奏

〔净扮僧上〕在京和尚出京官，天大威风到处钻，不想西方为佛子，偏投东厂作旗番。小僧北京城内二闸观音庵枯木是也。房屋不多，任居要道，官府尽来作寓。不要说三阁下、九卿科道，无不相知，就是里边线索，极便极灵。虽是僧家，人人钦敬。不想前日有一个下路

的小伙子，特来借寓。我一见时，就道有些不尴不尬。他背着人，啼啼哭哭。人来会他，都交头密语。两日又在房内，刺着指头，不知写些什么？我看来一定是个犯官的家属。近日东厂严禁，不许犯属在京打干，番子手密布在外。倘然缉着，我庵中甚是不便，定该拈他出去。他方才吃了夜饭，在房中睡了。我少停起个早起，打听个的确，再作道理。〔下〕〔小生青衣、小帽上〕

【引子·宴蟠桃】旅邸萍踪，天涯浪影，忧怀惟有天知。小生周茂兰，在江边别了父亲，与朱完天先生赶入京师，因长途步履艰难，多走了几日，比及到时，父亲已先到京下狱了。细细访问，却被倪、许二贼，极刑锻炼，坐了赃银三千两。蒙朱先生百计借贷，千里奔驰，徐银台如珂、顾侍御宗孟及范公景文、鹿公善继、孙公奇逢极力周旋，我父亲暂得缓死。小生因缉事人多，只得频移寓所。前日改易衣妆名姓，借住此庵。昨日魏贼又将爹爹亲审，敲折牙齿，性命垂毙。小生又不能一见，闻之心如刀割，因此刺血写成奏章，欲叫登闻救父。昨已写了大半，日间又恐人知，不敢刺写。此时已将五鼓，趁此窗上月光如昼，不免刺血写完，明早哭奏便了。〔袖中出本向窗前看介〕呀！月光虽明，模糊不能下笔，怎么处？嘎！不免轻轻开了房门，悄悄在佛前香灯内，取些火儿，点在灯上，刺写便了。〔作开门取火，仍闭门点灯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日为救父写本，若得圣上准奏，得全父命，我周茂兰虽割腹剜心，也是情愿的，何惜这几点指血！〔作刺血闷倒介〕〔渐苏介〕〔写介〕

【过曲·三仙桥】恨杀权奸毒炽，尽忠良，遭残噬，纷传假旨，酷刑屠狱底。痛父周顺昌哥，抱苒忠，清节誓，苦锻炼，诬陷贿赂为大题。那魏贼的罪恶呵！写写不尽他肆凶威；题题不尽他欺君罪，奏奏不尽他占江山的深深祸机。只写得父冤羁，枉受严刑黑砌。望圣上震霆雷，早殛杀弄朝权的阉贼。〔净暗上〕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作推门进介〕咄！你写什么子？〔小生袖本介〕不写什么！〔净〕这样时势，你侵早五更，背着人儿，自言自语，一定写着反书了。拿出来我看一看！〔作搜介〕〔小生袖紧介〕你敢是抢我的东西么？〔净〕这小伙子倒会放刁。〔扯介〕走，走，走！走你娘的路，不要连累我。〔推出门介〕〔小生〕还了我行李去。〔净〕行李只好作房钱了。〔关门介〕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小生〕阿呀！可恼！可恼！好一个出家人，白白赖了行李，竟推我出门，有这等事。咳！此时又不好声张，怎么处？你看天色将明，趁此际街上人稀，不免一路行去，竟到五凤楼前，叩阍上疏便了。〔行介〕

【忆多娇】声隐泣，泪暗滴，潜行俯首愁探缉，叩阍捐身登闻击。苍天那！保佑周茂兰血疏一上，早救父命。天意堪必，天意堪必，默转君心匪石。此间已是午门外了，不免击鼓则个。〔击鼓介〕〔末、老扮武士，丑扮小官上〕何人击鼓！何人击鼓！〔小生跪介〕南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生员周茂兰，谨奏圣上，臣父原任吏部员外周顺昌啊，

【斗黑蟒】清节廉声，忠心抱赤。被魏贼的奸谋，网罗陷黑，冤狱禁，酷拷炙，九死孤臣，命悬顷刻。刺血代墨，叩阍情孔急。伏望天恩！伏望天恩！电冤罪释。〔将本送丑介〕〔丑接看介〕此系血书奏章，从无此体，通政司不便传进。〔将本还

小生介〕〔小生〕父命危在呼吸，一定要求上达天听。〔丑向末、老介〕打出去！〔末、老推小生出介〕〔丑〕覆盆难见日，幽户不闻雷。〔同末、老下〕〔小生跪哭介〕阿呀！圣上啊！

【忆多娇】冤已极，疏转掷。君门万里空咫尺，父命难全，生何益。圣上既不收血本，茂兰情愿撞死阙前。碎首血沥！碎首血沥！救父黄泉喜溢。〔作将撞介〕〔净、付扮番子手，旦、占扮小监执棍上〕〔净、付扭住小生介〕你这狗头，死活也不知，上什么血本？〔二旦〕打便了！〔将棍打小生滚地喊介〕阿呀！天那！〔外，白髯、冠带急上〕天府传宣地，皇家喉舌司。下官通政司大堂徐如珂是也。何人阙前喧嚷，急急看觑则个。〔净、付〕通政司大堂苏州徐老爷来了。〔外〕为着何事，将他毒打？〔旦、贴、净、付〕犯官儿子，抗拒圣旨，上什么血疏！厂爷知道了怎么处？拿他去打一个死。〔旦、贴打介〕〔净、付扭介〕〔外〕我这里不与他传达就罢了，打他什么？待我着人拈他出城去。〔四杂〕造化了这狗头。去！去！去！不该死，不该死。〔下〕〔小生看外介〕元来是徐老伯。〔外〕这里不是讲话的所在，随我来。〔小生随外一转场介〕〔小生跪外介〕老伯与小侄将血本传上，救得老父性命，是真正大恩人了。〔外〕我徐念阳，难道没有人心的？若此疏可上，何须贤侄哀恳？令尊遭此大变，我也极力周旋。就是毛巡抚击杀官旗之疏，极其凶狠，那巡方徐吉之疏，甚是和平。我将徐疏先上，奉有温旨，然后传进毛疏。圣旨批道：已有旨了。方得保全苏郡一城性命。贤侄如今此本，若是墨书的，便可与你传达了。〔小生〕徐老伯啊，

【斗黑蟒】你恩德如天，苏城感激。救父的残生，衔结报德。传达上，温旨锡，起死回生，尽公卵翼。〔外〕权奸焰赫，满朝俱战栗；桑梓情深，桑梓情深，敢不努力！〔小生〕恳求老伯神力，使小侄得见老父一面。〔外〕厂卫严禁，犯属不许入监，怎生去得？〔小生〕若得一见父面，小侄死也甘心。〔外〕也罢！你今夜悄悄到我寓所，我有一长班，他兄弟是个禁子。你换了极破衣帽，我托他领你进去便了。〔小生〕多谢老伯。〔外〕外边厂卫严拿，你路上行走要小心些。〔小生〕晓得。

〔外〕孝子忠臣萃一门， 拚生刺血奏登闻。

〔小生〕惟有感恩并积恨， 万年千载不生尘。

第十七折 囊首

〔杂扮禁子上〕虎头门里偷生少，枉死城中冤鬼多。自家镇府司禁子是也。目今司中人犯，惨不过是东林一案。可怜那些官儿也有拷打不过，当堂了命的；也有带伤受刑，腐烂身亡的；也有昏迷绝食，含冤自毙的；也有逼讨气绝，灰囊压死的；不知坏了多少性命。只有一个周吏部，屡次受刑不死。前日千岁爷亲审，他偏不怕死，倒是一场狠骂。却又作怪，千岁止将他敲去门牙，反不加刑，仍旧收监。咳！算来周吏部倒是一条硬汉了。俺众兄弟又可怜他，又敬重他，每每照顾他几分。今晚轮着我在他房里值宿，且留心看他一看，也是好事。正是：人道公门不可入，我道公门好修行。〔暗下〕〔外扮长班上〕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

自家通政司徐老爷门下长班是也。奉老爷之命，引着周公子悄进监中去见父亲一面。你看门上坐的，正是我家兄弟，叫他出来说个明白。〔暗招杂介〕咄！兄弟走来。〔杂上〕元来是哥哥，叫我怎么？〔外附杂耳介〕我奉主人之命，有言相托。〔杂〕为着何事？〔外〕吏部周老爷在内何如？〔杂〕家信不通，少人看顾，都应不久了。〔外〕他有个公子到了，要你引进一见。〔杂〕使不得！使不得！东厂时刻有人打听，况且监中耳目众多，倘被知觉，连累非小。〔外〕老爷也只为此，教我特来与你商议。〔杂想介〕嘎！也罢，少刻点派更夫入监，教他充作更夫进来。今晚正轮我在他房内值宿，引他父子一见便了。〔外〕如此甚好，照你说话，回复老爷，就同公子来也。〔下〕〔杂〕哥哥，转来。〔外〕又是怎么？〔杂〕少刻公子进来，切不可唤父呼爹，被人听得，不当稳便。〔外〕晓得。〔杂〕哥哥，转来。〔外〕又是什么？〔杂〕那周公子唤甚名字？〔外〕他叫周茂兰。〔下〕〔杂〕叫周茂兰，就去说与周老爷知道。〔作开门进介〕伙计，我进去各房查看一看，更夫齐了，叫我一声。〔内应介〕〔杂〕此是第三监了。〔进介〕呀！怎么周爷不见了？周爷那里？周爷那里？〔生在内哀声介〕好苦耶！〔杂〕元来倒卧在墙脚下，怎么不睡在上边，卧倒在地？〔生作痛楚声介〕周身疼痛，手足拘挛，挣扎不起了。〔杂〕待我扶你上边睡好。〔扶生介〕

【小桃红】〔生〕我命延一息不终朝，挣不起镣和杻，牢牢靠也。〔杂〕周爷，亏你硬挣，挨到今日，比着各位老爷，早早去世了。〔生〕早去的倒不好么？咳！这鬼窟中，偏咱落后苦多熬。〔杂〕周爷，你如此光景，怎没个亲戚来看你？〔生摇首介〕那有亲戚在此。〔杂〕难道没个管家随来的？〔生〕那有家人带来。〔杂〕公子是有的。〔生〕一发难来了。〔杂〕且住！你家公子名唤茂兰的现在。〔生大惊跳起介〕在……在……在那里？莫……莫……莫……莫非我孩儿也……也……也……也拿了么？〔杂〕周爷放心，公子特来探望，就要进来了。〔生急摇手介〕呀！呀！呀！呀！你切不可放他进来！〔杂惊介〕为何？〔生拭泪介〕我也无念到儿曹，怎教他听爹语，觑爹容，向爹号！转引得我肝肠吊也。〔杂〕令公子远来，极难得的，怎倒拒他？〔生〕阿呀！此处什么所在？可是他来得的？倘若我万千情，撮起在心苗，忍不住话声高，隔墙耳，怎相饶。〔杂〕我正为此先来说明，且待更深人静，悄教公子扮了更夫进监，少刻随我同来值宿。〔生〕嘎！嘎！嘎！我孩儿扮下更夫，少刻便……便……便……〔住口暗泣介〕〔杂〕还有一句要紧话，见了公子，切不可叫子呼儿，被人知觉。〔生泣介〕嘎！嘎！嘎！我却不要认着孩儿罢！还是不要进来好。不……不……不……不要进来好。〔小生作梆声介〕〔杂〕外厢点派更夫了，你自放心安睡，少待片时，引着公子来也。〔锁门介〕〔生作盼门连跌介〕阿呀！呸！我父子就得一见，却有何益？不如硬着肚肠，放怀睡去。〔作强挣不起，横卧介〕〔杂引小生抱梆上〕〔杂〕来！来！来！此是第三监了，令尊老爷在内，放下梆子，引你进去。〔开门介〕〔小生放梆介〕〔杂〕此位就是周爷，鼾然熟睡在此，不要惊他。你且点着火，慢慢候他醒来，我拿此梆，交与别人敲打去。〔下〕〔小生上下看生暗哭介〕呀！我爹爹这般模样了，好痛心也！〔作抚摩介〕〔生忽叫痛惊醒介〕〔小生急扶，失声高叫介〕爹爹！孩儿茂兰在此。〔生失声介〕果……果……果是我孩儿。〔强坐忍泪不出声介〕〔小生捶胸哭跳介〕〔生摇头长叹介〕你来怎么？〔小生抱生哭介〕阿呀！爹爹阿！

【下山虎】我痛肠寸绞，剪剪如刀，爹爹为甚没句言语说与孩儿知道？敢是泪咽声难叫，猛然气焦？〔生张口介〕儿！你看我齿牙尽被阍奴击断，尚有何言，与你细说？你且牢牢记着：只把忠臣样子，日后说与子孙知道便了。〔小生〕爹爹嘎！后日儿孙怎补得爹生平未了！〔指内介〕魏贼！魏贼！我齿磷磷可尽敲，少不得剥将伊肉咬。〔又抱生介〕阿呀！爹爹阿！孝和忠，路一条。爹负千秋恨，与儿并叨，不共之仇肯便消。〔生〕儿！你爹爹身受倪、许二贼百刑拷打，手足俱折，不必说了，还有说不了的苦恼。〔小生〕爹爹便怎么？〔生〕阿呀！儿嘎！说也伤心。

【五般宜】兀那龙须板，赤剥剥皮裂再敲。牛筋棒，挖擦擦骨折未饶。〔小生〕我好心痛也。怎受得这般苦楚？〔生〕儿！你道爹爹受了那样刑罚？〔小生〕爹爹说与孩儿知道。〔生〕你只看我腿上迭棍所伤，陷为深坎；坎上裹药，复被棍揭；棍棍狠敲赤肉，肉尽直敲精骨。儿！你爹爹受刑之日，棍头上滚滚活虫挑，血和肉浑裹蛆虫，臭闻天表。阿呀！儿！你爹爹此时呵！只愿棒头早早叫声去了，谁知道粉碎样尸骸，待儿看，添苦恼。〔小生跳哭介〕阿呀！爹爹！孩儿奔走稽迟，不得早来看视，万死难辞了。

【五韵美】乍探爹，心如搅，恁般痛楚儿未晓。爹爹，待孩儿展开患处，收拾收拾。〔生〕罢！恁地腐烂，还要完好怎么！〔小生掀衣见伤，哭倒介〕阿呀！掀衣一见便惊倒，只这脓窝血窖，怎敢把指尖轻抓！那得有汤水与爹一洗。罢！罢！罢！只得裂下衣衫，轻轻展拭便了。〔哭介〕阿呀！爹爹嘎！万千血孔，如何动手？若是割儿肉，补得牢；只这万千孔，便割尽微躯，代爹补好。〔杂〕任情终有失，执法永无差。〔开锁介〕大相公，叫你不要高声，倒是这般号哭起来。呀！呀！呀！好不知利害！〔小生急作收泪介〕一时心痛，不能含忍，如今再不哭了。〔顿足大叫介〕好苦嘎！〔杂〕呸！才说不哭，又哭了。〔净、丑扮二禁子提灯，付扮差官持令箭上〕〔净、丑〕伙计！夜巡老爹在此查察，快快开门。〔杂〕〔作慌扯小生介〕怎么处？查察的差官来，你却藏在那里去？来！来！来！权躲在草铺下，再不可响动。〔小生〕自然不敢做声。〔急下〕〔杂开门介〕〔付〕那一个是周顺昌？〔杂〕这位就是。〔付〕同房还有何人？〔杂〕没有。〔付〕好，倒也清净。咱奉千岁爷之命，有一件东西在此送他。〔出囊介〕〔又附杂耳密语介〕就要了事回复的。咱在狱神庙中，立等，立等，快些下手。〔下〕〔丑、净扯杂作私语介〕〔杂向生介〕周老爷可晓得那差官来的意思？〔生〕是查点犯人。〔杂〕不是。〔生〕敢是要个包儿？〔众〕也不是。〔生〕是什么？〔净、丑〕倒有一件东西，送与周爷受用。〔生惊介〕奇怪！送我什么东西？〔丑、净出囊介〕请看，是一个布囊。〔生〕送我何用？〔众〕周老爷是晓事的，不消我们说了，有要紧话分付一声罢。〔生惊战介〕嘎！莫非将此囊索我性命么？〔众〕不消再说了。〔生〕魏忠贤！魏忠贤！你要我死么？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丑、净将囊套生头，推生仆地，挽绳背拽介〕〔小生大叫抢上介〕列位动手不得的，不奉圣旨，怎便无法无天，狱底杀人！〔急抱生挽定绳索介〕〔丑、净〕你是更夫，如此大胆，敢来讨死么？〔净推倒小生介〕〔又用力扯索介〕〔小生急起抢介〕〔杂揪倒小生滚地介〕〔小生翻推倒杂，又抢上〕〔杂急起揪小生倒地，骑坐前场介〕〔小生在地哭喊介〕〔净、丑用力拽生，生将身乱掬，脚乱跳，

渐作死，挺直在地介〕〔净、丑作放绳气喘，各定力介〕〔杂放小生，小生扑生尸跌哭介〕阿呀！爹爹阿！

【蛮牌令】一霎起波涛，顷刻极刑遭，囊头亲祸惨，儿睹胜吞刀。恨不得代爹行，拼生命抛；恨不得赶黄泉，将爹抱牢。身僵挺，首囊包，亲儿送死，有口难号。〔净、丑〕伙计！事已完了，且把狗娘的缚东厂请赏去。〔杂〕哥，实不相瞒，此人不是更夫，实是周爷公子。监中耳目不便，扮了更夫来探父亲，不想他恰好送父归天。〔众〕既如此，周爷面上，大家方便。与他瞒过了罢！我们抬过尸骸，待那差官进去相验，你快些送他出监去。〔丑、净抬尸下〕〔杂扶小生出介〕走！走！走！小相公，令尊老爷是东厂对头，知你在京，必来杀害，快些另托心腹，办棺收殓尸首，急急回家去罢！前面直去就是通政司衙门了，快走！快走！〔放手介〕〔小生急奔，又复身扯杂作痛切致谢，说不出介〕〔杂〕你有话快说。〔小生复不语介〕〔杂〕呸！既没甚说，还不快走。〔推小生倒地竟下〕〔小生起又跌介〕〔下〕〔末扮朱完天上〕危疑阁上窥奇胆，患难关头见异人。我朱祖文自到京中，微服僻处，为吏部悬赃未完，百计求贷，适从吴桥回来，捱捱稍就，不免前往狱中探问消息。〔小生跌上〕〔末扶介〕呀！是周公子！〔小生看末，仍哭倒地不醒介〕〔末〕周公子！为着什么这样啼哭起来？扶你回去罢！〔扶起小生，坐地扞心介〕阿呀！好苦嘅！

【山麻秸】痛杀我，心如捣；问我灵魂，落在监牢。苍天！苍天！你昭昭，那里讨得个生爹叫？〔末〕公子！莫非吏部有些不好么？〔小生〕阿呀！先生！不好了！不好了！坑杀人，有言难吐，有冤谁诉，有恨难消。〔又哭倒地介〕〔末叫介〕公子！这里不是啼哭之所，起来，起来！不好了，不好了！

【江神子】只看他喉间冷气飘，腮脸上泪涌如潮。敢有甚鬼魂缠住咆哮？公子醒一醒。〔小生微喘介〕〔末〕好了，好了！我晓得了。拦街跌倒命丝毫，都应是为爹懊恼。〔扶起介〕〔小生〕我那爹爹嘅！

【尾声】重泉渺渺难追到。〔末〕呀！如此说，真个吏部死了。〔小生指内介〕魏忠贤！魏忠贤！你那奸贼嘅！这海样冤仇谁报？〔末〕公子噤声，且问吏部怎么样死的？〔小生顿足哭介〕黑夜囊头活杀了。〔末〕咳！苍天！苍天！有这等事！且到寓所去，慢慢细商则个。〔扶小生下〕

第十八折 戮义

〔付扮刽子持刀上〕寻常结果千条命，本分生涯一把刀。自家苏州府吴县刽子的便是，祖传行业，官役行刑。红罩甲，火焰浑身；绿飘巾，威风出众。一条青索子，时挂腰间；三尺雪霜刀，常拿手内。入监门，吆喝几声，无数囚徒都丧胆；唤出阱，精光跣剥，饶伊好汉也消魂。两手反张，捆麻绳，好似夜叉凶狠；蓬松鬓发，插招旗，浑如罗刹狰狞。街坊行走，一记锣，一记鼓，声声霹雳交加；押到法场，站的站，跪的跪，个个鬼门先去。流星起处，

惟闻官府先奔；劈颈刀挥，但见血光一片。正是：人生到此实伤心，撞着咱时真悔气。昨日奉本县出牌，今日要杀打校尉的这班人。我想他们也是为好，一时高兴，谁知今日到这个田地！毛都爷主意，道是校尉在西察院打杀的，要绑在西察院前梟首示众。闻说监斩官是苏松道张老爷。上司监斩，不比寻常，差不得时刻的。怎么众兄弟还不见来？〔向内叫介〕众伙计快来！〔内应介〕来了。〔外、小生扮刽子上〕哥阿！又不是抢头刀，为什么这般要紧？〔付〕道爷监斩，恐怕误了时刻。〔外、小生〕既如此，快去！快去！〔杂〕还有几个呢？〔外、小生〕先到司门首去了。〔众〕走！走！走！走！〔合〕一群催命鬼，几个杀人星。〔共奔下〕〔生，帽、青衣上行介〕

【滴溜子】心慌乱，心慌乱，奔驰卤莽。行急遽，行急遽，神魂惚恍。爹行情关痾痒，死生顷刻间，言难尽讲。永诀生离，赶赴法场。自家杨英甫便是。爹爹杨念如，与颜佩韦等，只因周吏部无辜被逮，一时仗义，同众百姓打死官旗。那日整千整万人，一齐动手，不想官府竟将爹爹等五人，扭作乱民，开在本上，旨意倒转，今日将来处决。你道可不是极大冤枉么？〔老在内哭介〕我那儿呵！〔生〕那边号哭之声，想是颜婆婆来了。〔老哭上〕昏天黑地阴风惨，有屈无伸怨气冲。〔生〕婆婆来了么。〔老〕孩儿今日行刑。老身一则去别他一别；二则去收他骸骨。你道惨也不惨？〔生〕我亦为送爹爹而来；不知那三家怎么不来？〔老〕自然来的，我和你先去罢！〔生〕竟到司前去便了。〔共行介〕

【泣颜回】〔合〕痛哭断人肠，无罪轻罹法网。哀哀死别，那堪死别云阳。君门万里，呼冤叫屈难稽顙。〔内鸣锣击鼓介〕〔生〕你听锣鼓之声，一定绑赴市曹来也！〔急奔介〕〔合〕霎时间，天日为昏，百万姓，暗中称枉。〔下〕〔净、末、丑、旦、贴绑缚招旗，付、小生、外扮刽子押上〕

【前腔】〔五合〕刚强，仗义久名扬，说甚身遭无妄。权珰肆虐，堪嗟毒流天壤。〔刽〕自己惹出来的祸，说他怎么？〔末〕呸！我杨念如是怕死的么！〔净〕我颜佩韦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合〕锄奸击贼，五人儿也不愧东林党。只可惜救不得周吏部，死有余恨。痛孤忠万里俘囚，枉吾侪一朝倾丧。〔老、生奔上〕

【千秋岁】〔老、生〕意慌忙，寸步难移上。一霎里，神魂惊荡。〔老〕我儿在那里？〔生〕爹爹在那里？〔各抱哭介〕饮血餐刀，饮血餐刀，早难道是伊前生孽障？〔净〕孩儿不孝，不能奉养母亲终身，真罪人也。〔刽〕闲人闪开些！〔老、生〕生离别，难轻放；亲骨肉，难抛向；怨气高千丈，定三年不雨，六月飞霜。〔刽〕奉旨典刑，这些狗男女不知死活，还不快走！〔打开老、生介〕时辰已到，众犯人快些走动！〔拉净、众下〕〔老、生〕我们如今赶快到西察院前去。〔急奔介〕

【越恁好】〔合〕市曹忙赴，市曹忙赴！急煎煎，苦怎当！听神号鬼哭添痛伤，倍凄怆。〔老跌介〕〔生扶起急行介〕苦颠连体僵，苦颠连体僵！见乱纷纷万千人，流涕道傍。扑簌簌泪抛，扑簌簌泪抛，痛杀杀一会儿割断寸肠。〔内鸣锣，刽提五人头绕场。老、生夺抱哭，刽推倒老、生，提头下〕〔老、生哭起后倒地介〕

【红绣鞋】〔合〕头囊三木，悲伤！悲伤！血流一派，汪洋！汪洋！魂缥缈，

魄飞翔，情惨切，恨绵长。兄撒弟，子抛娘。〔生〕婆婆，事已如此，哭亦无益，待我扶你前去，急急顾人到法场上收领尸骸，买棺盛殓，再作道理。〔扶老旦行介〕

【意不尽】〔合〕侠肠一片知何向？热血淋漓恨满腔，一时卤莽，博得个义风千古钦仰。〔共下〕

第十九折 泣遣

【忆秦娥】〔旦上〕奇殃炽，分飞一旦身家碎；身家碎，悬悬望眼，涓涓珠泪。〔贴上〕

【前腔】〔换头〕巢倾一息身余几，思亲万绪愁相对。〔见介〕〔旦哭介〕儿呵！〔合〕愁相对，他乡父子，穷村母女。〔旦〕自你爹爹被逮，虑切覆巢，你哥哥又舍命入京，更愁祸起不测。近日忽传有屠城之旨，邻里惊惶，纷纷逃窜，因此和你暂避入乡。且喜与颜佩韦令堂寓居相近，亏他朝夕作伴，宛如患难相从。只是传闻惊骇，忧思忡忡。早上又遣苍头入城打探，未知消息如何？〔贴〕母亲！五人戮首，圣旨既有处分，屠城之说，定属讹传。但爹爹在京，未知下落。少顷苍头回来，有个实信便好。〔旦、贴共拭泪介〕〔小生背包急上〕

【前腔】风波患难成何济，身归魂去如飞絮。〔小生〕周茂兰在京目睹爹爹被难，忽闻奸党密拿，只得逃归。不想举家潜避在乡，急急寻觅到此。〔作入介〕〔见旦跪介〕阿呀！娘阿！〔旦惊介〕我那儿阿！〔贴〕哥哥阿！〔共抱哭介〕〔合〕如飞絮，飘零骨肉，万千惊悸。〔旦〕我儿，爹爹怎么样了？〔小生哭介〕娘阿！

【集贤宾】孩儿裼蹶帝畿。〔旦〕到京后便怎么？〔小生〕多赖朱完天先生称贷完赃，得以缓死，我才得控血疏黄扉。〔贴〕上了血疏，可准否？〔小生〕那里能上！幸父执潜通探狱底。〔旦〕见了爹爹，却怎样光景？〔小生哭介〕爹爹呵，受严刑，血肉淋漓。〔贴〕爹爹身受重刑，好不痛心也！〔旦〕你爹爹可曾与你说些什么来？〔小生〕其时孩儿与爹爹呵，三更絮语，抚疼痛，千般宽慰。〔旦、贴〕这也还好！〔小生〕不想五更时分，忽见几个人手执令箭，提灯而至。〔旦、贴〕这是什么人？〔小生〕这班人呵，真个是催命鬼，顷刻里把爹爹囊头身毙。〔旦哭介〕我相公囊首身亡，兀的不痛杀我也！〔倒地介〕〔小生、贴哭叫介〕母亲苏醒，母亲苏醒！〔旦醒介〕〔小生、贴扶起介〕〔旦哭介〕我那相公呵！

【猫儿坠】〔旦哭唱〕非刑身死，痛杀一孤嫠。〔合〕怨气冲天星日蔽，黄泉有恨诉凭谁。〔共指介〕魏贼杀害忠良，少不得碎尸裂体。〔旦〕如今棺木在何处？〔小生〕孩儿正欲同家人顾选扶柩回南，忽被魏贼四面差人拿缉，只得寄柩憎舍，暂且归家回复母亲，就要上去扶柩的。〔老旦上〕自不整衣毛，何须夜夜嚎？〔作入介〕夫人，小姐！为何

只管啼哭？〔作见小生介〕呀！元来大相公回来了，老爷信息如何？〔旦〕颜妈妈，我家老爷被魏贼囊头处死了。〔老哭介〕好一个周老爷，死于奸贼之手，皇天也是没有眼的了，害了你家老爷，又杀了我儿子，这口怨气几时得出？〔旦〕自然天理报应的。〔老〕老爷临终，可有要紧言语嘱付大相公？〔旦〕我还不曾问得明白。〔小生〕爹爹中宵被难，一时仓卒，半句言语也不曾说。只在无锡舟中遇见，曾嘱付说：妹子已许魏家，速速送至嘉善，与彼完姻，亦完我心中一件未了之事。〔贴惊哭介〕阿呀！哥哥，这是那里说起？〔旦〕我儿！你爹爹将你许了魏家，就是他家的人了。况且魏家前日已曾遣人舟来娶，只因父亲京中消息未定，故回了他们去。如今父亲遗言如此，自然该去的。〔老〕夫人之言一些不差。〔贴〕爹爹虽有遗命，孩儿断断不去的。

【啄木儿】〔贴〕娘孤独，女共依，形影相怜难暂弃。〔旦〕儿阿！还是去的是。〔贴〕爹爹为与魏家联姻，致触奸珰之怒，是孩儿连累爹爹了。儿自甘削发空门，怎肯去重谐连理。〔旦、小生〕爹行遗命难违背，终身大事须完配。〔老〕遵奉亲言家室宜。〔净扮苍头急上〕正是福无双至，果然祸不单行。〔作入介〕阿呀！夫人、小姐阿！不好了！〔见小生住口介〕呀！大相公也回来了，老爷在京怎么样了？〔小生〕老爷被奸贼陷害，惨死狱中了。〔净跳哭介〕我那老爷阿！〔共哭介〕〔净〕夫人、公子、小姐，且不要啼哭，还要要紧事在此。〔旦〕什么要紧事？〔净〕小的在城中打听，只见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旦〕说来什么来？

【玉交枝】闻言惊异，说吾家前来抄洗。〔三旦〕恐是讹传，未必确？〔净〕道京中已差遣官至，顷刻里阖门勾取。〔小生〕我出京时，从无此言。这是那里说起？〔净〕相公出京是逐站走的，来得迟；他们是连夜走的，来得快；故此相公未知。权珰势焰轰若雷，临头祸到难回避。〔共哭介〕〔合〕痛全家，奇殃惨罹。恨权奸，凶威洊遗。〔净〕如今哭也无益，趁他们未来之时，及早潜避，省得全家被害。〔老〕管家之言，深为有理。夫人、公子、小姐！及早别图便好。〔旦向老介〕夫死为忠，奴死为节，妾身岂可勉强偷生？〔贴〕父遭冤死，母命难存，我怎肯逃生苟活！〔旦向贴介〕我儿！你是魏家孙媳，况父命谆谆，理宜即往。〔老、净〕小姐自然该去的。〔贴向旦哭介〕孩儿情愿死在一处，断断不去的。〔旦〕这也由不得你做主。老苍头！快唤一舡，送小姐去。只是没个女人作伴，怎么处？〔老〕老身愿送小姐到彼。〔旦〕如此甚好。〔净〕待我就去唤舡。〔哭下〕〔贴向旦跪介〕娘阿！怎忍撇下孩儿！

【忆多娇】〔贴〕娘惨凄，兄祸危，两命存亡未可期。何忍生抛独自飞？〔合〕死别生离，死别生离，痛上还添痛悲。〔净上〕舡已唤在河下，请小姐作速下舡。〔老〕小姐快去罢！省得被人知觉。〔旦向净介〕老苍头！你同颜妈妈送小姐到魏家说：患难之中，一概不能成礼了。〔作说不完哭倒介〕〔小生扶起介〕〔老〕小姐就此拜别夫人去罢！〔老扶贴拜介〕

【月上海棠】〔贴〕羞拜后，几番抱入娘怀里。痛斯时分手，甚日回归？〔旦、众合〕愿天心，否极回春；想人事，悲余成喜。〔老拖贴介〕〔小生扶旦介〕〔旦、

〔贴〕分离矣！死生永别，肠断天涯。〔老拖贴下〕〔净随下〕〔旦哭倒，小生扶起介〕

〔小生〕妹子是去了，母亲且请宽怀。〔旦看小生介〕阿呀！儿阿！我和你呵！

【尾声】〔旦〕双双等待来提系，这一刻鬼门相对。〔小生抱旦哭介〕阿呀！娘阿！

〔合〕痛死我，死死生生，拆开母共儿。〔共哭下〕

第二十折 魂遇

【红衲袄】〔净魂奔上〕俺本是，气冲冲，啸吴门一少年，倒做了血淋淋，饱青锋黄沙面。〔末魂奔上〕又不是刺王僚，筵上鱼肠献。〔丑魂奔上〕翻成了裹鴟夷，胥关断首悬。〔旦魂奔上〕闪得俺，虚飘飘一灵儿风雨旋。〔贴魂奔上〕恼得俺，怒轰轰七魄儿雷霆战。〔共奔介〕〔合〕真个是小小泉台，容不得众杰神魂也，一任俺渺渺遨游碧落边。〔净〕俺颜佩韦是也。〔末〕俺杨念如是也。〔丑〕俺周文元是也。〔旦〕俺马杰是也。〔贴〕俺沈扬是也。〔净〕俺五人本姑苏任侠，吴市英豪，落拓不羁，轻生好义。因目睹清宦被逮，一时公愤，击杀官旗。不意官府竟将我等五人，扭作乱民，奏闻弃市。阴司矜念无罪，一任行游。俺想此事，皆缘魏贼而起，衔恨九泉；但满朝臣宰，皆贪位幕禄，无人出头，诛此逆贼。俺等欲作厉鬼，到彼杀之，以快神人公愤。〔末〕大哥！我们离了苏州，就往北京去也。〔净〕迤逦行来，前面已是长江了，不免飞渡则个。

【倾杯赏芙蓉】〔倾杯序〕〔合〕滚滚长江浪拍天，难洗云阳怨。一望里攘攘维扬，隐隐淮安，点点青齐，漠漠幽燕。【玉芙蓉】目如闪电能杀贼，气贯长虹会扫奸；英风煽，尽穿宫入院。那怕他五侯七贵焰方燃。〔下〕〔生巾服扮魂上〕

【刷子带芙蓉】〔刷子序〕龙比作齐肩，捐躯黑狱，抱恨黄泉。贼在身亡，名传万口空言。我周顺昌为忤逆，杀身狱底。虽曾几次痛骂刑余，未得一剑扫除奸党。七尺徒捐，百年饮恨，既不能斩朝廷之蠹，又不克泄杨、左之冤。狐鼠盈廷，豺狼当道；一点幽魂，终怀耿耿。喜得逆数已尽，旦夕将受天诛，且乘风一返吴门，翘首候清皇路便了。心坚，阴镇压妖氛魑魅，默保护皇家畿甸。【玉芙蓉】忠魂眷，眷天心回转；斩权珰，扫清宫阙慰重泉。〔望介〕那边腾腾黑气卷地而来，许多人纷纷至也。且看是何等人！〔立高处介〕〔五魂上〕

【锦芙蓉】〔锦缠道〕〔合〕历山川，望尘寰纷纷闹喧。蚁队逐，怎如我众魂儿萧萧杀贼连翩。俺本是骂孤城睢阳许远；今做了泛天河博望张骞。〔净〕那边高岗上站的，好似吏部周爷！〔众看介〕果然是周爷。〔生下介〕列位是何等人？〔净、众〕我等是苏州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生〕元来就是列位。〔众罗拜介〕【玉芙蓉】群心恋，恋清忠被冤；喜今朝，相逢中道得飘然。〔生还揖，扶起众介〕〔众〕周爷往那里去？〔生〕回家乡去。〔众〕周爷朝中事体完了么？〔生〕我到京后，被奸贼极刑拷炙，坐赃三千

两，已处死狱中了。〔众怒介〕好恼！好恼！

【普天插芙蓉】【普天乐】恨奸邪张毒焰，痛忠良遭奇变。〔生〕列位如今为何到此？〔众〕自周爷起身后，抚台毛一鹭竟欲请旨屠城，亏那察院徐吉，止将我等五人上本处斩。〔生惊介〕有这等事！英豪辈，英豪辈，忠义身捐。权奸辈，罪恶滔天。〔众〕我们去罢！〔生〕往何处去？〔众〕到北京去。〔生〕去做什么？〔众〕我等身虽斩首，魂不归泉，今作厉鬼，击杀阉贼。【玉芙蓉】神魂颤颤，长空腾遍；驾风雷，身为厉鬼杀忠贤。〔作共奔介〕〔生拉住介〕不消去！不消去！魏贼大数将终，朝廷泰运即至，旦夕自有天条，奸党并当斩戮，不烦列位前往。我等一同回南便了。〔众〕只是心中气愤不过。〔内喊介〕玉旨下。〔内作乐介〕〔生拱手介〕你听天乐铿锵，羽旌飘飏，是有天曹来也。〔小生、付捧袍冠，外扮天曹捧诏上〕一凤衔书来绛阙，六龙扶日下青霄。玉旨已到，跪听宣读。〔生前跪，众后跪介〕〔外〕诏曰：阴阳虽隔，彰瘕攸同；忠义天钦，华袞幽锡。兹尔阳官原任吏部员外周顺昌，忠贞秉性，正直根心，骂贼奋不顾身，囊首冤沉狱底。诚哉乾坤正气，允矣今古完人。特授汝为应天城隍，锡尔冠带袍服，即命天曹幡幢鼓乐，迎送上任。吴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义击官旗，英风不泯，身冤骈首，侠骨犹香；并敕汝等为南畿城隍部下五方功曹，一同前往供职。钦哉谢恩。〔生、众〕谨叩谢玉音！〔立起接诏介〕〔内鼓乐，生当场换冠服介〕〔众入内换袍帽出介〕〔外〕分付众仪从，迎送新任都城隍周爷，赴应天府上任去！〔众〕领旨！〔共行介〕

【朱奴戴芙蓉】【朱奴儿】〔合〕瑶天际，幡幢影翩；彩云畔，笛箫声串。凛凛忠臣授玉宣，掌城社，倍添风宪。【玉芙蓉】〔合〕天心现，现忠奸报显。有日里群凶电击斩骈连。〔共下〕

第二十一折 报败

【番卜算】〔老旦扮太监上〕大事费踟蹰，闻报心如疚。咱掌织造事李实是也。奉厂爷差驻苏州，同着毛哥等几个心腹，掌管东南兵马钱粮。只等厂爷举动，便接应共成大事。不想里边再不动手。今早忽接小帖，说圣上龙体违和，光景有些不妥。咳！若有大变，厂爷少不得乘机举事。咱们也该预先整备；万一厂爷做事不及，换了一位皇爷，定然又换一班用事的了，怎么处？怎么处？且请毛哥到来，与他商议。〔末、贴引付冠带上〕蝉声先觉动金风，同志曾知否？〔末〕快些通报！〔小生自内出介〕什么人？〔末〕毛老爷到。〔小生〕晓得。〔向老稟介〕毛老爷到门。〔老〕快请，快请！〔小生出请介〕〔老迎出介〕毛哥！请，请，请！〔同入介〕〔揖介〕〔老〕正欲一会，毛哥来得正好。〔付〕左右回避！〔杂应俱下〕〔坐介〕〔付〕今早小帖上说，圣体违和。李哥曾见否？〔老〕便是呢，只怕还是小恙。〔付〕小帖也说得利害哩！〔老〕倘有不测，只是厂爷不知可就中取事否？〔付〕若有举动，也在呼吸之间；倘然做事不成，这便怎么了？〔老〕就是此时下手也迟了。

【剔银灯】〔付〕心中事，忪忪乱扫；朝中局，匆匆怎谋。〔老〕凶共吉，只在须臾候。愁只愁落人机彀。〔合〕堪忧，难猜暗阁，侧耳听佳音早收。〔末扮家丁、杂扮塘报上〕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末向付介〕禀上老爷，塘报到了。〔付〕快唤进来！〔外入见，叩头介〕塘报叩头。〔付〕起来说，皇爷怎么样了？

【赚】〔外〕龙驭仙游。〔付〕驾崩了！〔老〕崩了便怎么？〔杂〕懿旨飞传五凤楼。〔付〕太后什么旨意？〔杂〕真天授，信王登极掌金瓯。〔付〕元来信王做了皇帝了。〔老〕厂爷呢？〔杂〕魏家休。〔付、老急介〕怎么休起来？〔杂〕凤阳发遣皇陵守，东厂威权顷刻丢。〔付〕发遣厂爷去守皇陵？有这等事？〔老〕难道千岁爷就去不成？〔杂〕谁宽宥，连连催促难拖逗。有些掣肘，有些掣肘。〔外下〕〔老、付哭介〕罢了，罢了！千岁爷没有势头了。怎么处？怎么处？

【剔银灯】〔老〕螟蛉父，霎时弄丘，干儿子，定然出丑。〔付〕待思想，另觅亲爹叩；怕新兴，没人收受。〔合〕堪羞！炎威罕侔，到今日多成浪沤。〔丑扮家丁上〕忙将朝内事，报与主人知。〔向老介〕家丁叩头。〔老〕你回来了么！〔丑〕小的打听朝内之事，七昼夜赶回来的。〔老〕魏老爷说发守皇陵，此话可真否？〔丑〕怎么不真！魏老爷呵，

【赚】〔丑〕才出芦沟，二百扛金珠饱众囚。〔付〕都被人抢了去么？〔老〕可惜，可惜！〔付〕那时魏老爷便怎么？〔丑〕忙忙走，涿州旅店把环投。〔付、老惊介〕千岁爷缢死了！〔哭介〕我的爹爹阿！我的爹爹阿！〔付〕魏老爷死了，朝廷可有祭葬么？〔老〕一定又加封赠了。〔丑摇手介〕罪还浮，戮尸万剐无差谬。〔老〕府中大爷与各位小爷怎么样了？〔丑〕杀尽同宗公与侯。〔付〕崔尚书与倪、许众老爷无恙么？〔丑〕严刑扣，干儿个个将梟首。不留走狗！不留走狗！〔付、老哭介〕罢了，罢了！他们尚然如此，我们一定走不脱了。

【剔银灯】〔付〕冰山倒，尽成水流；猢猻散，一人不溜。〔老〕怕只怕受冤人报复深仇旧，狠东林又来争斗。〔合〕堪愁！双双虎彪，还旧债，须教倍酬。〔净扮飞骑上〕〔直入向付介〕老爷在上，飞骑叩头。〔付〕你来了么，我专等你回话。〔净〕为有紧急事情，故此五昼夜赶至。〔付〕好，好，好！你说，你说！

【赚】〔净〕魏党都勾，旧日东林起用稠。〔付〕东林又做了官了？〔净〕活的尽皆升用。那些死的，就如周顺昌等这许多忠臣，一个个赠官祭葬，立祠建坊，封妻荫子了。〔老〕报得快，报得快！〔付〕那些在厂爷门下走动的，杀的是杀了；其余不在京的，也罢了么？〔净〕无遗漏，罪分七等细搜求。〔付急介〕我老爷不在内么？〔老急介〕我是个内官，一定不相涉的！〔净〕两位老爷呵，好名留。〔付、老〕在那一等呢？〔净〕高居一等都非后。〔付、老〕若是一等，是什么罪？〔净〕抄没全家要砍头。〔付、老〕这事怎了，这事怎了！说便这等说，恐怕还未必。〔净〕争驰骤，须臾校尉来提究，请爷上杻，请爷上杻。〔净下〕〔付、老捶胸顿足哭介〕

【掉角儿】〔付、老〕恨当初，自招祸尤；到今朝，照前加厚。只思量，杀尽东林；又谁知，东林依旧。反教他做忠臣，荣后胤，诵高风，传青史，千秋不朽。我们呵！衣冠禽兽，襟裾马牛，枉受了千刀重典，万年遗臭。〔老〕哭也没用，大家把些黄白金珠收拾好了，等待拿去砍头便了。〔付〕收拾也没用。

【尾声】〔老〕早知今日都丢手，〔付〕悔当初结尽冤仇。〔合〕羞杀了做个干儿不到头。

〔合〕君子落得做君子， 小人枉做了小人。
非关区区们不是， 只因拜错了父亲。〔别下〕

第二十二折 毀祠

【香柳娘】〔净、外、旦扮各色人，奔上〕列位阿，走阿，走阿！向山塘急奔，向山塘急奔。冲天公愤，今朝始泄心头闷。我们苏州百姓，只因魏太监这千刀万剐的，要谋王夺位，害了许多忠臣，拽死了周吏部，又屈杀了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人人切齿，个个咬牙。如今新皇帝登基，杀了魏贼，籍没了家私，杀尽了干儿干孙；那毛一鹭、李实都要拿去砍了。我们急急到半塘去，拆毁那逆贼的祠堂，大家出一口气。〔净〕出了阊门，已是钓桥了。我们再喊些人同去。〔二杂同喊介〕上塘、下塘、南濠、北濠众朋友，都到半塘拆祠堂去！〔内应介〕来了，来了！〔净众作一路奔喊介〕〔丑、生、贴扮各色人，又作一路奔唱上〕〔合〕急传呼万民，急传呼万民。千万共成群，拆毁如齑粉。〔净、丑作奔急撞跌介〕〔扭住相打相骂介〕〔外、旦劝介〕我们西头一路奔来，要去拆祠堂要紧，何苦斗这样闲气。〔生、贴劝介〕我们也为拆祠堂而来，既是自家人，放手放手，大家去干正经。〔净、丑放手笑介〕啐！说个明白，大家不打了。〔净〕众兄弟，我们如今有六七百人在这里了，快些上了渡生桥，一头奔，一头喊去便了。〔丑〕我们许多人在这里，就是杀阵也去得的了。〔共奔介〕〔合〕似行兵摆阵，似行兵摆阵，好似天将天神，下临苏郡。〔作到介〕〔净〕一奔奔到了，牢门关紧在这里，大家打进去。〔众〕打，打，打！〔内喊介〕来了，来了！〔付、小生、老旦扮农夫，搨锄头家伙上〕我们虎丘山后、席场上、三佛桥长泾庙、长荡头砖场上、庄基上、关上、阳山头许多百姓，人千人万，都赶来拆祠堂了。〔净、丑〕有兴，有兴！打进去！见一个人，打杀一个人！〔付〕第一要打杀陆堂长要紧。〔净、丑〕不要放走了他。〔众呐喊作打入介〕〔下〕〔内乱喊乱打介〕〔末，胡髯、罗帽、大褶，急奔上〕

【前腔】〔末〕忽惊闻丧魂，忽惊闻丧魂。后门逃遁，奔驰急出尿和粪。区区堂长陆万龄。外边风声不好，躲在祠中，不想众人赶进，几乎捉着，只得从后门逃出。身上这样打扮，可不被人看破了，不免脱下衣帽，扯下胡须，面上涂些泥污，逃到他州外府，讨饭过日罢。〔脱衣、帽，扯须，将泥涂面介〕把泥涂遍身，把泥涂遍身。乞丐讨分文，

他乡远投奔。〔奔下〕〔内喊介〕不好了，不好了！走了人了！〔净、丑、七杂急奔上，满场奔介〕捉逃人要紧，捉逃人要紧，打杀囚根，方才消恨。〔净〕一个陆堂长被他逃走了！走了猢猻，没什么弄，怎么处？〔众〕我们再赶进去打！〔内乱打乱喊介〕〔净〕里边人多得紧，挤不下，不要进去了。〔丑〕待我到里边拾条大索，扯倒这石牌坊罢。〔众〕有理，有理！〔丑作虚下拿绳上〕索在这里了。待我络上牌坊缚定，大家用力拽倒便了。〔众〕快缚，快缚！〔丑作向内高缚介〕〔净〕众兄弟都来拽索！〔众〕都在这里。〔共拿索介〕〔净〕列位朋友，我们做一只骂魏贼的曲子；唱一句，打一声号子，才有气力。〔众〕有理，有理。大哥起调，我等接应便了。〔共扯索，唱一句打一号子介〕

【前腔】〔合〕恨忠贤贼臣，〔打号介〕牙牙许牙，恨忠贤贼臣，〔打号介〕逆谋忒狠，〔打号介〕把忠良假旨都杀尽。〔打号介〕遣凶徒捉人，遣凶徒捉人，〔打号介〕打断脊梁筋，五人大名震。〔打号介〕笑今朝命殒，笑今朝命殒，〔打号介〕杀尽儿孙，祠堂毁尽。〔作拽倒，内大声震响介〕〔众跌倒在地，各作叫痛扒起诨介〕〔净、丑〕我们都进去，拿魏贼浑身打个稀烂！〔众〕有理，有理！〔共奔介〕

【前腔】〔合〕打身躯碎粉，打身躯碎粉，赛过千刀万刃，鱼鳞寸剐刑非峻。〔作奔下扛一无头浑身上〕〔众〕打，打，打！〔共打介〕打得粉碎了，我们拿来抛在河里，教他日夜淌水面。〔作抛河介〕〔二杂拿火把上〕〔喊介〕大家进去放火烧祠堂！〔拿火奔下〕〔众〕还有魏贼的头儿不曾拿得，如今放火了，怎么处？〔内丢火介〕〔众〕火大得紧了，拿不得阿！〔净〕不妨，不妨，待我冒火进去抢出来。看炎炎火焚，看炎炎火焚，拼命抢头奔，烟火喉间喷。〔作奔下抢头出介〕头在这里了。〔众〕我们大家打个粉碎！〔净摇手介〕不要打，不要打。〔付〕头是魏贼的亲儿子舍的，是沉香的，劈碎了，大家分了罢！〔净喊介〕放屁！那个说分，众人打杀他！〔众〕若是不分，把这头何用？〔净〕我们拿去祭了周老爷，再祭了颜佩韦等五人，然后拿到城隍庙里，焚化便了。〔众〕有理，有理！如今先到上塘桐泾桥林家巷内，请了周公子，同到周老爷坟上祭献便了。〔共奔介〕向灵前陈进，向灵前陈进，怨气才申，九泉笑哂。〔共奔下〕

第二十三折 吊墓

〔末扮院子上〕扶忠扑焰痛捐身，侠骨新埋三尺坟。义风此日高千古，千古人人颂五人。自家文状元老爷府中院子是也。俺老爷为劾奏魏监，削籍归家，避静竹坞山中。吏部周老爷为与嘉善魏宦联姻，又骂魏监塑像，被毛一鹭、李实谗谮魏监，拿至京中，惨受极刑，囊首身死。彼时校尉到苏州提捉，有阊门外义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公愤不平，同着阖城百姓，保留周老爷，打死校尉。被毛一鹭出疏，将五人斩首。近日新天子登极，魏贼正法戮尸，奸党尽皆骈斩；周老爷定有恩荫祭葬。本城乡宦吴会元老爷，将颜、杨等五棺合葬半塘，竖起石牌，题曰“五人之墓”；又造石坊，镌着“义风千古”；来往行人，无不称扬。俺老爷蒙

圣恩三召还京，即日起程赴北。今早已奠别周老爷，方才又分付我整备祭礼，到半塘祭奠五人。正是：一介捐躯能仗义，王臣屈膝拜荒坟。〔指介〕你看黄盖飘飘，老爷早已来了。不免伺候则个。〔外冠服苍三髻，二杂扮家丁，一杂撑黄伞，同行上〕

【北粉蝶儿】天日重光，欣遇着天日重光。今日里拜新恩，紫泥三降。惊醒了短梦黄粱。离山居，临官舫，又闯入红尘扰攘。〔外〕这里是山塘了么？〔末〕正是。〔外〕七里山塘，依旧的水天清旷。〔下〕〔付，白髯，扮生员上〕

【南泣颜回】圣主喜当阳，扫尽元凶奸党。普天欢庆，忠良泰运亨昌。丘园重贲，叹斯文幸不遭沦丧。学生庠中朋友赵伯通是也。文老先生三召还京，今日来祭“五人之墓”。那王贞明、刘渐羽、杨维斗、殷汝良辈诸兄，为了周老先生，几遭不测，如今复了前程，两日忙忙碌碌，见官见府；今日料无暇来相陪了。文老先生文章山斗，极肯提拔士类；我辈邀其盼睐，定然鼎力吹嘘。不免急急到彼奉陪。〔急行介〕敬王臣，廊庙圭璋，拂儒冠，追陪趋跽。来此已是“五人之墓”了，文老先生还不见来。且到普福寺与和尚讨些茶来解解渴，再来便了。若有素面或者线饼，饱餐他一顿，更通，更通。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下〕〔外、末、杂同行上〕

【北石榴花】问奸祠金碧在何方，险做了电影闪光芒。见一派烟消灰灭，断础残桩。巍祠成瓦砾，遗址恁荒凉。〔末指介〕前面就是“五人之墓”了。〔外〕俺只见一堆堆，俺只见一堆堆，卜牛眠棋置新茔葬，石坊耸建，墓碑高广。〔作到介〕〔付急上〕踟蹰迎先达，鞠躬望后尘。〔见外揖介〕〔外〕吾兄尊姓？〔付〕晚生是长庠赵伯通，在世宗末年，案首游泮。历经穆宗、神宗二代。恭逢十六次科考，不得观场。至熹宗御极，就告衣衿终身了。凡有地方公事，无不为首具呈；一概乡绅富室开丧，日日陪宾指教。〔外〕久仰，久仰。〔付〕今日老先生光祭五义，晚生特来奉陪。〔外〕劳重。〔向末介〕摆设祭礼。〔末〕晓得。〔外〕整备着羹椒浆，整备着羹椒浆。好滴向黄泉傍，禁不住血泪欲汤汤。〔净内喊介〕你们众人快些行走，一齐到坟上去。〔丑、贴内应介〕来了。〔外、众作惊望介〕〔净、丑、贴扮百姓，提人头奔上〕

【南泣颜回】〔换头〕〔净、众〕祠堂焚毁尽如狂，才泄得公愤冲天千丈。〔见外介〕且喜文老爷在此。〔外〕列位就是昨日拆祠的么？〔众〕正是。〔外〕这就是魏贼的头了！〔指介〕咦！〔外、付〕凶残眼脑，狰狞宛是豺狼。〔净、众〕我们众人昨日把这首级去祭了周老爷，今日拿来祭五位义士。〔外〕就摆在祭礼中间便了。〔付〕有理，有理。〔净摆头介〕〔合〕头颅摆列，煞强如断头沥血人心畅；奠忠臣，剑佩铿锵；祭义士，旌旗来往。〔末〕请老爷拈香奠酒。〔外拈香献酒介〕〔揖拜介〕〔付随外拜介〕〔净、丑、贴在后拜介〕

【北斗鹌鹑】〔外〕焰腾腾一瓣名香，〔众合〕焰腾腾一瓣名香，灿溶溶三杯佳酿。意殷殷，礼拜端庄；意殷殷，礼拜端庄，惨凄凄，情怀悒悒。〔各起介〕〔净、丑〕我里五个大阿哥，真个是千古少有的了。〔外〕想着您击恶锄奸势怎降，更含笑赴

云阳。〔外〕分付焚帛奠酒。〔末〕晓得。〔净众向冢叫介〕老颜、老杨众弟兄！今日文老爷在此祭奠，阴灵不远，都要感谢文老爷阿！〔末焚帛介〕〔外〕俺可也剃须眉羞列冠裳，剃须眉羞列冠裳。〔滴酒介〕今日里呵，奠杯酒，聊申瞻仰。〔净、众拿头介〕文老爷，我们先去了。〔外〕嘎，你们去罢！〔付扯住净介〕拿这头来。〔净〕拿他何干？〔付〕我极恨这魏贼，要劈他一块，出一出气。〔净、丑〕劈不得的。我们要把他在城隍庙里去焚化。〔付〕闻得这头是沉香的，我有头痛的病，待我咬他一块，拿回家去磨酒吃。〔作扯头咬介〕〔净、丑推介〕又不是馄饨，咬他做什么子？〔推付跌介〕〔净、众随口白奔下〕〔末暗下〕〔付喊介〕跌杀了！跌杀了！〔扒起作丑态介〕〔生衣帽扮杨英甫，老扮颜妈同奔上〕

【北扑灯蛾】〔生、老〕血淋淋餐刀赴法场，草萋萋义骨埋荒壤。〔生〕文老爷在上，小的是杨念如的儿子杨英甫。〔老〕老妇人是颜佩韦的母亲郁氏。〔生、老〕闻知文老爷在此祭奠，我等赶来拜谢。〔拜介〕喜孜孜冠盖来浇奠，胜似那颤巍巍玺书褒奖。〔外扶介〕二位请起。〔生、老起立介〕〔外〕吴民仗义，自古由然，击逆全忠，天下所少。当魏贼嚣张之日，五君以市井一介，奋身杀尉，使奸党寒心，缇骑不敢肆出。先亡者慰忠魂于地下，后死者邀默佑于生前；善类得以保全，纲常为之少振。下官蒙恩三召，即当叩阙，为五位求旌了。〔付〕难得老先生一片热肠。〔生、老〕多谢老爷。〔外〕威凛凛，名齐荆、聂；闹轰轰，义风千古口碑扬。〔外、付合〕挨挤挤，行人传播；听声声，五人侠烈骂权珰。〔小生巾服急上〕

【北上小楼】〔小生〕泪漉漉先灵恻，昏惨惨大劫殃。〔生〕周公子来了。〔小生向外〕重蒙老伯光奠，小侄一来拜谢，二来送别。〔揖介〕今日个国运重亨，今日个国运重亨，至治重新，奸邪重荡；喜得个正直荣褒，喜得个正直荣褒。父执荣迁，幽灵荣享。〔拜介〕不禁的鞠躬稽顙。〔外扶介〕请起！圣鉴离明，臣慙正典。昨日我甥姚孟长云：亦蒙钦召。念尊公同年好友，欲同贤侄北上，叩阙鸣冤。况且前日血疏，未经御览。今乘此机会，请祭葬祠谥。历陈毛一鹭、倪文焕、李实之罪，便可指日授首。急急去见孟长则个。〔小生〕多谢老伯。〔外〕学生尚有一言相告。〔付〕愿闻。〔外〕五君虽已埋土，家眷必苦饥寒。学生已托同志绅袍，醵金置买义田，以供祭扫。置买半塘房屋一所，以安顿五家眷属。还祈鼎达当道，恳求给帖立案。其田捐免差徭，其房不许土豪霸占。学生去后，赵兄乞为转致各位老先生。〔付〕领命。〔生、老〕多谢老爷。〔外〕请起。此公举也，何劳致谢？〔末急上〕禀上老爷：抚、按、道、府、厅、县及各位乡绅老爷，俱泊舡在射渚，候送老爷。〔外〕既如此，学生告别了。〔小生〕小侄回去，禀过家慈，准附姚老伯舟，北上鸣冤也。〔生、老〕我等共送一程。〔外向末介〕我的舡在何处？〔末〕在虎丘山前伺候。〔外〕就此步行。〔众〕一齐奉送。〔共行介〕

【北叠字犯】〔合〕匆匆的弹冠相向，侃侃的说言直上；济济的善类扶，纷纷的奸党戕。垂绅正笏，朝纲儿独掌。赫赫的忠魂表彰，累累的义冢辉煌，累累的义冢辉煌。〔末〕舡在此了，请老爷上舡。〔外向众拱手介〕长江飞渡，燕山在望；急急的行旌速赴帝王乡。〔外、末下〕〔众〕文公已去，我们就此各自回去吧。

【南尾】〔合〕孤坟祭奠神偏旺，尽仰高风万古长。惭愧煞碌碌贪生名节亡。

〔合〕奸祠一旦已成灰，义骨常存万古堆。

人生自古谁无死？路上行人口似碑。〔共下〕

第二十四折 锄奸

〔末、老扮快手上〕公门自有冰霜地，销尽奸雄铁石心。自家河南道御史蒋老爷衙门两名快手便是。〔末〕目下魏监身死，前案尽翻；忠臣一一追封，群凶个个定罪。倪文焕、许显纯两个恶人，因周吏部公子动了血疏，奉旨发到我老爷衙门勘问。早上挂牌，奉差到狱中吊取二犯。那毛一鹭却善终在家，倒也造化了。伙计，和你小心前去。〔老〕哥，这两个何等势焰，也有这样时节。此去落得赚他大块银子，不为罪过。〔末〕他又不是清官，若银子送不爽利，拳头巴掌，奉承他一顿。〔老〕说得是。快去，快去！这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末〕恶人更有恶人磨。〔下〕〔小生，儒巾、青衣靴上〕补天炼石竟如此，会见人心长不死；烟波花鸟笑奸雄，风雨鱼龙动君子。小生周茂兰，蒙姚孟长老伯附载入京，便将前日血疏上奏。荷圣旨特封三代；毛一鹭以死免科，今将倪文焕、许显纯发河南道御史蒋公允仪勘问。奸人服罪之日，正先君吐气之时。但闻二人广行贿赂，恐未得尽法施行，免不得往觑一番也。

【北新水令】锦乾坤久已黑云遮。今日霁天颜重辉日月。孤忠泉壤慰，公愤普天泄。我周茂兰呵，灰死重，犹得见众奸回服辜也。〔下〕〔末、老押付、丑〕二位爷走一步。〔付、丑〕阿呀！好苦嘎。

【南步步娇】百尺冰山今消歇，梦醒邯郸邯郸。〔末〕二位爷，你平昔何等威权，今日就这般模样了！〔付、丑〕我威权难再窃，把这博带峨冠，换得个双双缧绁。〔外、净、生、贴扮百姓上〕倪文焕、许显纯慢走，与我们认一认。〔老〕这是倪爷，这是许爷。〔付、丑〕莫非感我好处，送些东西与我们将息么？〔外〕有东西不撩与狗吃了，却送与你这奸贼！〔付〕不要骂。〔净〕骂么？不敢欺，竟要少林帮衬哩！〔丑〕言重，言重。〔生〕什么言重！你这奸贼，做了魏太监的干儿子，屠戮忠良，倾危社稷。〔贴〕好端端一个周吏部，被你们严刑酷讯，致死非命。今日青天有眼，到此地位，还有干爷叫得应么？〔外〕不要和他文讲，我们拳头脚尖，一齐奉承便了。〔生、贴〕说得有理。〔净〕学生带一棒槌，挖敬他几下。〔各打介〕〔付、丑叫痛介〕〔老、末劝介〕〔小生暗上介〕〔老、末〕阿呀，列位！这是钦犯，倘一时打死，多有未便。〔净〕既如此，也罢！你两个甘心作恶，原是吃粪的人；前面有一缸宿粪在那里，你两人吃下肚子里去，饶你的打！〔付〕腌腌臢臢的，怎么样吃？〔众〕不吃再打。〔丑〕愿吃，愿吃！〔付〕奉陪，奉陪！〔众〕这等快走！〔合〕你半生枉自拜干爷，此时何处通关节。〔哄下〕〔小生〕呀，妙嘎！

【北折桂令】问伊行何等骁桀，为甚的媚灶无功，失却了狡兔三窟。今日个损威严，受尽嫖狎。也见得人心公道，最善帮贴。咦！奸贼，奸贼。则看你荷桎梏，

衣冠毁裂；曳银铛，步履蹉跎。喉鹤凄切，牵犬悲咽。茂兰在此呵，觑上你血染青萍，也须将饮器双挈。来到此间，已是御史衙门了。开门在即，上前伺候则个。〔老、末、押付、丑〕

【南江儿水】牛渚方燃火，云阳将钉橛，遥知唾骂千秋舌。〔末〕已到衙门，老爷还未开门哩。〔见小生介〕咄！你是什么人？在此窥探？〔小生〕是周茂兰。〔老〕元来就是周吏部老爷的公子，来得好！今日勘问倪、许二人，替先老爷雪冤，正该看看。〔小生指介〕这两个就是倪文焕、许显纯么？〔作大怒介〕奸贼，奸贼！你二人说谎欺君，锻炼成狱。当日恨不能作杜并、徐元庆，手刃父仇；今日会当击碎汝首！〔打介〕〔付、丑避介〕阿呀！这又是那里说起？狭路相逢难钻穴，羞容遮掩惊魂摄。〔外、净扮皂隶上〕住手，住手！衙门前打不得的。老爷即刻坐堂了。〔小生〕列位在此，正有一言相告。〔众〕公子有甚话说？〔小生〕闻得二贼三日前广用银钱，希求宽纵。恶人银钱，列位尽取不妨，只是行杖时，万万不可存私。〔众〕公子说那里话，看此地是什么衙门。〔合〕此署因何而设？堂曰公堂，私字儿断难假借。〔小生〕说得好！说得好！〔内喊介〕开门！〔众〕老爷坐堂了。快带进去，快带进去。〔拥下〕〔小生〕呀！好怕人也。

【北雁儿得胜】这的是莽森罗一座设，这的是狠阎罗全身借。〔内吆喝介〕现一轮冷森森业镜台，〔内连拍案介〕震几下烈轰轰雷公楔。呀！那怕您泼刺善扬鬚，那怕您澜翻能鼓舌。〔内喊犯官上拶〕尽着这肉鼓吹鸣一部，又何待上方刀开半截。〔付、丑内叫痛介〕亲切，凭着你叫苦声声彻；亲切，偏是俺声声为叫绝。〔末上〕

【南饶饶令】辨冤须力辩，折狱更心折。公子还在这里，大老爷正差小的到尊寓来也。〔小生〕莫非要我一同听审么？〔末〕钦案无名，那要公子听审！前倪文焕疏中，说先老爷告假归去的时节，镏重舟沉，白镏浮道，通州之人，至今掩口。大老爷说：周吏部乞假之时，山东妖贼造反，取道中州，从陆不从水。闻得有印信勘合在公子处，这是老大证据，因此着小的来取。要实这奸贼的口哩！〔小生〕元来如此，且喜起马牌携得在此，送上大老爷就是。只是方才说的行杖时，……〔作说不完介〕〔末〕公子不消再说，但是老爷一声喝打，小的们选头号毛板，一下掀他一块肉去。则看三尺阶除飞红雨，不怕他浑身多裹铁。〔下〕〔小生〕好一个蒋大人，好一个蒋大人！

【北收江南】呀！说什么明珠薏苡呵，载的这鬼盈车，少不得水清鲢鲤自分别。感杀你轩辕一鉴肺肠澈。想起小生当日在通政司衙门，求上血疏，排闥直入，大门都坠，今日也该闯将进去，哭谢一番才是。〔欲进又止介〕且住，蒋大人秉公执法，面谢反惹嫌疑了，还在门外伺候则个。〔内喊介〕数着。〔责三十板介〕远远望去，这二贼俯首无言了。被责三十，一鞭鞭见血，一鞭鞭见血。好皂隶嘎！敬杀你扬眉目是豪杰。〔末、老押付、丑上〕阿呀！可怜嘎。

【南园林好】急煎煎榜檣迫胁，惨生生肌肤绽裂。咳！我两人悔之无及了。对泣楚囚何也？〔末〕大老爷分付收监，快走，快走。〔付、丑〕打得这样利害，那里还走的

动？〔老〕怕你不走。〔末、老〕休想我生怜悯，纵蛇蝎，纵蛇蝎。〔小生〕奸贼慢走，勘问已过，如今打死也不妨了。

【沽酒太平】须不比刺空衣，击副车，击副车。还你个一下下是真切。〔打介〕〔付〕阿唷！心窝内这一拳打得凶。〔小生踢介〕蹴倒靴尖非胆怯。〔丑〕阿唷，痛！腿上这一脚踢得狠。〔末、老〕周公子，你看靴上纯是冰雪，乱踢要踢死人的。如今收了监去，指日就要处斩。一刀一割，正要与万目共睹。一会儿弄死却不便宜了他？〔小生〕说得有理，有理！有昭然斧钺，又何取一死便捷。饶你这两个奸贼罢！〔付、丑作带痛奔下〕〔末、老押下〕〔小生〕这奸贼，也只得负痛而走了。妙嘎！如此快心事，若非姚老伯同到京师，那得沉冤剖晰。定爰书仇家剪灭，记野乘吾家带挈，修国史天家卓越。俺呵，喜极感极，反生痛嗟。我那爹爹呵！按云头也须击节。我想此案已定，即日定有恩恤。小生别过姚老伯，连夜回家，报知母亲便了。

【尾声】东林一案才完结，抵多少五色石炼补天缺！则索去笑觅归艖，忙将这快事说。

第二十五折 表忠

【玉女步瑞云】〔旦上〕血尽啼鹃，幸遇东风换转，涓滴是九重恩眷。老身吴氏，自夫主忤骂权珰，被奸党造谋诬陷，逮系到京，惨受酷刑，囊首狱底。幸得孩儿血疏叩阍，少伸冤抑；扶柩归家，权厝墓舍，丈夫虽成今日之忠名，妻孥受尽颠连之苦况。目今新主登极，大振乾纲；魏贼正法戮尸，群奸七等定罪。世界重新，朝野欢庆。向日冤陷诸忠臣，谪戍者悉已召回复职；惨死者尽皆宠锡表扬。孩儿前日回家说，我相公亦有恩诏到苏赠谥，荣封三代，赐茔谕祭，立祠建坊，全家受荫，泉壤生光。昨日吴县陈县尊着人报知，说今日寇府尊同本县赍诏到舍，已遣孩儿出外打听，待他归时，便知端的。〔小生衣巾上〕九天雨露洪恩重，万里山河气象新。〔揖介〕母亲在上，府尊、县尊已赍诏到门快了。昨日县中报文说：今日满门封赠，如今母亲该穿戴冠帔接诏才是。〔旦〕既如此，我儿亦应穿戴儒冠、员领出来。〔小生〕晓得。〔旦拭泪介〕艰难臣节千秋泪。〔小生〕郑重君恩一纸书。〔同下〕〔外、末吉服，付扮礼生赍诏，丑、老抬匾额，书“清忠风世”，生、贴扮执事，一杂铺兵、二厢撑黄伞、蓝伞，同行上〕

【胡元令】〔合〕龙飞九天，宇宙开生面。�鳄祛九渊，朝野湔夙怨。气吐东林，名扬茂苑，翻尽三朝要典。天诏遥宣，黄童白叟齐笑喧。介节墓碑镌，清风祠宇专。忠魂丕显，亿万载人臣知劝，人臣知劝。〔作到介〕〔喊介〕圣旨下。〔旦冠帔，小生儒巾、员领，急上跪迎介〕〔外〕奉圣旨宣读诏书。〔旦、小生参差跪介〕〔外、末两旁立介〕〔外读诏介〕圣旨已到，跪听宣读。诏曰：孤情之所独抗，得死而成；正气之所不沮，造生弥永。兹尔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希圣得清，择节维苦。始触权珰而酿祸，旋

兴大狱以罹凶。今者振轴既旋，袞钺并设。碑踏元佑，大升公正之群；墓显汤阴，恍见孤忠之气。用特赠尔太常寺卿，谥忠介。妻吴氏封为淑人。祖冠、父可贤，赠一如其官。子茂兰，荫中书舍人，赴京纂修国史。仍着有司营葬建祠，焚黄致祭。呜呼！学圣人之中，宁存狂狷；睹忠臣之报，弥愧奸回。钦哉，谢恩！〔众〕万岁！万岁！万万岁！〔旦、小生起，小生换冠带介〕请过圣旨。〔净扮老仆应接介〕〔外、末〕分付展挂遗像，下官们奉旨致祭。〔净挂像介〕〔外、末〕叫手下，就此陈设祭筵，焚黄展拜。〔外、末拜，旦、小生答拜介〕〔付赞礼介〕

【画眉序】〔众合〕酹酒奉皇宣，一束生刍敬陈奠。想英灵如在，长啸迢然。成就恁一代冠裳，续完了千秋文献。容台从此身不死，啧啧普天声美。〔外、末〕拜奠已毕，礼生分付把祭筵撤进者。〔付随口说下〕〔众应介〕〔旦〕泉下孤忠，动蒙天鉴；又蒙两位大人立祠赐祭，营墓建坊。既慰在天之灵，复锡全家之庆。恩荣已极，衔结难酬。二位大人请上，受我母子一拜。〔外、末〕下官们也有一拜。〔各拜介〕

【前腔】〔旦、小生〕苦节得垂怜，白屋春生及黄泉。喜长宵复旦，寒烬重燃。营高冢，稳卧麒麟；起新祠，杂陈瑚琏。二天从此恩不朽，衔结犹惭报浅。〔外、末〕下官就此告辞。〔小生〕即当诣台叩谢。〔外〕九泉开白日，〔末〕六翮起青云。〔同众下〕〔旦〕我儿！皇恩浩荡，荣赠祖先；亡者有知，定当含笑泉壤矣！

【双声子】〔合〕幽魂显，幽魂显，遥拍手红云辇。覃恩遍，覃恩遍，齐稽颡长生殿。缀简编，被管弦，一忠风世，五义歌传。

【尾声】绿窗共把宫商辨，古调新词字句研。岂草草涂鸦侗父言。